

---

---

---

# 聖經人物

## 第二集

---

---

---

# 聖經人物

## 第二集

### 目錄

---

亞希米勒	001
約押	021
以利亞撒	057
亞比篩	079
押尼珣	102
沙瑪、約設波設	127
約拿單	152
巴西萊	175
亞比該	197

\*\*\*\*\*

# 亞希米勒

\*\*\*\*\*

# 亞希米勒（一）

（1990.7.31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秀靈姊妹交通）

「大衛到了挪伯祭司亞希米勒那裡，亞希米勒戰戰兢兢地出來迎接他，問他說：你為什麼獨自來，沒有人跟隨呢？」  
「亞希米勒為他求問耶和華，又給他食物，並給他殺非利士人歌利亞的刀。」  
「王說：亞希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該死的！」（撒上一：1，廿二：10、16）

亞希米勒是幫助大衛得國的一個勇士，更是殉道者。他因著保護大衛，還慘遭抄家滅族，可說不但澆奠了自己，也獻上了全家全族（參撒上廿二：19）。這種的奉獻相當不平凡，說出他是一個全然奉獻的人，也是一個站在死的地位上來事奉神的人。這是九十年代為帶下基督王國的神兒女所當效法的榜樣。亞希米勒之所以能有這樣的獻上，全在於他認識誰是神的受膏者，並且他身上更有一個特點，就是「敬重神的膏」。他知道神已經藉先知撒母耳膏立了大衛，雖然大衛還未登基，但他既已受膏，就是神的受膏者；掃羅表面上是在作王，但在神眼中卻已被廢了。所以亞希米勒看大衛，就不是用現時的眼光，正如神看雅各家不在現時，也不在近日（參民廿四：17）。也就是說，不以大衛現在落難的狼狽來評斷。他知道雖然目前大衛在逃亡，但他既是神的受膏者，至終一定要得國。

掃羅因為嫉妒大衛，就定意要殺大衛，迫使大衛逃亡。掃羅派出許許多多的探子到猶大四境去尋索大衛，要從千門萬戶中搜出他來。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情況下，跟大衛劃清界線都來不及，更甬說幫助大衛了。但亞希米勒不但沒有跟大衛劃清界

線，當大衛來到他那裡，他還戰戰兢兢地出來迎接大衛。亞希米勒戰戰兢兢，這是天然人很正常的反應，他也會有天然人的軟弱，也是會懼怕的。而且那天偏偏掃羅的臣子多益也在場（參撒廿一：7）。那個多益是以東人——神子民的世仇，又是畜牧長——整天與畜牲為伍的人，是個沒有靈性的畜類。儘管仇敵虎視眈眈，他還是出來迎接大衛。他是把自己全然擺在死的祭壇上，是站在死的地位上，準備好死的。就掃羅的命令——人國的惡法——而言，首先他就已經犯上了「知情不報，幫助逃犯」的罪名，又供給大衛食物和刀，可說是罪上加罪。這些明明是觸犯惡法的冒死舉動，說出亞希米勒全然無視於人國的惡法。他的事奉全然不在人治底下，暴君的惡法全然影響不了他，神的旨意才是他行事為人的準則。因為大衛關係著神旨意的成就，關係著神國度的出現，所以他就付上生命的代價來幫助大衛、保護大衛。這就是為神旨意與時代器皿同生死、共患難，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在保羅的書信中提到亞居拉、百基拉，這對夫婦為保羅的緣故，把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參羅十六：3 / 4），也就是說，他們願意把自己的命獻給神的受膏者。這是神最稱許的事奉，因為是遵照神旨而有的奉獻。（參林後八：5）亞希米勒就是如此，他把自己的命都獻給了神的受膏者。所以他不但是在死的地位來事奉神（死的地位就是奉獻的地位），並且更是照神旨意而有的死，所以才有意義、價值。這是真正奉獻的道路。我們願意為神的旨意澆奠自己，具體的道路就是為神的受膏者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將生命獻給時代的器皿，神的受膏者。

「『現在你手下有什麼？求你給我五個餅或是別樣的食物。』祭司對大衛說：『我手下沒有尋常的餅，只有聖餅；若

少年人沒有親近婦人才可以給。』大衛對祭司說：『實在約有三日我們沒有親近婦人；我出來的時候，雖是尋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還是潔淨的；何況今日不更是潔淨嗎？』祭司就拿聖餅給他；因為在那裡沒有別樣餅，只有更換新餅，從耶和華面前撤下來的陳設餅。」（撒上廿一：3 / 6）

亞希米勒敬重神的膏到一個地步，大衛要餅給餅，要刀給刀。他對準神受膏者的需要及時擺上，這是能夠跟上聖靈又新又活的帶領而有所擺上。按理來說，陳設餅只有祭司可以吃（參利廿四：5 / 9）。以亞希米勒的職權，他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不給大衛吃這餅。但是在這種時候，這種情況下，如果亞希米勒還要死守律法規條，大衛就非餓死不可。所以亞希米勒並非故意要違背神的律法，實在是不得已。他是在敬重神的膏的靈裡來做這事，因為當時除了陳設餅以外，再沒有別的餅了。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所以這就不是做法，而是靈的問題了。到了新約，主耶穌還提說這件事。請看馬太福音十二章一至四節：「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祂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吃。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祢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他怎麼進了神的殿，吃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獨祭司才可以吃。』」從主耶穌這段話中，我們看見神對亞希米勒所做的這件事並沒有定罪。但是亞希米勒做這件事的當時，他並不知道神定不定他的罪。舊約時代的律法是相當嚴厲，觸犯不得的，若觸犯律法，很可能就會被治死。然而當大衛實在有需要的時候，亞希米勒就把聖餅給他吃。這個代價相當高，他是站在死的地位上來做這件事。他不是濫用職

權，當時他的心情一定是戰戰兢兢的，若是神要按著祂的律法來追究的話，他一定逃不掉，這件事他十分清楚。但是他甘願冒這個險，因為他站在死的地位上——情願我死，大衛不能死。這是說出他敬重神的膏，願意把自己的命給神的受膏者。所以他這樣的獻上（給餅），是在死的祭壇上的奉獻。

「大衛問亞希米勒說：『你手下有槍有刀沒有？因為王的事甚急，連刀劍器械我都沒有帶。』祭司說：『你在以拉谷殺非利士人歌利亞的那刀在這裡，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後邊，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大衛說：『這刀沒有可比的！求你給我。』」（撒下廿一：8／9）大衛非但要餅，還要刀，這種要求在人看來未免有點過分，強人所難。作祭司的怎麼會有刀呢？在聖殿中又怎麼會有刀？多益又正在那裡。大衛在這種時候問這種事情，真不妙，偏偏剛好又有一把刀，但亞希米勒不是說：「真倒霉，剛好有一把刀，就被你問出來。」他知道這是神藉祂的受膏者對他有所要求，要他交出他的全所有。聖經上說：「除了這刀以外，再沒有別的。」亞希米勒僅有的一把刀，神要他交出來，交給神的受膏者。多益在場，亞希米勒做這件事勢必更為難，幫助逃犯已經不得了，又供給他武器，豈不罪加一等？若是亞希米勒這個時候不站在死的地位上，可以撒個小謊：開玩笑，我是祭司，那來的刀？或耍一點小聰明，先敷衍一下，等多益不在，再把刀給大衛。這種時候撒謊耍詐也是不得已的，天然人還會為這種做法巧辯為「靈巧」。但是亞希米勒沒有先巧思保護自己，他只知道神的受膏者現在有迫切的需要，他就立刻擺上。

亞希米勒不但說有刀，還述說這把刀的故事：這刀是你在以拉谷殺非利士人歌利亞的刀。從這話中我們看見他對這把刀

的故事，記得一清二楚，無論時間或地點都不含糊。對於神受膏者所做的事，他牢牢的記在心中，這也是他敬重神的膏的表現。自從大衛受膏以來，亞希米勒就很留意神藉大衛所做的每一件事。為什麼亞希米勒能有滿足神心的事奉呢？沒有別的，他的眼目注視在神的受膏者身上。神藉大衛殺死歌利亞時，大衛還很年輕，就著年齡來說，亞希米勒一定比大衛年長，因為作祭司的至少要滿三十歲才可以。但是對於神藉著「小大衛」所做的這件大事，這個年紀、資格都比大衛老的亞希米勒，卻能如此看重，可見他是多麼的謙卑。謙卑的靈就是敬重神的膏的靈。換句話說，真正謙卑的靈乃是敬重神的受膏者的靈。

天然人有一種毛病，就是重己輕彼。神藉我們所做的事，我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但是對於神藉別人做的，那就不會太感興趣，也不會太留意，更不會認真去記它。每次神的使女麗珠姊妹報導，我們聽完可能就忘了一大半了。有時為了要站講台，不得不花功夫去記清楚，但站完講台就不用記了，忘記了也沒關係。記不記得住是另一回事，但在我們已生命裡頭，確實有一個難處：不想去記。知道了神的作為，歸榮耀給祂就是了，但不會很認真去記得很準確，尤其是「小大衛」做的。當大衛打勝仗回來，很多婦女擊鼓、跳舞、唱歌：「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但是沒有人去收藏那把刀。說來很慚愧，我聖經讀了不少遍，但直到這次要交通亞希米勒，才留意到這把刀的下落：原來跑到這兒來了。當日在那裡唱「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的，不知有多少人，但是收藏這把刀的卻是只有一個——亞希米勒。這實在是我們應當學習、效法的榜樣。當亞希米勒提到這把刀時，他講得一清二楚：這是在以拉谷殺非利士人歌利亞的那把刀。而不是說：這裡是有一



把刀，但怎麼來的我不知道。我們看見亞希米勒對於神受膏者所做的事，非常細心、留意；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神藉著大衛做了什麼事情，他可以如數家珍地說出來。牢牢記住神藉祂的受膏者所做的事，會使我們對神的受膏者越發的篤信不疑，也會使我們對神受膏者的職分和職事越發有靈裡的肯定。我們出去盡職事時，說：「先知在東方，聖山在台灣。」很多人問：「你怎麼知道洪以利亞是真先知？」「因為他發了很多預言都應驗了！」「他發了些什麼預言？」這時我們就發現要一一述說，困難重重，因為記不清楚。實在虧欠神。盼望我們都靠著神的恩典，多記一點神榮耀的作為，好讓我們對神所揀選的這一個人一座山，越發有從靈裡來的肯定和認識，從而被建立在其中。

對於這把刀，亞希米勒是多麼細心地珍藏——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後邊，不是亂塞亂丟的，要用的時候再來翻箱倒篋到處找。這把刀所見證的，乃是神賜給大衛的超奇得勝的權能。用歌利亞的刀殺歌利亞的頭，這實在是神超奇的手段，也是大衛超奇的得勝，所以亞希米勒寶愛這把刀如同寶愛寶器一樣。這把殺歌利亞的刀是表明神的手段，寶貝它、記念它，就是寶貝神賜給大衛那超奇得勝的權能。感謝神，今天新約教會在這一點上也很蒙恩。我們有讀不完的「錫安靈流」，這就是在收藏這把刀的原則裡來做的——把神藉今日大衛所做的都一一敬錄成文字，存檔留下來。這是我們記念神的作為的表現。錫安山勝利亭裡所陳列的看板，也是今日大衛殺今日歌利亞的刀來的。但願我們在這一點上越發效法亞希米勒，寶愛神用來擊殺仇敵的刀，也就是寶愛神所有的作為，寶愛神的手段。

亞希米勒對大衛說：「你要就可以拿去！」亞希米勒對神受膏者的需要是義不容辭的擺上。不是任何人要都可以拿去，只有「你」！因為你是神的受膏者。他不是隨便給的，他的擺上是對準神心意的。雖然那是唯一的一把刀，但是他沒有一點點的為難：「你要就拿去！」是這麼乾脆、這麼心甘情願。他不是把他多餘的獻上，乃是獻上他僅有的；不但是僅有的，而且是上好的。大衛說：「這刀沒有可比的。」意思就是沒有一把刀比這把刀更好。弟兄姊妹們，有時我們表面好像獻上僅有的，但那不見得是最好的。那個「僅有的」剛好是我們不想要的，現在有人要，剛好把它送出去；美其名說是奉獻，其實是清除了一個垃圾。己生命就是這麼虛偽，把次好的（甚至是不要的）「奉獻」了，自己換個上好的。這種奉獻，不能討神喜悅。亞希米勒所獻上的不但是僅有的，又是最好的。這是捨己的奉獻，也是相當討神喜悅的奉獻。把這樣一把刀給在逃亡中的大衛，乃是見證神已經把除滅暴君的權能賜給大衛了。這是一把極具歷史意義的刀，亞希米勒能毫不吝惜地給大衛，因為他知道這把刀交在大衛手中，比放在神的殿中更有用。他知道大衛不單單要逃亡，神還要藉大衛攻擊群賊，建立大衛王國，所以這刀應該交在大衛手中。雖然給了大衛，他自己就沒有了，但是他知道他沒有刀沒關係，因為他是祭司，他的職責不是去攻擊群賊。神要藉大衛攻擊群賊，將這把刀給大衛，讓大衛去除滅群賊，建立大衛王國，豈不是更有功效、更有價值嗎？

神的話是兩刃的利劍，是最犀利的刀，這刀必須交在時代器皿的手中，才能發揮最高的效用。今天神乃是藉著祂的聖使徒和先知來解明神話語的奧秘，當神的話語傳出來，就成為犀

利的武器。當錫安被搶奪，基督靈恩佈道團飄流的日子，我們都有顆心與神的僕人同心，我們也都很留意神僕人傳出的信息，在神僕人所帶出的神話語的光中來尋求亮光。那段日子我留守在北部，神僕人和同工們在南部。那時台北每週五晚有北部特會，由青年同工輪流服事講台。我常常為站講台恐懼戰兢，很認真尋求神。當時我有一本聖經，是同工們沒有的版本。有一次神的僕人講到神要除滅暴君暴政，若能有這樣的經節來配合就太好了；可是聖經上找不到這樣的字眼。有一天我突然在那本聖經中找到這樣的字眼，就是以弗所書六章十二節，那裡明文記載教會乃是要與暴君暴政爭戰。當我讀到那節聖經時，好高興，哇！這是法寶來的。但我第一個反應不是交給大衛，而是把這法寶留下來，等輪到我站禮拜五講台，沒有神僕人的錄音信息可講時，才拿出來講。那次週五講台我先照本宣科的講神僕人的信息。但到一個地步，靈又沉又死，到末了不得已，只好轉個題目，講那節聖經。可是我卻發明不出奧秘，因為主知道我捨不得交出這把刀。後來我傳信息的錄音帶送到神僕人那裡，他知道有那麼一節聖經，十分雀躍；神的靈就感動他傳出劃時代的信息。那件事情給我很深的印象和教訓：這刀應該交在大衛手中，不應該放在亞希米勒這裡。我也越發看明，這刀交在時代器皿手中所發出的權能是所向無敵的。若是我們不肯交給今日大衛，頂多就像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得後邊的那把刀，是包起來的、收起來的——不是出鞘的刀，就無法殺敵。今天我們與神的僕人同工，當越發摸著這個屬靈的原則，越發甘心把自己交給時代器皿，像馬其頓的教會，不但把自己獻給主，也獻給使徒。（參林後八：5）

亞希米勒將這刀給大衛，這是一個捨己的奉獻。天然人還

有一種毛病，就是喜歡擁有人家所沒有，而又是人家很想要的東西，以此作為炫耀的本錢，甚或作為晉升之階。亞希米勒有刀還不算，他所擁有的這把刀，稱得上是國寶級的，是別人絕對沒有的。如果是普通的一把刀，給了還可以再買一把，但是這樣的一把刀，給出去就再也沒有了。若是要給的話，給在位的掃羅，還可邀功，送給逃亡的大衛，是得不到對等利益的。所以亞希米勒把這刀給大衛，實在是相當的捨己。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神的杖，我也有一根。當那根杖從錫安送到我手中時，我一看就覺得頗似神僕人用過的杖，幾位弟兄姊妹也都有同感。頓時我覺得很得意，認為這是新約教會古董級的杖，是洪弟兄用過的杖，今天給了我，那真是我的誇耀。不久，有一位老弟兄病重，快要到主那裡去，我就帶著這根杖去看他，讓他握一握這根神僕人的杖，心裡得些安慰。對於這根杖，我頂多只能借弟兄姊妹摸一摸、握一握，絕對不能給。天然人的己生命就是這樣，希望自己擁有別人所沒有的東西。亞希米勒卻是這麼甘心，把這樣絕無僅有的一把刀送給大衛，沒有一點可惜的感覺，這是相當捨己的奉獻。

天然人也有一種毛病，總喜歡自己比別人多一點什麼。同樣作祭司，別人都沒有刀，我有刀，而且又是很特別的一把刀。可以利用這個來自抬身價，甚至還可以用來敲詐、勒索：你要這把刀嘛，可以，但是必須交換條件。這時候就來個獅子大張口，好好敲一筆。然而我們看見亞希米勒多麼敬畏神，他不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也不求對等的利益。他明知大衛日後必定得國，但他給刀時沒有說：大衛啊，你得國以後，求你記念我。請你怎樣怎樣對待我……他全然沒有這些。他的奉獻是沒有任何貪圖的，他的心多麼純潔。天然人有一個難處，給了

人家不見得要人家報答，但至少要人家表示感激，心裡才痛快。若有人說：×××，你是我的恩人……恐怕會樂昏了頭。若是給了人什麼，人家沒有一點感激的表示，心裡總是很不舒服。所以有時給是給了，卻給受惠者一種感覺：我欠了他一大筆人情債。這樣的給，接受的人反而很痛苦。他不是得著了，而是欠債了，欠了一筆一輩子永遠還不清的人情債。己生命就是這麼一回事。當亞希米勒把刀給大衛時，我們並沒有看見大衛說什麼客套或感激的話。大衛並沒有說：請你把刀給我，你的大恩大德，我將終生難忘……顯見亞希米勒向著神清純的心已昭然若揭於大衛眼前。

天然人很會利用比別人多的這一點（這把刀）來作得利的門路，說得比較不好聽，就是屬靈的敲詐、勒索。我們擺上比別人多一點點，就盼望得到什麼好處，當個長老、執事或同工，甚至當使徒。新約教會初期，在台北有一位弟兄，他常常把很多人帶來，舉行小型的福音聚會。他覺得他比弟兄姊妹多一點熱心，就常常去找神僕人，要神僕人印証他作新約教會的工人。這就是屬靈的敲詐、勒索。幾次勒索不成，他就離開新約教會了。亞希米勒沒有趁著大衛在逃亡時迫切需要這把刀，就來個敲詐、勒索。他無條件的獻給了大衛所需要的刀，這是我們美好的榜樣。

「王就打發人將祭司亞希突的兒子亞希米勒和他父親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召了來；他們就來見王。掃羅說：『亞希突的兒子，要聽我的話！』他回答說：『主啊，我在這裡。』掃羅對他說：『你為什麼與耶西的兒子結黨害我，將食物和刀給他，又為他求問神，使他起來謀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亞希米勒回答王說：『王的臣僕中有誰比大衛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參謀，並且在王家中是尊貴的。我豈是從今日才為他求問神呢？斷不是這樣！王不要將罪歸我和我父的全家；因為這事，無論大小，僕人都不知道。」王說：『亞希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該死的！』」「王吩咐多益說：『你去殺祭司吧！』以東人多益就去殺祭司，那日殺了穿細麻布以弗得的八十五人。又用刀將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驢盡都殺滅。」（撒廿二：11 / 16、18 / 19）

因著亞希米勒幫助大衛，掃羅親自來審問他。情勢相當不妙，死刑差不多判定了。面對這樣的審判，亞希米勒大公無畏，甚至還在這裡為大衛作見證，見證他在神的家中是如何的忠心，在全國中又是如何的德高望重。面對死刑，他仍能為神的受膏者作見證，道道地把命都願意給神的受膏者。除了為大衛作見證以外，他也起來執行審判的特權。他說：「我豈是今日才為他求問神呢？」現代中文譯本說：「今天我為他求問神，我犯了什麼錯嗎？沒有！」我沒有犯錯，反過來說，錯的是你掃羅！在掃羅的審判庭上，他起來審判掃羅。另一種繙譯：「我為他求問神，這豈是第一次呢？」意思是說：這不是第一次，我向來就一直為大衛禱告求問神的。亞希米勒在這裡執掌神權，執行神子民審判暴君的特權。他不是來接受掃羅的審判，他乃是來審判掃羅。這是多麼超越的事奉，這就是教會該有的見證：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參弗一：21）面對死刑，他竟然對掃羅這樣說：我不是今天才為大衛禱告，我向來一直為大衛得國這件事禱告。我要怎麼禱告，完全根據聖靈的感動，照神給我的負擔，照著天上來的啟示。

我不是御用祭司，不是你說可以我才禱告，也不是你說不可以我就不敢這樣禱告了。這真是不要命的見證，這實在是一個視死如歸的器皿！這是神公義的出口！是寶座忿怒的出口！是神審判的出口！

「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論說祢的法度，並不至於羞愧。」（詩一一九：46）「我要向君王宣講祢的命令，而不引以為恥。」（現代中文譯本）亞希米勒的確作了這個見證，向君王宣講神的命令。他在這裡要讓掃羅知道：我所事奉的萬王之王的命令，高過你掃羅王的命令！他在這裡也要讓暴君掃羅知道，他是憑著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和無偽的信心來事奉神的。這是今天新約教會的見證；我們也的確看見這個見證多次多方藉著新約教會真道的見證人彰顯出來。幾位坐監的弟兄姊妹們，都曾面對邪惡的人國，起來執行審判的特權。我們前幾天聽了月心姊妹的見證，她的確藉著坐監審判了以東。

其實面對掃羅的審問，若是亞希米勒要為自己辯護也未嘗不可。他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為自己爭辯，以求脫罪或減刑。因為當初大衛來的時候，對亞希米勒說他是奉掃羅之命，出來辦一件極機密的事；又說王命甚急，來不及帶刀。（參撒上一：2、8）亞希米勒若道出上述實情，說不定可以減輕罪刑。但他沒有為自己辯解，也沒有在那裡述說大衛如何撒謊，反倒為大衛的忠心作見證。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叫神受膏者的職分受到一點點的虧損，這實在是為神的受膏者完全獻上的人。在這一點上，新約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及同工們，也曾經有過美好的記錄。記得一九八二年八月廿六日小林河灘恐怖臨檢之夜，邪惡的國民黨設計好要陷害神的僕人洪弟兄，事先印好的筆錄，有中文、英文及法文的，內容竟是：「你是怎麼來小

林河灘的？」「是不是洪三期叫你來的？」「洪三期是怎麼主使你來的？」……然而那一天我們的確確看見亞希米勒在新約教會當中——在仇敵面前，眾聖徒異口同聲為神的僕人作見證，並且起來指責國民黨的邪惡。為了維護神的受膏者，與他同心帶下基督王國，那次有十位同工和弟兄姊妹受了患難，他們為了神的僕人——今日的大衛，把自己完全獻上。然而他們在新約教會光榮勝利的歷史上，都留下了美好的記錄。我們把一切榮耀歸給神。願在這一點上我們繼續蒙恩。

雖然挪伯城只是大衛逃亡過程中的起站，但卻是相當關鍵的一站。因著亞希米勒幫助大衛，把自己身家性命全然獻上，使大衛有了好的開始，最後大衛終於得國了。在這九十年代，神要藉著祂的僕人——今日的大衛，帶下基督王國。願我們效法亞希米勒，與神的受膏者生死連接，同生死、共患難，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弟兄姊妹，神非常重視人對祂的受膏者的反應，神曾經對亞伯蘭說：「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創十二：3）願我們都是祝福神的受膏者的，與今日的大衛同心，一同帶進神的國。



# 亞希米勒（二）

## —— 大衛王國第一位烈士 ——

（1990.7.31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祭司亞希米勒可說是大衛王國第一位殉道的烈士；他的忠心、正義與壯烈犧牲，記載在聖經，傳頌到今天，成為我們的榜樣。撒母耳記上廿一章和廿二章記載亞希米勒講的話不超過七節聖經，總共不到一百個字，秀靈姊妹交通了一個半小時，見解精闢，話語新鮮，有開啟，有見証，有生命經歷，實在豐富。現在我把她所交通的略略的綜合一下。我們在亞希米勒身上所看到的特點，也正是我們今天所要追求的，特簡述如後：

### 對神時代受膏者的明亮認識

經上是怎樣形容亞希米勒出來迎接大衛？「亞希米勒戰戰兢兢的出來迎接他。」亞希米勒這位大祭司可說是年高德邵，出來迎接一位年輕的大衛，為什麼那麼恐懼戰兢、卑卑微微的？這不是因為大衛是皇親國戚，當今駙馬爺，所以他趨炎附勢、巴結權貴。不！乃是他認識大衛是神的受膏者，是將來以色列的王。他對神藉先知撒母耳膏立大衛並廢掉掃羅乙事，十分清楚，存記在心。他戰戰兢兢出來迎接大衛，乃是敬重神的膏，因神時代使命與託付，以色列國度的建立，聖殿的啟示，猶大的復興，全在於這個人。從這裡也可以看見亞希米勒是一位十分敬畏神的人，是祭司中的佼佼者。

### 違例供給受膏者

亞希米勒供給大衛陳設餅，以舊約律法來說，是違例的。陳設餅乃是聖餅，只有祭司可以吃，把陳設餅給大衛吃，這是違背摩西的律例。但在一次主耶穌與法利賽人的交通中，我們看見主 A 們大衛吃陳設餅這件事，祂並引用聖經：「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參太十二：3 / 7）來說明。如果亞希米勒也像那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一樣愛祭物，沒有憐恤，那大衛只有挨餓逃命了。亞希米勒看憐恤過於祭物，不像那些死守律法字句，沒有憐憫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所以經上說，憐憫是向審判誇勝。當那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拿淫婦來質難主，要主按摩西律法用石頭打死那淫婦時，主用憐恤的智慧救了那婦人一命，並告訴那婦人從此不要再犯罪了。「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我們的主滿了憐憫，滿了恩典！亞希米勒誠然有主那樣的憐恤，何況大衛是神的受膏者，非同於一般人。當亞希米勒知道少年人的器皿是潔淨的，就毫不遲疑的把陳設餅給了大衛。他在給餅以前問少年人有否認近婦人這件事，這同樣發自於敬畏神和神的受膏者，他唯恐受膏者不潔淨而吃餅，得罪了膏他的神。

至於把藏在以弗得後面的那把刀供給大衛用，則是違反人的觀念。這把刀是大衛曾用來殺歌利亞的，是以色列國的戰利品，以色列光榮勝利的象徵，是國寶，非常值得記念。如果在今天，應該陳列在博物館，以供後人記念、觀賞，怎麼可以隨便送人。這把刀用布包著，是藏在以弗得的後面。這給我們看見，以弗得上十二支派的名字怎樣在耶和華面前蒙記念，這把刀曾殺死歌利亞，拯救了以色列全家，也在耶和華神前蒙記念，那曾經使用這把刀殺死歌利亞，拯救以色列全家的那個人，豈不更蒙神喜悅、蒙神記念麼？非常奇妙，大衛不只拿了

這把刀，以後也穿了細麻布的以弗得。（參撒下六：14）他不只是君王，也是祭司。亞希米勒深深知道，只有這個人配使用這把刀；這把刀在這個人手中才能除滅仇敵，建立以色列王國。這把刀和這個人不只象徵著以色列的勝利，也建立了以色列王國。當大衛用這把刀安內攘外之後，國家太平了，他就穿上以弗得，在約櫃前讚美事奉萬軍之耶和華神。他誠然是合乎神心意的器皿。

## 冒死為受膏者作見證

掃羅對亞希米勒說：「你為什麼與耶西的兒子結黨害我，將食物和刀給他，又為他求問神，使他起來謀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撒下廿二：13）結黨謀害掃羅，就著今天國民黨的話來說，這是「叛亂」，「陰謀推翻」掃羅王朝。在掃羅眼中，大衛是他的敵人，拿食物給他，照今天國民黨來看，這是「用糧食資敵（匪）」；拿刀給他，是「用武器、裝備資匪」、「助長武裝叛亂」，企圖以武力推翻政府。只要這兩項罪名，亞希米勒足可格殺勿論。很顯然掃羅要用「莫須有」的罪名殺亞希米勒。「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暴君殺人，今古如一。亞希米勒在大衛面前是戰戰兢兢的，但在已被廢掉的掃羅面前，卻是義正詞嚴，不怕王怒，為大衛作見證說：「王的臣僕中有誰比大衛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參謀，並且在王家中是尊貴的。我豈是從今日才為他求問神呢？斷不是這樣……」（撒下廿二：14 / 15）亞希米勒大公無畏，駁斥掃羅的荒謬，為大衛的忠心作見證，證明在掃羅臣僕中無一人忠心可比大衛。掃羅竟把忠臣當作陰謀叛亂的奸臣，這是瞎了眼的昏君。亞希米勒又見證大衛在掃羅王朝中是最尊貴的，掃羅竟然視他

朝中的尊貴人為叛亂分子，正是證明他自己是奸佞小人。殘害忠良，重用奸臣（多益），這是掃羅王朝滅亡的先兆。可惜國民黨和蔣經國不懂得這些話，所以與掃羅王朝同樣滅亡是注定了。

## 為受膏者的命甘心犧牲自己

亞希米勒這種明明「犯上」的冒死舉動，在在證明他為神的受膏者甘心犧牲自己，他也果然因此澆奠了。「於是掃羅對多益說：『你去殺他們吧！』多益就把他們都殺了。那天多益親手殺了八十五個有資格穿戴以弗得的祭司。掃羅又把住在挪伯祭司城的其他居民都處死，不管是男是女，嬰兒或幼童，牛、羊、驢子都殺了。」（撒廿二：18 / 19 現代中文譯本）掃羅竟然敢冒大不韙，令以東人多益對挪伯祭司城盡行殺戮，血腥屠城。這種慘絕人寰的暴行，證明掃羅是一個典型的抵擋神和神受膏者的暴君，是良知泯滅的劊子手，神豈不向掃羅發怒變臉，叫他血債血還，以為祂的僕人及枉死者伸冤。神誠然是公義的，當祂為祂僕人伸冤之日，掃羅被非利士弓箭手射中，身負重傷，自殺身亡。同一天，他三個兒子及跟隨他的人都一同死亡，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就是抵擋神和神的受膏者的結局。

## 歷史在重演

暴君掃羅怎樣以「陰謀叛亂」這莫須有的罪名迫害神的受膏者，這十多年來暴君蔣經國和國民黨暴政也同樣以「莫須有」的罪名迫害神的受膏者洪弟兄，必置之死地始甘休。神怎樣沒有把大衛交在掃羅手中，今天新約教會同樣蒙神保守，神也不將列國先知洪以利亞交在蔣經國手中。神怎樣叫掃羅遭到

## 聖經人物

血仇血報，也照樣向蔣經國討了血債，叫他七孔流血，暴斃而亡，死於非命。蔣氏王朝亦如掃羅王朝崩潰瓦解了。公義的神的審判，歷歷不爽。然而像亞希米勒那樣認識神的受膏者，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來幫助神的受膏者得國，供應他的需要，冒死為他作見證，實在是我們最好的榜樣，是基督靈恩佈道團同工和眾聖徒所要竭力追求的。願我們效法亞希米勒幫助神的受膏者洪以利亞，直到他帶下耶穌基督宇宙和平國。

\*\*\*\*\*

# 約 押

\*\*\*\*\*

# 約 押 (一)

(1990.8.5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台瑞弟兄交通)

約押是大衛家的元帥，也是大衛的外甥。大衛的姊姊洗魯雅生了三個兒子——亞比篩、約押和亞撒黑。(參代上二：16) 亞比篩及亞撒黑都列在大衛勇士的名單內。唯獨約押，一生作元帥，追隨大衛轉戰沙場，長謀善略，戰功彪乘，卻不在大衛勇士之列，反而死在大衛的判語中。(參撒下廿三：18、24；王上二：5／6、34) 一生功勞付諸流水還不算，最可悲的是在神面前不蒙記念，慘遭咒詛。

約押是個相當複雜的人。從外表看，他也是幫助大衛的，有幾處聖經說到他有的時候對神的旨意也很明亮，對大衛的感覺也摸得很準；但是他也最敢違背大衛，叫大衛深受痛苦。這個人的己生命非常可怕，誰都不能干犯他一點點，就是神的受膏者大衛也不能違反他；誰干犯到他的利益或是得罪了他，他會立刻跟這人反目成仇，非置此人於死地不可。無論在大衛面前，在以色列國中，約押一向都是擺著一副「誰敢惹我」的強人、狂人姿態；這些都叫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落到被擊殺的結局。

「尼珥的兒子押尼珥和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的僕人從瑪哈念出來，往基遍去。洗魯雅的儿子約押和大衛的僕人也出來，在基遍池旁與他們相遇；一班坐在池這邊，一班坐在池那邊。押尼珥對約押說：『讓少年人起來，在我們面前戲耍吧！』約押說：『可以。』就按著定數起來：屬掃羅兒子伊施波設的便雅憫人過去十二名，大衛的僕人也過去十二名，彼此揪頭，用

刀刺肋，一同仆倒。所以，那地叫作希利甲·哈素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戰事兇猛，押尼珥和以色列人敗在大衛的僕人面前。……亞撒黑仍不肯轉開。故此，押尼珥就用槍鐔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槍從背後透出，亞撒黑就在那裡仆倒而死。眾人趕到亞撒黑仆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撒下二：12 / 17、23）押尼珥原是掃羅家的元帥，掃羅死後，他繼續作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的元帥。有一天，兩方仇人相見，押尼珥就激動約押說：「讓少年人在我們面前戲耍罷！」現代中文譯本為：「我們各派幾個年輕人出來比武、打鬥如何？」約押應該知道爭戰唯一的目的是為大衛得國，但他這個人血氣很盛，很容易就被挑動，憑著血氣行事、爭戰。他居然派大衛的士兵上場與仇敵打鬥，而這一種戲耍是叫他們拿刀互相砍殺，實在殘忍。拿命拚上去，不是為大衛得國而戰，乃為戲耍給他們觀賞，一面可以消遣，一面可以顯一顯自己的本事，滿足他個人的英雄慾，這樣的人來事奉神是很可怕的。聖經也告訴我們，不可在血氣裡行事，血氣在屬靈的爭戰中只會敗事。果然這一打就打得厲害，最後演變成一場兇猛的爭戰。約押的弟弟亞撒黑一直追趕押尼珥，最後被押尼珥殺掉了。約押在這裡有很明顯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這個人性情也很兇殘、很邪惡，他雖率領軍隊，卻一點也不寶愛部下；為了這樣玩一玩，就可以叫他們去死。他這種心態，神不放過，他的弟弟亞撒黑就在這一場戲耍中被殺了；犧牲很大，卻毫無意義。這也是我們要引以為戒的；我們爭戰絕對是為著神的旨意，而不是因著仇敵的挑逗和激動。大衛每一次出去爭戰，都會求問神：到底神要不要我去，或是如何去？大衛是這麼敬畏神，所以他會寶愛耶和華的軍隊。約押不但不會求問神，他也很少照著大衛的指示去做，



證明他不是一個活在神面前的人。我們在屬靈的爭戰中，一定要非常儆醒，認定神的旨意和神受膏者的帶領，千萬不能當作兒戲，或是表現個人英雄主義；這都是在戰場上要相當避諱的。

「押尼珥打發人去見大衛，替他說：『這國歸誰呢？』又說：『你與我立約，我必幫助你，使以色列人都歸服你。』……押尼珥帶著二十個人來到希伯崙見大衛，大衛就為押尼珥和他帶來的人設擺筵席。押尼珥對大衛說：『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眾人來見我主我王，與你立約，你就可以照著心願作王。』於是大衛送押尼珥去，押尼珥就平平安安地去了。……約押從大衛那裡出來，就打發人去追趕押尼珥，在西拉井追上他，將他帶回來，大衛卻不知道。押尼珥回到希伯崙，約押領他到城門的甕洞，假作要與他說機密話，就在那裡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這是報殺他兄弟亞撒黑的仇。」（撒下三：12、20 / 21、26 / 27）這時候押尼珥來歸順大衛，並表明要把以色列其餘十個支派都帶來歸順大衛。這件事實在是出於神，是要成功神的旨意，叫大衛得國。大衛就為押尼珥設擺筵席，那表示大衛接納押尼珥，並不記念以往的仇隙，只要他認識神膏立大衛就好。押尼珥走了以後，約押這時從外面爭戰回來，有人告訴他這件事情。約押就非常狂妄地責問大衛為何如此做，然後暗暗派人出去追趕押尼珥，將他騙回來，用詭計親手把他殺掉了。聖經說，這是約押報殺他兄弟亞撒黑的仇。從這裡我們看見約押這個人完全活在個人的恩怨裡，他可以置個人的恩怨在神的旨意以上；連大衛接納的人他都要殺掉，只因這人殺了他的弟弟。既然大衛已經接納押尼珥了，並且這個人現在正要帶領其餘的以色列百姓來歸順大衛——可以說是神將押尼珥帶回

來，為著大衛得國這神至高的旨意來效力的，約押若以神旨為是，就當在這大衛得國的關鍵時刻捨私就公。但約押完全不管那麼多，他覺得大衛得不得國沒有關係，但私仇不能不報。這是完全把大衛的感覺和帶領一腳踢開；時代器皿接納的人，我不一定接納，只要我不喜歡，我就要把他對付掉。弟兄姊妹，今天時代器皿所接納、所安排的人，我們必須放下自己的感覺來接納，這樣才能作成神的工。

從約押一生看來，這個人一直是以自己為中心的。大衛若是順著他，他可以為大衛賣命，爭戰起來十分勇猛；但是有一天大衛的安排或是帶領違反了他的感覺，干犯到他的利益了，那他心中就沒有什麼神的受膏者了，他甚至一點不避諱的，就當著以色列眾人的面來做違反大衛帶領的事情。大衛得知約押殺了押尼珥這件事後，非常氣憤，很厲害地發出判語咒詛約押：「願流他血的罪歸到約押頭上和他父的全家；又願約押家不斷有患漏症的、長大癲瘋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殺死的、缺乏飲食的。」（撒下三：29）「王為押尼珥舉哀，說：押尼珥何竟像愚頑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綁，腳未曾鎖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輩手下一樣。於是眾民又為押尼珥哀哭。」（撒下三：33／34）大衛完全是從神的旨意來看事的，他沒有什麼個人的恩怨。押尼珥是掃羅家的元帥，也曾奉掃羅之命常常追殺大衛，但大衛就可以把這些恩怨統統放下。而約押完全相反，表面看他是大衛家的元帥，但是他的感覺和他的所作所為完全跟大衛背道而馳。約押若在押尼珥歸順大衛之前殺了他，反而是一大戰功。但因他殺了一個時代器皿所接納的人，在神眼中這就罪大惡極了，所以大衛才稱約押為「罪孽之輩」，並且他對約押發出的咒詛、審判，神都應驗了。

約押會恨押尼珥，這也是人之常情，換上任何一個人，都會對押尼珥恨之入骨的。但是你能不能為著神的旨意而放下個人恩怨？能不能因著時代器皿的帶領而接納你的仇敵？這樣做的確叫我們的魂生命相當受不了，但十字架的功課就在這裡，而且是非學不可的。反之，如果有一個人對你有恩、有利，卻是抵擋時代器皿的，你是否又能公而忘私、大義滅親？像約押這種人，我們可以肯定：絕對辦不到。

我們事奉神，特別是在配搭上，也常常會經歷到這樣的事情。有一些同工或者來配搭的，曾跟你有恩怨，對不起你，你能不能因著他是時代器皿安排來的而跟他同心？這是對順服時代器皿帶領的一個很厲害的考驗。這還不只是外面的表態而已，更必須把那些受傷的感覺完全埋葬；不但不排斥、不報復，還要我們的己生命死。若是不治死這個己生命，我們裡面那個約押的靈很可怕的：好了，既然你是大衛所接納的，我對你沒有辦法，我就在你背後放冷箭——常常散佈一些對他不利的話語，或者把他的一些軟弱、殘缺告訴他人。也可能那位同工或弟兄姊妹真的是有這些軟弱和殘缺，但是你這樣做，就等於約押用刀殺押尼珥一樣。你所違反、所抵擋的還不是這一個同工或弟兄姊妹，而是抵擋、違反了時代器皿的帶領。約押一生是為大衛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常常都是把命擺上去的，但因不能順服時代器皿，就叫他一生的事奉不蒙神記念，並且還受到很厲害的審判。我就想到為什麼「使徒職分」這個真理這麼重要，這對我們將來在天上事奉神有很重大的關係。神要在地上得著一班忠心又完全順服神的人，將來好與祂在天上一同執掌王權，就用一個很厲害的考驗來顯明這一班器皿；這考驗就是「信神所差來的」。你能不能因著他是神所差來的，就完全

順服他？若是我們在地上不能對神所差來的那麼絕對信服，你說你將來在天上自然會順服神，這在神面前是講不通的。

對約押殺押尼珥這件事，大衛說了幾句話：「我雖然受膏為王，今日還是軟弱；這洗魯雅的兩個兒子比我剛強。願耶和華照著惡人所行的惡報應他。」（撒下三：39）這裡我們看見大衛這位時代器皿在神面前靈是那麼柔軟、謙卑；他說他雖然受膏為王，今日還是軟弱。其實大衛可以不必那麼軟弱，他是君王，行事可以隨心所欲；但是他凡事都是戒慎恐懼，處理起事情，這也不敢，那也不敢，似乎不像一個大有為的君王。不，這是他敬畏神，凡事仰望神，讓神來做，這才是一個大有為的君王。但是約押、亞比篩兄弟倆就不一樣了，大衛說：「這洗魯雅的兩個兒子比我剛強，願耶和華照著惡人所行的惡報應他。」（撒下三：39）我們在這裡給約押一個定位：他在大衛的面前是個強人、狂人，目空一切。約押有些地方實在很聰明、很有謀略，也因此他不把大衛放在眼裡，處處擺出強人姿態。他的決定可以背乎大衛，做起事來相當強悍，可以不必問神，也不必問大衛：你們都怕時代器皿，我就不吃這一套，像押尼珥這種人，為什麼不要殺掉？這種人還接納，將來一定很危險。大衛你為什麼這麼軟弱？神膏你作王，你還擔心作不了王？難道非要押尼珥來支持你不可？聽起來似乎理直氣壯，其實全出於他裡面的攙雜。他看出一件事，大衛在這裡也說出來了：「……豈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個作元帥的大丈夫嗎？」（撒下三：38）所以約押一方面是為了報私仇，另一方面是怕押尼珥擠掉他未來元帥的位子。弟兄姊妹，我們一定要逃避在時代器皿面前作強人；在時代器皿面前作強人，在神的眼中就是惡人。所以在時代器皿面前越謙卑順服、越聽話越

好；這是我們要一直留意努力來學的。

在我事奉神的日子，常常頭腦裡有好多辦法，很迫切想要來幫助大衛。有時覺得神的僕人或別的帶領同工，某些事做得效率不高、魄力不夠，也做得不夠好，常常就強要出頭，要顯自己的本事，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行出來，這都是我裡面約押的靈。就算我們做得真是多麼有效率、多麼好，但如果不是時代器皿 A 們的，在神面前一點價值都沒有。所以如果我們看見神的僕人在那裡等候神，好像沒有什麼作為，我們最好也乖乖的與他一同等候神，不必出什麼主意。好像一九七六年張路得那一班人背道以後，就有一些弟兄姊妹私自去探望那些背道者；他們覺得神的僕人愛心不夠，他們要去挽回那些背道的。其實受迷惑可以挽回的，早已挽回了；但那些人，該講的神的僕人早都講了，他們擺明了就是不要真理，根本就是明明的背道，你還硬要表現自己比神的僕人更有愛心，非去看望不可。最後怎麼樣呢？不但一事無成，有些還被影響，就離開了新約教會。神憐憫了我們，讓我們慢慢的學了一些這個功課，除掉我們裡面許多約押的靈。所以越是有恩賜、有聰明、有才幹的，越要求主拯救，除去這約押的靈。不要在時代器皿面前作強人，好像自己比時代器皿有本事、更積極、更有愛心或者更往前，這些都要很厲害的對付掉。前次所交通的亞希米勒，是將命擺上與大衛同心爭戰的，那才是真正摸著神旨意來事奉神的人。

像約押這樣在大衛面前作強人的人，有一天會丟棄真理的。因為一個真正靈裡剛強的人，凡事都會照著時代器皿的帶領。就著大衛的感覺，約押實在叫他非常頭痛，帶給他許多難處。常常大衛所安排、所定規的，約押就完全否定、改變。求

主除掉我們裡面約押的靈。同工在各地牧養教會，如果羊群順服、聽話，牧養起來很容易，各樣的事奉也容易推動。如果碰到一些不聽話，老是唱反調的，那就要命了。遇到這樣的情形，我才體會到時代器皿的艱難，需要常為我們受生產之苦；也領悟到我事奉神這十幾年來，帶給主僕人太多的難處。在屬靈的事上，不講求什麼本事，聽話最重要。在錫安山上，每當分配弟兄姊妹到各組工作的時候，各組負責人都爭著要大洋洲的弟兄姊妹，因為他們最單純、最聽話；你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幾乎沒有什麼意見。你不要真以為他們什麼都不懂，他們在他泊山相當有經驗，而且也不是來錫安山才聽話；據我們所知，他們在他泊山就是很聽話的。他們不但可以一整天殷勤做工，而且做到很晚、很累了，還是笑口常開；那麼甘心樂意，不是咬著牙根來順服的，實在太寶貝了。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修這條柏油路的排水溝。從一開始各路英雄、專家就一直各有主張，而且都堅持己見，一大堆約押都出來了。一開始我也去做了；才做了兩天，我的看法也出來了。至於神的僕人，我們回想起來，他實在像大衛一樣；他雖然受膏為列國先知，今日還是軟弱，我們都比他剛強。感謝主，羔羊同伴們有一點比約押好，就是來找神的僕人交通；他們是出於愛錫安山而提出意見，態度也很謙卑。神僕人聽了以後，反應是那樣的柔和謙卑：「這些工程我完全不懂，我沒做過，你們看怎樣做好……」老實講，我們有誰做過什麼大工程？但個個都很懂。神僕人一生跑過不少地方，聽過不少，也看過不少，相當有一些閱歷，但他說：「我真的不懂，你們覺得怎麼好呢？做做看，做做看……」他總是那麼扶持我們。我們就看見神負祂僕人的責任，記念他這樣在祂面前卑微尋求，沒有多久，就將那

個最好、最省錢、最省事的施工方法顯明出來。若不是神僕人這樣帶領，我們的路邊溝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做到大門口呢。這不是說我們除了聽話，什麼都不要交通，不是的。可以交通，但不要有那強要執行我的感覺、我的意見的那種靈；這個一定要放下。我們在時代器皿前，不但裡面不能有約押的靈，也要留意我們的話語和態度，對神的受膏者千萬不可以隨便。

「約押打發使者去見大衛，說：『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現在你要聚集其餘的軍兵來，安營圍攻這城，恐怕我取了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這城。』於是大衛聚集眾軍，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這城，奪了亞捫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撒下十二：27 / 30）在第八章時，大衛正式立約押為元帥；當大衛重用他的時候，很順他的意了，他可以為大衛賣命，把垂手可得的勝利和冠冕都給了大衛。但這一些都經不起考驗，也沒有什麼價值。我們對時代器皿的忠心、順服，必須是沒有攙雜、沒有條件的。不是說神的僕人重用我、稱讚我，我才願意順服、效命，而是單單純純，只因他是神所膏立的。所以順服時代器皿，完全是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活在這個人面前。

「洗魯雅的兒子約押，知道王心裡想念押沙龍，……王對約押說：『我應允你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龍帶回來。』」（撒下十四：1、21）押沙龍因為替他妹妹報仇，殺了另外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之後就逃跑了，在外地住了三年。約押知道大衛想念押沙龍，就想辦法幫助押沙龍回來，讓大衛想念他兒子押沙龍的心能夠得到滿足。這似乎是約押做了一件很不錯的事情。是不是約押現在進步了，那麼摸準了大衛的感覺，而且盡力地去做？當然不是。做這件事對他並不為難，又能討大衛的歡心，何樂而不為？不久以後考驗臨到，押沙龍得

罪了約押，雖然大衛當著以色列全軍囑咐約押，要為王的緣故，寬待押沙龍。(參撒下十八：5)但約押逮著機會，就親手殺了押沙龍。事情是這樣的：約押將押沙龍接回來了，但是大衛不要見他。又過了兩年，押沙龍就派人找約押幫忙引見。約押知道大衛不想見他，所以就不肯幫忙；押沙龍第二次派人去找他，他還是不肯幫忙。押沙龍脾氣火爆，就跟他僕人說：約押有一塊田靠近我的田，其中有大麥，你們去放火燒了。這樣約押才來幫忙他，替他傳話，使大衛答允見他。此後押沙龍開始陰謀背叛他的父親大衛，而且叛變成功，大衛倉促逃亡。有一次兩軍正式交戰，爭戰兇猛。押沙龍騎著騾子從大橡樹密枝底下經過，他的頭髮被樹枝繞住，就懸掛起來，所騎的騾子便離他去了。押沙龍長得很俊美，尤其頭髮特別漂亮；沒想到他就死在頭髮上。所以天然人有什麼好的、可誇耀的，趕快對付掉，因那是最要命的。這時兵丁發現押沙龍掛在樹上，但都不敢殺他，因為大衛曾囑咐要寬待他。約押卻質問他們為什麼不殺掉他呢？連那些兵都知道不可違反王的意思，約押真是連他所帶的兵都不如。約押說：我不跟你們囉嗦了，就拿著三杆短槍，趁押沙龍在橡樹上還活著，刺透他的心。約押為什麼一定要置他於死地呢？表面是替大衛爭戰，殺掉背叛的押沙龍，好像很公義，其實裡面攪雜的全是個人恩怨；說穿了就是「公報私仇」。他因為押沙龍曾燒掉他一塊田而懷恨在心，所以非殺押沙龍不可。這種人就是：誰敢惹我，誰就該死！抵擋大衛是另外一回事，若是抵擋到我了，我絕對不放過，就是大衛要求寬待的人也不能放過；就是大衛所愛的兒子也照殺不誤。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押沙龍實在該殺：那有這麼兇暴邪惡的人，竟然背叛自己的父親，追殺神的受膏者？但不管你覺得他多麼壞、



多麼該死，大衛既然說寬容他，這就是出於神的感覺，你就應當寬容他。約押以為逮著這個機會：我殺掉押沙龍，會有很多人為我歡呼，說我很公義。事實上，反而那些軍兵非常明亮，說：不可以殺，因為大衛切切的交代要寬待這個少年人。大衛囑咐要寬待押沙龍，是不是大衛不公義，太縱容自己的兒子？其實大衛非常公義，他對押沙龍非常的嚴厲；押沙龍不悔改，他就不見他，這樣有五年之久。好像神的使女江姊妹，她女兒張路得反對她，跑掉了；江姊妹說：不悔改就不要回來。大衛為什麼不見押沙龍呢？是不是大衛不愛押沙龍？不是的。大衛非常愛押沙龍，從他跑掉的第一天開始，大衛就一直想念他，苦苦想念了五年。但是大衛體貼神的公義，只要押沙龍不悔改，大衛就不見他。像約押這樣以己為中心、天天活在個人恩怨裡的人，自己尚在黑暗之中，如何能幫助人脫離黑暗進入光明？所以他只能幫忙大衛父子外面見見面，沒有辦法真正幫助押沙龍蒙光照、悔改，靈裡真實回到大衛面前。一個不敬重、不順服時代器皿的人，沒有辦法真正把人帶回到時代器皿面前。

大衛得知押沙龍死了，非常痛苦，哀號不已；他死了，再也沒有悔改的機會了。這時約押來了，他告訴大衛：你不要再這樣哭了，現在我們打勝仗了，你卻為你那背叛的兒子哭，這樣以色列全家都會離開你的。（參撒下十九：1 / 8）當時情形似乎是這樣，約押這樣勸大衛好像很對。大衛當時就立刻不哭了。他的靈實在是很柔軟，若是我的話，可能當場就拿槍把約押刺透了——你殺了我的兒子，還叫我不要哭？你該死！但大衛居然連脾氣都沒有發一下，還照約押的話去做。在如此悲痛的情形之下，面對約押這個殺子兇手的責備，大衛卻能從他的

話語中摸著神的旨意，並照著去做，真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情。那是不是約押因愛大衛而有此忠諫呢？完全不是。他跟大衛講話的口氣，惡劣到一個地步，像教訓下屬一樣，完全不把大衛放在眼裡；而且話語中也極盡扭曲事實、毀謗大衛之能事。我們來看他是怎麼責罵大衛的：「約押進去見王，說：『你今日使你一切僕人臉面慚愧了！他們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兒女妻妾的性命，你卻愛那恨你的人，恨那愛你的人。你今日明明不以將帥、僕人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龍活著，我們都死亡，你就喜悅了。』」（撒下十九：5 / 6）大衛真像約押所指責的那個樣子嗎？他真的是愛那恨他的人，恨那愛他的人嗎？難道押沙龍活著，自己的軍兵統統死光了，他就會很高興嗎？約押就是這樣地攻擊、毀謗大衛，實在很邪惡；因他明明知道大衛不會以他們死了，押沙龍還活著為喜樂，但他就要這樣說，以洩心頭餘恨。弟兄姊妹，當神僕人的帶領一不順我們的意，或者摸著我們了，像約押這樣的話語就很容易從我們裡面出來。約押那個抵擋、背叛大衛的靈非常厲害：雖然你大衛囑咐了，但我就是不聽你的；因為押沙龍得罪了我，我非殺他不可。外表上約押卻很冠冕堂皇的說：「我們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兒女妻妾的性命，你卻為他哀哭，你使一切臣僕臉面慚愧了。」他殺了大衛的兒子，一點愧疚感都沒有，還要大衛來A們他。他根本不去體會大衛的感覺：一個人死了，你就沒有辦法再讓他回頭，再幫助他了，因為他已經死了。聖經說：「王就心裡傷慟，上城門樓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說：『我兒押沙龍啊！我兒，我兒押沙龍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龍啊，我兒！我兒！』」（撒下十八：33）大衛從來沒有縱容過押沙龍。我想大衛這時可能是有這種感覺：是不是我這作父親的太

嚴厲了？為什麼我這五年都不要見他？如果我早見他，幫助他悔改，可能今天不至於此，但如今他已經死了。但是約押就是這樣扭曲事實來刺激他。他甚至還命令大衛：你現在就給我出去，去安慰你僕人的心。約押心裡想：你大衛應該來安慰我，因為他燒了我的田，今天我才勉強洩了我的恨。約押還說：「我指著耶和華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無一人與你同在一處；這禍患就比你從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撒下十九：7）意思就是：大衛你若不依我的話去做，沒有人會再跟隨你，就是我約押也不會再跟隨你大衛了。這些話相當帶著威脅的口氣：不但我不跟隨你，我要帶著所有的以色列人離棄你大衛，不要忘記我是帶兵的元帥！這樣厲害的威脅時代器皿，口氣狂傲到如此地步，實在有禍了。像這樣的人，他若順服大衛，你不要高興，他一定是為著自己的利益的。他以前做了那麼多好像很不錯的事情，現在統統考驗出來了，完全是為著自己的利益。

「也要對亞瑪撒說：『你不是我的骨肉嗎？我若不立你替約押常作元帥，願神重重地降罰與我！』」（撒下十九：13）「他們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裡，亞瑪撒來迎接他們。那時約押穿著戰衣，腰束佩刀的帶子，刀在鞘內；約押前行，刀從鞘內掉出來。約押左手拾起刀來，對亞瑪撒說：『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亞瑪撒的鬍子，要與他親嘴。亞瑪撒沒有防備約押手裡所拿的刀；約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腸子流在地上，沒有再刺他，就死了。」（撒下廿：8 / 10）大衛立亞瑪撒作元帥代替約押，這件事情當然更是摸著約押：你要炒我魷魚，要立我的表弟亞瑪撒來代替我？他竟然當著軍兵的面，把他的表弟，這位新任的元帥殺掉了。約押的已生命就是

這麼可怕，大衛剛立的元帥，他就可以殺掉；而且那種手段又邪惡、又殘忍。他不是派人去暗殺，而是公然做在將士、兵丁的面前，一點也不避諱，表示：我約押根本不把王放在眼裡，他立的元帥又如何？我殺給你們看，看他能奈我何？所以他抵擋大衛，根本就是很公開的：誰說時代器皿是高壓電，不能摸？我約押摸給你們看看。大衛若是順著我、抬舉我，我可以為他賣命；但大衛若得罪了我、干犯了我，我絕對跟他對抗到底。所以，也許這個時候，約押更想除掉的是大衛：我一輩子為你賣命，你現在居然要另立一個人來代替我作元帥。我現在沒有能力殺你，先把你立的這個人殺了再說。約押之如此全在於他對時代器皿沒有開啟性的認識，另外就是他一直活在肉體裡，從不肯學功課，所以事奉越多，抵擋大衛、叫大衛痛苦的事也越多。

「有約押的一個少年人站在亞瑪撒屍身旁邊，對眾人說：『誰喜悅約押，誰歸順大衛，就當跟隨約押去。』」（撒下廿：11）連約押所帶領的人眼中慢慢都沒有大衛了；什麼樣的長官就帶出什麼樣的兵。這一個少年人就是替約押搖旗吶喊的，現代中文譯本說得較清楚：「有一個約押的隨從站在亞瑪撒屍體旁邊喊說：『擁護約押和大衛的人都該跟著約押去。』」約押的隨從是把約押的名字放在大衛的名字之上，你就知道約押一直是把軍兵帶到自己面前；甚至給軍兵一個認識：他是在大衛之上。

「大衛就吩咐跟隨他的元帥約押說：『你去走遍以色列眾支派，從但直到別是巴，數點百姓，我好知道他們的數目。』約押對王說：『無論百姓多少，願耶和華——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親眼得見。我主我王何必喜悅行這事呢？』」

(撒下廿四：2 / 3) 大衛不應數點百姓，約押便本著神的話向大衛進諫。的確，若單從這裡看，你會覺得約押這個人很屬靈，他實在是能夠在靈裡幫助大衛，讓大衛不至於犯錯。但這裡有一件事情很嚴肅，就因著他對時代器皿沒有真正靈裡的開啟和順服，連他做的這件好事，在神眼裡都毫無意義，完全不蒙記念；他在神眼中仍然是一個惡人。一個站在錯誤的根基上——不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人，即使說對了一些話，做對了一些事，也毫無意義。我們不會看見一隻猴子會穿衣服，就認為牠是人了。所以我們不能憑著我們做過些什麼不錯的事，就斷定我們在神面前的價值。誠如聖經所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你若不信神所差來的，不論你多麼勞苦，表現多麼好，甚至把命擺上了，在神面前統統不被記念；在神的眼中，都不是做神的工。

像亞希米勒，那道道地地是做神的工。其實他當時也有很多理由可以怪罪大衛：大衛，你怎麼那麼不儆醒？那個掃羅的密探就在附近，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一下向我要餅，一下向我要刀，這實在太危險了。或許大衛真有疏忽，但亞希米勒知道，那不是他該過問的；他完全不看這些，大衛要，他就立刻給。神不是看我們做事有沒有效率、好不好，祂只看我們對祂所差來的是不是完全的相信、順服。亞希米勒整個家族及挪伯全城因為這件事而招致被屠殺的命運，他們卻沒有一點怨言。亞希米勒的兒子逃過一死，照樣去投奔大衛。你就知道亞希米勒平常給他兒女的教育，就是認識神的膏，也敬重神的膏，順服到底。他兒子沒有對大衛說：你看吧！就是因為上次你跟我父親要餅要刀，害我們全家被殺光。他沒有！若是約押，一定會破口大罵：「你是神的受膏者，怎麼這麼不儆醒，這麼糊

塗，這麼沒有智慧？你只顧著自己，餓了就要吃，忍一忍都不行？你就不管我們死活……」當亞希米勒的兒子亞比亞他逃到大衛那裡，大衛告訴他：「那日我見以東人多益在那裡，就知道他必告訴掃羅。」若約押是亞比亞他，聽了這段話，那不更氣才怪：哦？原來你那一天就知道多益會去告密，那你為何不小心點？……所以比起亞希米勒，我們在這方面的功課學得實在差太遠了。我們常常會替自己計算功勞：這件事做得很不錯，那件事做得滿合神心意的。神不是跟我們幾件幾件的算——要算的話，約押也有好幾件做得很不錯，神乃是要人對祂的受膏者有開啟的認識，並且一直順服到底；必須像亞希米勒那樣，完全從己裡面出來，以命相隨。所以神的僕人才說，順服時代器皿的帶領是最大最大的捨己。約押不能捨己，就證明他對大衛的職事沒有開啟，沒有認識，當然更談不上順服。

約押這個人實在太可怕，我心想：大衛為什麼不早點除掉這個禍患？神的僕人前兩天交通說，我們牧養神的兒女，手中不但要有杖，也要有竿；就是要有公義，也要有憐憫和恩典。老實說，約押不知多少次得罪大衛，若大衛究查約押的罪孽，早就可以把約押處死了。這一次約押公然違反大衛的命令，殺了大衛的兒子，又如此狂妄指責大衛，於公於私大衛都可以除掉約押，他手中也有這能力。但大衛沒有這麼做，大衛這個器皿不隨便，他不伸出人的手，完全讓神來做。

大衛臨終以前，就囑咐所羅門說：「你知道洗魯雅的儿子約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殺了以色列的兩個元帥：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益帖的儿子亞瑪撒。他在太平之時流這二人的血，如在爭戰之時一樣，將這血染了腰間束的帶和腳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頭安然下陰間。」（王上二：5 /

6) 這也是大衛向約押發的判語。在這以前，約押曾經起來幫助亞多尼雅，擁護他作王；這一件事情更是大大干犯大衛的職事，也是干犯了大衛王國的行政。大衛尚在位，他並沒有立亞多尼雅接續他作王，約押就率先行事了，你就曉得約押是一個多麼狂妄、叛逆的人。他完全不把大衛放在眼裡，他覺得亞多尼雅比較適合作王，比較合他的口味，就擁護他作王。大衛還在位上，那麼快就要另立一個王，照今天的話，這很明顯的是搞政變。雖然如此，大衛還是沒有下手殺約押，仍然讓神做。以後亞多尼雅做了一件很邪惡的事，所羅門因此殺了他。約押聽見這風聲，就逃到祭壇那裡；所羅門便派人把他殺在那裡。這就是約押的下場，不能不令我們心生警惕。約押等於是被咒詛、被擊殺而死的，因這樣一個抵擋大衛的人，神絕對不會放他過去。約押若一開始就肯受警惕、學功課的話，以後就不至於錯得這麼厲害。所以求主除掉我們約押的靈。如果我們發覺裡面不順服時代器皿了，要立刻對付，否則這個東西會越來越大，叫我們越來越黑暗，越來越不容易學功課，至終走上背叛之途。像約押，若是對神的膏沒有開啟或不夠開啟的話，至少看見大衛的反應跟他不一樣，就該好好去尋求神：神啊，我殺了押尼珥很高興，但為什麼大衛不但不高興，還為他哀哭？你的感覺和作為不是跟一般人不同，而是跟神的受膏者不同，這時候到底是誰該仆倒？不問可知；不但要仆倒，還要快。你也不能說，我對大衛的職事沒有問題，我完全 A 們大衛；我只是對大衛差來的人通不過。這樣的說法是完全不通的。只要我們肯隨時仆倒來學、來尋求，神有憐憫有恩典，祂會開啟我們，讓我們對這個職事有認識。只要一有開啟，就會一生寶愛這個職事，認定這個職事，那就太有福了。

# 約 押 (二)

## ——不敬重神膏的約押——

(1990.8.5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約押這個人一生欺君枉上，真是罪不容誅。但能見容於大衛，在大衛有生之年，並未繩之以法，還一直使用他當大衛家的元帥，叫我們看見大衛是一位何等敬畏神的君王；他生命度量之寬宏，在君王中誠屬罕見。所謂：「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約押之於大衛可謂亦親亦仇。約押對我們這些作時代器皿同工的來說，是一面厲害的鏡子，帶給我們的警惕與鑑戒是大的。因我們裡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約押的靈，在以往與神僕人同工的年日中，都可能或多或少犯過約押所犯的罪。今天我是在主的寶血之下來交通約押這個人，求主除掉我們裡面那個約押的靈，赦免我們所犯過的約押那樣的罪。雖然神的僕人像大衛一樣，曾經一再地寬容過我們，但我們不能一直在約押的靈裡和他的道路上往前直奔，以致落在他可悲的結局中。約押一生戰功彪炳，可說是豐功偉績：他曾攻下錫安保障，打退外邦全軍，為大衛立了許多汗馬功勞。但與其說他是為大衛立了許多功勞，倒不如說他為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貴來得更貼切。他帶給大衛的痛苦、為難、威脅、轄制和無奈是重的；大衛所愛的他偏要殺害，大衛所恨惡的他偏要去行，其結局之悲慘足可想見了。

非利士戰敗以色列人，掃羅重傷，自殺身亡後，大衛在希伯崙受膏作猶大家的王；掃羅的元帥押尼珥則立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作以色列的王。掃羅家和大衛家爭戰了許久。大衛家日



見強盛；掃羅家日見衰弱。押尼珥因與掃羅妃嬪同房，見責於伊施波設，他老羞成怒之餘，始立意歸順大衛。押尼珥到希伯崙見大衛，與大衛立約，擁立大衛作以色列全家的王。押尼珥起身去招集以色列眾人，大衛送押尼珥平平安安的去。（參撒卅一：撒下二、三）這件事關係到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統一並大衛受膏作全以色列的王——成就神對大衛的應許。這是以色列全家的異象，是不能違背和破壞的。但一個有時代異象卻不能堅持到底而違背異象的人，或是一個認識神的受膏者卻不敬重神的膏的人，其所作所為常與神的旨意背道而馳。一個活在己裡面而又不知學功課的人，他的所作所為都是以己為中心，為了個人利益可以破壞整個大局，叫神的旨意受攔阻，叫時代器皿落入困境。約押就是道道地地這麼一個矛盾的人。大衛送走押尼珥之後，約押甫自戰場歸來，得知押尼珥來見王，王又平平安安的送他走了，他十分氣憤，彷彿是挾戰勝之餘威去質問、教訓王：「約押去見王說：『你這是做什麼呢？押尼珥來見你，你為何送他去，他就蹤影不見了呢？你當曉得，尼珥的兒子押尼珥來是要誑哄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撒下三：24／25）這個人多麼主觀、剛愎、蠻橫，教訓受膏者如同教訓部屬。約押不由大衛分說，從大衛那裡出來，擅自打發人去追趕押尼珥，把他帶回來。押尼珥回到希伯崙，約押領他到城門的甕洞，假裝要與他談機密事，趁他不防，刺透他的肚腹，他就死了。（參撒下三：26／27）就著約押來說，這是一石兩鳥，一方面在押尼珥身上報殺他兄弟亞撒黑的仇，另一方面他在大衛家未來元帥的地位也不致被押尼珥所奪。他這麼一招所帶給大衛的痛苦與困擾和對以色列家統一之破壞是大的。尤甚者，叫神的旨意暗昧不明，給大衛王國帶

來的傷害更是難以彌補。「飛揚拔扈」、「剛愎自用」、「謀殺無辜」、「藐視君王」這些均不足以定約押的罪，他的罪是欺君枉上，謀殺國家大員，本當格殺勿論。

大衛王未當機立斷，誅斬欺君枉上之權臣，樹立人君之威嚴，在人看來，極為失算，以致後患無窮。然而大衛是怎樣說的呢？「難道你們不知道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位偉大的將領嗎？雖然我是神選立的王，我今天卻無能為力。洗魯雅的這兩個兒子太兇暴了，我受不了！願耶和華照他們的罪行懲罰他們。」（撒下三：38 / 39 現代中文譯本）大衛除了為押尼珥哀哭，厚葬他，並咒詛約押而外，似乎真是無能為力。大衛不也是大能勇士，曾經擊殺非利士巨人歌利亞嗎？他身邊不也有許多大能勇士嗎？誅斬約押當不為難，但他不這麼做。從這裡可以看見大衛誠然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寧願聽憑主怒，也不願親自下手剪除惡人約押。他不像約押目中無人，眼中無神，強橫粗暴，犯任意妄為的罪。大衛原有能力誅斬約押，但大衛也諸多顧忌與考慮，恐「投鼠忌器」，「牽一髮而動全身」。因約押領導了一支強兵悍將，這班人只會聽命於約押，不會接受大衛指揮。約押在大衛之外另建立了一個「領導中心」，有一班人跟隨他、擁護他。這是他引以為傲的；他可以拿這個作為與時代器皿討價還價的籌碼。歷史上亞倫曾經犯過這樣大罪——造金牛犢。曾經擺在我們眼前的背道者陳××也是另立一個領導中心，籠絡一班青少年作為他與張××分庭抗禮的籌碼。不爭氣的張××竟然屈服於陳××的威脅而丟棄真理，違背異象，終於同歸於盡，被神所廢棄。約押和陳××在人看來，實在都有一套，尚且不能成事，愚昧無知的左×，竟然也搞這一套。在他背道之前，我曾經當面揭穿他的愚昧，說：「你所帶領的那

幾個青年人，只知道有你，只會聽你的。有一天列國先知的話不合你的口味了，他們會跟隨你，不會跟隨洪弟兄。」他竟然默認了，裡面還頗為得意。但我又告訴他：「凡有異象的弟兄姊妹不會跟隨你。」什麼叫作「另立一個領導中心」？大凡人把羊群帶到自己面前，而不是帶到末後以利亞這裡來，這就是「另立一個領導中心」的萌芽期。若再有一批弟兄姊妹特別喜歡他，圍在他身邊擁護他，甚至同工們都聽他的話過於聽末後以利亞的話，這已是「另立一個領導中心」的成形。若有人帶領不同於錫安山的帶領，他的聲音有別於列國先知的聲音，甚至唱反調，他裡面約押的靈已經發動了；若不立即煞車而繼續闖紅燈的話，車禍重傷死亡是可以預見的。即或神的僕人不願親自下手作什麼，神必起而干涉；神絕不容許在祂所差來者之外有人另立一個領導中心。

弟兄姊妹們要謹防，有人是打著列國先知所差遣的招牌，行違反列國先知之實。許多不分左右手的弟兄姊妹們正像跟隨約押的那個少年人一樣：「有約押的一個少年人站在亞瑪撒屍身旁邊，對眾人說：『誰喜悅約押，誰歸順大衛，就當跟隨約押去。』」（撒下廿：11）約押殺了大衛所立的第二個元帥亞瑪撒，這個糊塗少年人竟然把「喜悅約押」和「歸順大衛」，把「跟隨約押」和「跟隨大衛」兩事看成了一回事。這是什麼邏輯？如果是這樣喜悅約押、跟隨約押，繼續發展下去，其結果必定是把大衛所重用、所派遣的人殺光。當他們喜悅約押到了最高點，他們的刀尖上還可能會有大衛的血。這個少年人為什麼會講出這樣無知的話？可能約押在平時就對部下說：你們跟隨我就是跟隨大衛；你們喜悅我就是喜悅大衛。打著大衛的招牌，盡是做些叫大衛心中滴血的惡事，這就是另立一個領導中

心的結果。若是另立一個領導中心是打約押自己的招牌，一般人很容易分辨，不會受騙；但他是冒用大衛之名而另立一個領導中心，就很不容易被一般人所察覺。同工們若真能進入神僕人的感覺，與神的僕人在真實裡同負一軛，就不必告訴人：我是洪弟兄所差來的，聽從我就是聽從列國先知，弟兄姊妹自然會認識你是洪弟兄所差來的。假如你不能進入神僕人的感覺，不是在真實裡與神僕人同負一軛，根本不能代表神的僕人，你講你是洪弟兄所差來的，就沒有什麼意義，也只能欺哄少數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弟兄姊妹；明眼人一看就知你是「掛羊頭賣狗肉」。應好好省察自己，從頭做起，我們的神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洗魯雅的兒子約押作元帥……」（撒下八：16）約押夢寐以求的終於如願以償。若猜得不錯，他當時定是暗自竊喜：幸好當年在希伯崙城門甕洞殺了押尼珥那個老元帥，否則這元帥位分怎會輪到我約押？大衛王用約押當元帥，正如李登輝用郝柏村當行政院長，同樣另有苦衷，情非得已。因為槍桿子在他手中，你用他，他替你搞「治安」；你不用他，他不但叫你「治不安」，還要叫你食不甘味、坐不安席、睡不安寢、行不安路。其實用他也是同樣不安，好像在臥榻旁睡了一隻老虎，不知牠什麼時候醒過來要獸性大發。李登輝自不能比擬大衛王，若用郝柏村比約押則恰如其分。

亞捫人聯合亞蘭人、瑪迦人，並陀伯人，分別在城門和郊野擺陣。大衛差派約押統領勇猛的全軍出戰，亞蘭人在約押面前逃跑，亞捫人在亞比篩面前逃跑，約押就離開亞捫人那裡，回耶路撒冷去了。（參撒下十：6 / 14）這一戰的最後是以一句輕描淡寫的話——約押就離開亞捫人回耶路撒冷去了——作

為結束；就是這麼「去了」就結束了。敵敗不殲、敵逃不追、敵進城不圍；輕易縱敵，對大衛陽奉陰違，作戰不力，這沒有別的，乃是保存實力，擁兵自重。飛鳥不盡，良弓總有用處；狡兔不死，獵狗就派得上用場；仇敵不滅，他的元帥地位是不會動搖的。這就是約押已生命的心態。果然亞蘭人很快重整旗鼓，整兵再戰，集結大軍由將軍朔法率領。大衛一得知敵情，就御駕親征，不再派約押征討。亞蘭人又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衛不是「離開亞蘭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乃是力戰，殺了亞蘭四萬馬兵，又毀他七百輛戰車，斬亞蘭將軍朔法。屬哈大底謝的諸王從此才歸順了大衛，不敢再蠢動。（參撒下十：13 / 19）如果約押一開始就力殲強敵，就不至於叫大衛親自冒險犯難，使以色列再次勞師動眾。約押對這件事一點愧疚都沒有，反而彷彿坐山觀虎鬥；如果大衛這一戰，敗於亞蘭人，甚至陣亡，則以色列的大好江山，大衛的寶座，捨我其誰？也許約押就是這樣的心態，人的己多麼可怕！

大衛因一時軟弱，作了耶和華所不喜悅的事——與赫人烏利亞的妻子同房，又藉著約押的手謀殺了烏利亞。（參撒下十一：1 / 25）這件事約押更當擔罪。當約押接到大衛的信說：「要派烏利亞前進到陣勢極險之處，你們便退後，使他被殺。」約押不問青紅皂白，竟然照著大衛的信，置烏利亞於兇猛戰爭中，故意使他被殺。這叫作「逢君之惡」。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因為這是幫助君王作惡。君王作惡未遂，應當及時諫止。約押不但不力諫，反叫烏利亞被殺，遂大衛之惡，使大衛英名蒙塵，貽禍後代；約押之心可誅，其行可恥！烏利亞不只是大衛的一位大能勇士，還是一位義人。大衛與烏利亞之妻拔示巴同房，她懷了孕。大衛把烏利亞從前方召回來，原

想使他與拔示巴同房，可以把拔示巴懷孕的事帶過去。不料烏利亞竟睡在宮門口，不肯回家。大衛問烏利亞為什麼不回家，烏利亞對大衛說：「約櫃和以色列與猶大兵都住在棚裡，我主約押和我主的僕人都在田野安營，我豈可回家吃喝，與妻子同寢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決不行這事！」（撒下十一：11）烏利亞是這樣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能勇士，甚為難得。約押並非不認識烏利亞，竟為「逢君之惡」，使烏利亞被殺，約押之殘暴無情，可以想見！約押邪惡到一個地步，對大衛有益的事他不一定去做，對大衛有害的事他則一定去完成；從此他手中有大衛的把柄，可以為所欲為。他是這樣與受膏者同心，神豈能不追討他的惡行。

大衛為了拔示巴與烏利亞的事所受的虧損是大的，神藉著先知拿單向大衛發判語：「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祂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你借亞捫人的刀殺害赫人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你既藐視我，娶了赫人烏利亞的妻為妻，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嬪賜給別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與她們同寢。你在暗中之行這事，我卻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日光之下，報應你。』」（撒下十二：9 / 12）這些判語以後都一一應驗在大衛家：首先是大衛的兒子暗嫩玷污了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又始亂終棄。他瑪是押沙龍的妹妹，押沙龍為妹妹復仇，殺了暗嫩，之後畏罪逃到基述，在那裡住了三年。大衛心裡切切想念押沙龍。約押善攻心計，王的心思被他揣摩透透。他打發一個婦人去說服大衛，使押沙龍回來，藉此顯出他體貼王的心和他的智慧。王果然藉著約押把押沙龍從基述帶回耶路撒冷；王使押沙龍回家，但不見他的面。（參撒下十三、

十四章) 押沙龍並未悔改，仍是怙惡不悛。像約押這種活在魂裡面的人，他只能帶回押沙龍的肉體，卻不能改變押沙龍的心，不能在生命功課上造就押沙龍，使他徹底悔改；反而為大衛家栽種了一個禍根，幾乎傾覆了大衛王國，斷送了受膏者的性命。以後押沙龍自備車馬，收買人心，陰謀叛亂。因跟從押沙龍的人民漸增，叛逆聲勢浩大，可說是明目張膽。(參撒下十五、十六章) 約押明明知道此事，也有能力防堵破口，消弭禍亂於未然。無奈約押竟裝聾作啞，袖手旁觀，不將實情稟報大衛，任押沙龍發展，致一發不可收拾，令大衛倉促逃亡，幾乎動搖了大衛王國的國本，熄滅了以色列的明燈。押沙龍和跟隨他的人追趕大衛過了約但河，當兩軍對陣之日，爭戰開始之前，「王囑咐約押、亞比篩、以太，說：『你們要為我的緣故寬待那少年人押沙龍。』」王為押沙龍囑咐眾將的話，兵都聽見了。」(撒下十八：5) 約押如果是一個真正敬重神的膏的人，對於王所叮囑的這一番話，自當銘記於心；不但自己要遵行，更要嚴嚴囑咐全體軍官士兵，不可傷害王的兒子押沙龍，也稍可彌補他憑己意領回押沙龍所種下的禍根的虧欠。無奈他完全活在黑暗裡，藐視神的膏，抗拒王的吩咐，竟親手殺了押沙龍。(見撒下十八：14 / 16) 這個人欺君枉上到了極點，殺了押尼珥還不算，現在竟又親自手刃王的愛子押沙龍。既有今日又何必當初？當初領回押沙龍的是你約押，因你知道王想念愛子；今天殺王愛子的也是你約押，是可忍孰不可忍。

當王知道押沙龍被殺害，悲慟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王就心裡傷慟，上城門樓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說：『我兒押沙龍啊！我兒，我兒押沙龍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龍啊，我兒！我兒！』」(撒下十八：33) 看到王老年喪子，如此悲慟哀

哭，任憑鐵石心腸也會一洒同情之淚，所以以色列人得勝的歡呼變成了悲哀。真不知約押是否有心肝，他竟在王如此悲慟哀哭時，進去教訓王、責備王、定罪王，更命令王、威脅王。經上是怎樣記載的？「約押進去見王，說：『你今日使你一切僕人臉面慚愧了！他們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兒女妻妾的性命，你卻愛那恨你的人，恨那愛你的人。你今日明明地不以將帥、僕人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龍活著，我們都死亡，你就喜悅了。現在你當出去，安慰你僕人的心。我指著耶和華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無一人與你同在一處；這禍患就比你從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撒下十九：5 / 7）一個活在己裡面、活在黑暗中的人就是這麼可怕！如果換一個人，必將對付約押：「你這個可惡東西，殺了押尼珥還不算，今天竟抗拒我的命令，殺掉我的兒子……當初把我兒子領回來的是你，今天親手殺死我兒子的也是你。我還沒有追討你的罪，你竟在我傷慟哭子的時候來教訓我、責備我、威脅我……我與你誓不兩立，我今天若不殺你，願神重重地降罰於我……」但大衛不是這樣，他竟然順服約押。「於是王起來，坐在城門口。眾民聽說王坐在城門口，就都到王面前。」（撒下十九：8）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大衛王那樣敬畏神，活在神的面前，活在光中，不親自下手報仇。他誠然是合神心意的人。

這個有異象而違背異象，認識神的受膏者卻不敬重神的膏的約押，神使他生發錯誤的心，往錯誤裡直奔。他在大衛有生之年，尚坐在寶座上時，竟然歸順亞多尼雅，擁立亞多尼雅作以色列的王。他雖然沒有歸從押沙龍，卻歸從了亞多尼雅，至終背叛了大衛王，這就注定了被擊殺的命運。

大衛王臨終前遺命給所羅門說：「你知道洗魯雅的兒子約



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殺了以色列的兩個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和益帖的兒子亞瑪撒。他在太平之時流這二人的血，如在爭戰之時一樣，將這血染了腰間束的帶和腳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頭安然下陰間。」（王上二：5 / 6）

約押一生與大衛出生入死，可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常勝將軍，落得如此的下場，可憐亦復可悲：「約押雖然沒有歸從押沙龍，卻歸從了亞多尼雅。他聽見這風聲，就逃到耶和華的帳幕，抓住祭壇的角。有人告訴所羅門王說：『約押逃到耶和華的帳幕，現今在祭壇的旁邊。』所羅門就差遣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說：『你去將他殺死。』比拿雅來到耶和華的帳幕，對約押說：『王吩咐說，你出來吧！』他說：『我不出去，我要死在這裡。』比拿雅就去回覆王，說約押如此如此回答我。王說：『你可以照著他的話行，殺死他，將他葬埋，好叫約押流無辜人血的罪不歸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華必使約押流人血的罪歸到他自己的頭上；因為他用刀殺了兩個比他又義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和猶大元帥益帖的兒子亞瑪撒，我父親大衛卻不知道。故此，流這二人血的罪必歸到約押和他後裔的頭上，直到永遠；惟有大衛和他的後裔，並他的家與國，必從耶和華那裡得平安，直到永遠。』」（王上二：28 / 33）這就叫作血仇血報、血債血還。約押不但個人身首異處，且禍延子孫；他雖然被殺，卻臨死還不知道為何而死。他死就死在他那個不敬重受膏者的靈——轄制、威脅、藐視、抵擋神的受膏者。一個人若靈不對，再忠心、殷勤、勞苦，再有豐功、偉績……也毫無價值。求主除去我們身上約押的靈！

今天來交通約押，若只是講些字句道理，把約押分析得精

## 聖經人物

關入微，那沒有什麼價值。我們要把這個人擺在面前，作我們一面鏡子，照照自己：我們與時代器皿同工，有否敬重神的膏？我們每個人都要好好求主光照，看我們裡面有否約押的靈？有否犯過約押的錯？如果有的話，現在還來得及悔改。求主拯救我們脫離約押的靈和約押的惡，免得我們在神面前勞苦所做的，不但不蒙神記念，反而遭咒詛。「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9）

# 約 押 (三)

(1990.8.10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約押的確有異象，也認識大衛，若否，他就不會來跟從大衛，也不會首先上去攻打錫安保障。在他一生跟隨大衛的過程中，做過許多的事，而且很多還都是可紀念的，表面看來很值得人欣賞，按理說也都沒什麼不對。但我們看見他的結局相當悲慘——在祭壇那裡被殺。(參王上二：28 / 31) 當我們讀這段聖經時，感到遺憾又嚴肅。他抓住祭壇的角不放，以為可免一死。我覺得他若早抓住祭壇的角就好了；背叛成功了再來抓，太遲了。「王說：『你可以照著他的話行，殺死他，將他葬埋，好叫約押流無辜人血的罪不歸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華必使約押流人血的罪歸到他自己的頭上；因為他用刀殺了兩個比他又義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和猶大元帥益帖的兒子亞瑪撒，我父親大衛卻不知道。』」(王上二：31 / 32) 約押自己是元帥，把兩個元帥殺了；元帥殺元帥，個中原因顯而易見。「故此，流這二人血的罪必歸到約押和他後裔的頭上，直到永遠。……王就立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雅作元帥，代替約押。」(王上二：33、35) 他想殺人保位，結果呢？元帥的職位沒了，神另立別人代替。這事不光是舊約時代有，在今時代我們也親眼看過神廢掉一個，另立一個，我覺得很嚴肅。

## 不敬重神的高

約押是個元帥，一輩子跟隨大衛出生入死，幫助大衛得

國，到末了卻被殺在祭壇的角邊，不但他自己完了，還禍延子孫，真叫人感到嚴肅又遺憾。到底什麼事使他的結局這麼悲慘？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好好默想，不能不受警惕。聖經上說：「約押雖然沒有歸從押沙龍，卻歸從了亞多尼雅。」（王上二：28）約押在大衛手下掌握軍權。當大衛兒子押沙龍背叛大衛時，雙方成敗全看掌軍權的人站在那一邊。這時對約押是相當大的考驗。感謝神，約押沒有歸從押沙龍，這一關勉強考過了。看來約押似乎相當明亮。但是從他整個人生過程中，可以看出他當時沒敢背叛大衛，是因為他知道大衛的戰事還相當顯明，不能背叛的；並非他真的認定大衛是神所膏立的，為著敬重神的膏而站在大衛一邊。他算一算，既背叛不起，還是忍耐吧。等到大衛年老將去世，年輕的所羅門尚未繼位；他認為所羅門沒什麼名氣，又是拔示巴生的，心中很不以為然。剛好大衛的另一寵兒亞多尼雅也不服氣，自己宣佈為王，而且行動起來，他就心動了；經不起亞多尼雅的引誘，二人經過一番政治協商，他就歸從了亞多尼雅。約押裡頭那不敬重神的膏，那狂妄自負的悖逆之靈統統被勾了出來。所以一個人在神面前事奉的價值如何，的確確不是看他有多少本領，有多少工作果效，乃要看他對神的膏的敬重如何，他的靈如何。什麼時候我們的靈一不對，就算事情做對了，工作見效了，在神面前都沒有價值，到了時候神會把一切顯明在眾人面前。

### 狂妄、自負、叛逆

大衛離世以前對所羅門有一個交代：「你知道洗魯雅的儿子約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殺了以色列的兩個元帥：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益帖的儿子亞瑪撒。他在太平之時流這二人的血，如在爭戰之時一樣，將這血染了腰間束的帶和腳上穿的鞋。所以

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頭安然下陰間。」(王上二：5 / 6) 弟兄姊妹，我們身為以色列家神的兒女，靈裡必須敏銳、明亮，我們的事奉才會對準神的心，也才会有永存的價值；否則糊裡糊塗，人家偏離正路了，我們還上他的當。表面看來，約押在大衛的得國過程中真是跟大衛緊緊聯結，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但大衛說：「他太狠了，我受不了他。」(參撒下三：39 現代中文譯本) 因為約押做了一些重大的事，大衛都不知道。約押裡頭一直有一個可怕的東西：不敬重神的膏，或說，他看重自己過於神的膏。當大衛的感覺跟他一樣時，他聽從大衛絕對沒有問題；但當大衛做一些事跟他的感覺不一樣，或跟他的利益起衝突時，他裡頭隱藏的不敬重神膏的靈就出來了。當他聽說大衛接納押尼珥以後，對大衛所說的那些話相當難聽：「你這是作什麼呢？押尼珥來見你，你為何送他去，他就蹤影不見了呢？你當曉得，尼珥的兒子押尼珥來是要誑哄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撒下三：24 / 25) 這番話簡直像父親訓兒子一樣：你這是作什麼呢？你當曉得他是來騙你的，你怎麼這麼糊塗，這麼不敏銳？……這種狂妄的靈相當可怕！這種靈我不敢說永遠沒救，但發覺後一定要嚴嚴對付才可以。巴比倫是治不好的，但悖逆的靈，如果肯對付、肯接受醫治，還是有救的。約押之所以死得那麼慘，是因為他一直沒有在這件事上學功課，一直不肯對付不敬重神膏的靈，讓這個靈一直隨著他，直到死。弟兄姊妹，如果我們認識了神的受膏者，卻不能一直對準這膏放下自己，捨棄自己，結局就會很悲慘。如果神受膏者的感覺跟我們的感覺有了出入，我們到底敬重神的膏有多少？這是很考驗人，也是很嚴肅的功課。

### 對神的膏不以為然

在大衛數點民數這件事上，約押好像表現得不錯。「約押對王說：『無論百姓多少，願耶和華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親眼得見。我主我王何必喜悅行這事呢？』」（撒下廿四：3）在人看來，約押的觀點似乎相當準確。但是神對這事的看法，我們當留意。大衛數點民數，神不喜悅，這事他後來也後悔、自責。約押好像比大衛還活在神面前，其實約押表面照神的法則來事奉，他的靈卻不活在神面前，完全活在己裡。他對大衛決定作這事的第一個反應是：不以為然。在我們事奉的過程中，我們常遇見這一類的事。有時帶領我們的人做出一些不太合乎屬靈原則的決定來，叫接受帶領的人非常受考驗；但這是神所許可的，為要顯出我們的真實光景。大衛雖然一時糊塗，可是他事後自責，禱告耶和華說：「我行這事大有罪了。耶和華啊，求祢除掉僕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撒下廿四：10）大衛是一個靈裡柔軟的人，很肯蒙光照，很會在神的光中仆倒；他會承認自己所行的甚是愚昧。但是在約押身上，我們看不到這個。約押一直有自義的靈，他自義到一個地步，對神的受膏者不以為然。這種靈一直持續下去，沒有對付，因此免不了背叛被殺的悲慘結局。

約押所做的事叫大衛受不了，大衛一直存記在心。可是在當時有幾個人知道大衛的心？有幾個人真認識約押的本相？今天我們身為神的兒女，作為與今日大衛同為神國作見證的勇士，必須學習認識約押的靈，緊緊防備上相同的當。當大衛的感覺與約押的感覺不同時，我們一定要站在大衛一邊。無論如何，站在大衛一邊總是對的，除非大衛被神廢棄；只要大衛沒有被神廢棄，站在他一邊絕不會錯。如果大衛的感覺與我們的感覺不同，我們也要十分留意。這不是說：好了，那以後都沒

有我的感覺，有感覺也不敢說了，一說就是約押了；不是的。敬重神的膏在乎靈，不在乎表面上說不說話。你裡頭有話，外面沒說，神都知道。約押對大衛不以為然，大衛很清楚，神更清楚。雖然大衛沒有對付他，但公義的神到末了還是報應他了。所以我們必須敬重神的膏，而不是去學敬重神膏的樣子。如果樣子學了，卻沒有神的膏，有一天你還是會被擊殺。神寶貝的是靈，不是外面的樣子。願我們在這點上都有美好的學習。

\*\*\*\*\*

# 以利亞撒

\*\*\*\*\*



# 以利亞撒（一）

（1990.8.11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李穆弟兄交通）

「其次是亞合人朵多的兒子以利亞撒。從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著上去，有跟隨大衛的三個勇士向非利士人罵陣，其中有以利亞撒。他起來擊殺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把。那日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眾民在以利亞撒後頭專奪財物。」（撒下廿三：9 / 10）「其次是亞合人朵多的兒子以利亞撒，他是三個勇士裡的一個。他從前與大衛在巴斯·達閔，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裡有一塊長滿大麥的田，眾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這勇士便站在那田間擊殺非利士人，救護了那田。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代上十一：12 / 14）

以利亞撒是一個能為神旨不顧惜性命的人；具體而言，是為神的受膏者不顧惜性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打仗；大衛帶領僕人下去，與非利士人接戰，大衛就疲乏了。」（撒下廿一：15）按著大衛的性格，若沒有人起來救護大麥田，他一定會自己站住，殺退非利士人；但他確已年紀老邁，力不從心，一下子就疲乏了。以利亞撒清楚這一點，就在維護受膏者的靈裡站住，擊殺仇敵；他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大衛。所以這一仗不只是關乎田地被搶奪，更是關乎受膏者的安危。感謝主，這些年來，新約教會的弟兄姊妹們的確有以利亞撒的靈，凡事都是那樣奮勇，叫受膏者的職分不受傷害、不受虧損。尤其在飄流期間，我們從後山回來，國民黨的狗要對付神僕人時，弟兄姊妹都奮不顧身，重重圍著他，要

保護神僕人免遭毒打。他們寧可自己承受犬類的毒打，也不願看到神僕人受害，這就是以利亞撒的靈。

以利亞撒為了神家的產業和神的子民，雖然眾人都逃跑了，他仍然孤軍奮戰，堅守陣地。他知道這一仗很重要，因為關係到神子民的命運、糧食和產業。這跟他與大衛的聯結有很大的關係。在戰役中，他跟大衛並肩作戰——他是站在時代器皿一邊的。一九七六年，背道狂浪席捲新約教會，但神奇妙地在星馬興起一班勇士，剛強站住維護主道，因此星馬眾教會得蒙保全。一九八〇年，錫安子民被趕散，但談、劉三家仍然忠心看守神產業的山，天天禱告，因為他們認定神僕人的帶領和感覺是對的。這些都是以利亞撒的表現。

我也想起我們在西方某處教會牧養的那段日子，有野心的人想破壞教會的見證，一如非利士人要攻擊一樣，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因為太老實，就被迷惑了。他們紛爭結黨，凡事不滿，也不服同工的帶領，神的話無落腳之地，以致教會非常混亂，甚至有一次週間聚會，幾乎全數的弟兄姊妹都沒來。我們裡頭實在很難過，也在主前省察，但主也許可這個難處沒有那麼快帶過去。我們清楚一定要靠主的恩典看守這見證，不讓非利士人得逞。愛芳姊妹曾來信告訴我們說：「不要怕，一定要剛強站住。」我們天然人的能力和辦法都窮盡了。但感謝神，祂記念我們在眾人都退後時有一個心志，願意救護祂的產業。經過好幾個月的熬煉，神終於把難處帶過去：那圖謀不軌的被顯明，從我們當中揚出去了。從此弟兄姊妹屬靈光景被扭轉，靈裡得釋放，找到事奉神、作主工的正確道路，不再被人擺佈、欺騙。我們向神大大感恩，也為弟兄姊妹們喜樂，因為大麥田蒙保守，神的百姓不再被擄。我們實在用生命摸著這個屬靈的

實際，什麼時候人若肯像以利亞撒那樣盡忠到底，維護神的產業，神不但保守他，更叫神的百姓大獲全勝，收取擄物。

就著我們來說，那段日子很艱難、很熬煉，但也是我們與神僕人聯結最緊密的一段時間。我們無論大小事情都交託給他，照他的話去行。那段時間神僕人也給我們最多的幫助，在各方面引導、糾正我們，使我們感到事奉神很有保障。如經上所說：「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三十：20／21）神藉著患難、熬煉使我們與時代器皿的聯結越來越緊密，這聯結就成了我們殺敵的力量，也成為我們事奉往前、維護神產業的力量。

以利亞撒能一直答應主的呼召，付上任何代價，至死盡忠去完成主所託付他的工作。在對付非利士人的那一場仗中，迎著上去的以色列人相信也有不少，但向非利士人罵陣的只剩下跟隨大衛的三個勇士——包括以利亞撒；起來擊殺仇敵，至死忠心，直到以色列人大獲全勝的，則只有以利亞撒一個。神的帶領是一直往前的，我們也會受到考驗，到底我們能否一直付上更大的代價，直到神的工做成為止？回想一九八五年在紐約，在一次皇后節盡職事時，我們曾對付了國民黨。靠著神的恩典，我們沒有脫逃，但那次有從休士頓和洛杉磯的勇士們來增援。此次戰役過後，我們一直尋求神該怎樣繼續往前盡職事。有一次傳福音，看見有幾個伊朗的異議分子示威抗議暴君柯梅尼，他們旨在揭發柯梅尼的暴行，喚醒人的注意。我們心想，新約教會豈不更該起來揭發國民黨暴政對新約教會的迫害嗎？聖靈也感動我們要起來盡職事，到中國城去拿看板，揭發

國民黨的暴行。但一想到我們只有兩個人能出去盡職事，紐約國民黨的勢力那麼大，犯罪率高，警察根本管不了，加上那時江南命案又發生不久，若出事，真是呼求無門。我們想了許多，考慮了很久，但信心究竟夠不上，所以至終都未能照著聖靈的感動去盡職事。不久我們離開了紐約。幾個月後，神藉著芝英姊妹、紀接弟兄在紐約展開了一系列揭發國民黨暴行的盡職事，帶動了新約教會在西方對付並得勝國民黨的盡職事。當然一切都有神主宰的安排，我們昔日若去盡職事，也未必一定被打，或一定帶下那樣榮耀的得勝。只是當時聖靈確有如此感動，而我們卻因著天然人的軟弱和限制，以致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非常懊悔，也從這件事得了一個教訓：聖靈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神的要求也是越來越高；若我們一直消滅聖靈的感動，神就另興起人來，那時我們就成了被丟棄的鹽了。

以利亞撒孤軍奮戰的這件事叫我們越發覺得，今天我們要實現神的國，器皿必須經得起孤單的考驗。這是一條十字架的窄路，只有主與我們親密同行。我們的主受審和被釘十字架時是孤單的。保羅一生盡忠傳福音，可是到末了，凡在亞細亞的人都離棄他，他說：「我初次申訴，沒有人前來幫助，竟都離棄我；……惟有主站在我旁邊，……」（提後四：16 / 17）先知以利亞亦經過孤單的考驗：在以色列中神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然而起來為神作見證的，只有以利亞一個人。

以利亞撒的字義是「神所幫助的」，他擊殺非利士人正是見證這點。他是倚靠耶和華的；勝敗在乎耶和華，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以東的戰役，在結束人國的戰役上，我們所仰望、所依靠的是我們的神。我們是憑應許承受產業，是我們天上的阿爸父幫我們趕逐仇敵，正如昔日是亞伯拉罕趕逐以實瑪利一

樣。所以寶貝的不是器皿本身，乃是在我們裡頭的聖靈。神僕人最近的信息一再重申，只要我們肯把自己獻上，天上的能力就要膏我們，神的作為就要因著我們單純的信心被彰顯出來。

我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參林前三：9）當以利亞撒竭力地殺敵，救護神的產業時，他認識那是作主的工，是完成受膏者所託給他的事。記得在我牧養的那個教會有許多難處時，我收到神僕人給我們的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話說：「不要孤軍奮戰，也當與其他同工在書信上或電話中有聯絡。」在這以前，我有一個觀念：既然神的僕人差遣我們到這裡來牧養，難處理應由我們當地的牧人負責解決。我牧養的那個教會的事及難處，其他同工們或多或少都有聽聞，其中也有一些寫信來問及我們的情形。我當時心裡想：「你們又不負責這裡的工作，何必問這麼多、管這麼多？」另外，我還有一個顧慮：怕同伴們聽後，會把一些教會的難處傳開；我覺得家醜總是不應外揚。無形中，這教會的事就成了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所以神僕人信上的話對我真是當頭一棒，叫我認識任何一個教會的事，都是神家的事，更是神僕人的事，需要他來關心、處理。神的工作是交給他的，我們這些跟隨時代器皿的，若是可以作什麼，也只是分擔他的擔子而已。因著主的憐憫，藉著這事叫我明白，今天我們被差遣出外要作的工，無論是牧養、爭戰、盡職事，甚至一切經營、蓋造、種植等，都是主的工，是主交託給時代器皿的工，不是我們個人的事。教會有榮耀的事，神的僕人應享其榮耀；即便教會有爭戰、患難和難處，照樣也是時代器皿的事，理應由他來關心、抉斷。在靈裡，以利亞撒並不孤單，因他是與大衛並肩作戰，是跟隨大衛的；外面看似孤單，其實是在整體裡。神僕人最近的一篇信息給我們很大的拯

救，他說：「今天好多人所以會掙扎，就是要把這田地弄成他自己的。這個自私的老己太厲害，在作神的工這件事情上也會有自己的工作，因為他不認識這是神所耕種的田地。這是神的田地，不是你作工的人的田地，你要把它佔為己有，這是神所不喜悅的。」若以利亞撒真的把那塊大麥田當作是他的，他大可不必那樣拚命；究竟田產是身外之物，丟了可再另買一塊。而且，戰爭過後，以利亞撒也沒有攔阻以色列人回到那地方收取擄物；因為他認識一切的工作都出於神，一切都是神所賜的，他不能獨享榮耀。

「但他站在那裡跟非利士人拚命。」（撒下廿三：10 現代中文譯本）以利亞撒的事奉不是看著別人的，他只知道站在死的地位上，拚上命去完成他的使命。神僕人告訴我們，今天神已授權給我們，神已驗中我們，所以沒有自己配不配、敢不敢的問題。以利亞撒既不是元帥，恐怕也不是什麼將領，但他就是把自己全然擺上，讓神使用，沒有自己的觀念和感覺。像王金隨姊妹，什麼名分也沒有，卻能竭力擺上，忠心服事，關切、照顧羊群，為羊群著想，那樣的積極主動，不計較什麼或在教會中爭什麼長短；真是一種拚上命的事奉，何等討神喜悅。記得有一次在華盛頓 DC 盡職事，討伐新加坡政權，那天天氣熱得烤人，秀靈姊妹請我用英文宣告。我怕宣告得不流利，便隨口說：「不行了，我的口都乾了。」還藉口說宣告最好是由姊妹來，因為聲調高，聽得較清楚。沒想到她說：「我們的弟兄姊妹在牢裡都快死了！」意即：你還來那麼多的理由。叫我聽了猛然一醒。這就是沒有拚上命的事奉。一個像以利亞撒的器皿，他只有一個意念：跟仇敵拚命，絕不容有任何保留顧忌，否則必然喪命。

以利亞撒是一個隨時儆醒，並且在任何場所都能應戰，不受環境影響的器皿。他殺敵的地方是一塊長滿大麥的田，這告訴我們，當教會復興時，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更要格外儆醒，免得給仇敵留地步，乘虛而入。不然，若田地被搶，所有撒種、耕種、澆灌的工作都歸於徒然了。若田地長的是無用的荊棘蒺藜，不出糧食，仇敵可能沒興趣；但這既是肥田，我們就不能不加倍的謹慎。再者，這田地忽然變作戰場，以利亞撒殺敵的威力照樣發揮出來。感謝主，新約教會的弟兄姊妹在這點上的確訓練有素，任何場地都能應戰自如：機場、警察局、會所、長庚醫院的走廊、河灘、領事館、白宮、總統府、法院、大學校園……統統都可成為我們殺敵的地方，而且動作迅速，配備齊全。雖然很多地方都可能違反我們天然人的觀念，但只要仇敵在那裡出現攻擊，我們就在那裡殺敵。

以利亞撒的靈也是看守見證的靈；他不但能攻，也能守。這就是謹守的靈，能隨時防堵破口。想到有些人傳福音給人很有恩賜，常常得著不少的人，但很可惜，因著缺乏謹守的靈，叫所結的果子常常不熟而落。所以我們要求主時常提醒我們，謹慎我們的言語、行為、態度，不至於絆倒人。

「這事誰肯依從你們呢？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家平分。大衛定此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從那日直到今日。」（撒下廿三：24 / 25）以利亞撒和另一位大衛的勇士沙瑪所盡的職事幾乎相同（參撒下廿三：11 / 12），在大衛著名勇士的名單中，他們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三，而且聲望遠遠超過其他三十多位大能勇士（參撒下廿三：19、23）。可見他們的事奉何等討神和人的喜悅，道道地地是幫助大衛得國的勇士。而他們二人的職事是著重於看守和救護，所以一個實現神

## 聖經人物

國的器皿，不能不具備看守見証的靈；更何況看守的也與上陣的同得榮耀，同得獎賞。求主使我們都能成為可交託、能看守神見証的器皿。

以利亞撒所盡的職事是關鍵性的，極其偉大；因著他一人站住，便叫全以色列人得免被擄，神的產業得蒙保守。神今天所需要的就是像以利亞撒的器皿，才能釋放那些在仇敵面前逃跑，那些苟且得生，所謂明哲保身的神的子民，並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的人。求主恩待我們，叫我們人人都成為今日的以利亞撒。



# 以利亞撒（二）

## —— 扭轉全局的以利亞撒 ——

（1990.8.11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請看歷代志上十一章十二至十四節：「其次是亞合人朵多的兒子以利亞撒，他是三個勇士裡的一個。他從前與大衛在巴斯·達閔，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裡有一塊長滿大麥的田，眾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這勇士便站在那田間擊殺非利士人，救護了那田。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以利亞撒實在是 大衛的大能勇士。本來這場仗以色列人已經敗了，但由於他超人的勇力與對大衛王的忠心，扭轉了整個戰爭的局面，使這一仗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在戰場上，一般器皿都是別人挺進，跟著往前，別人後退，跟著逃跑，永遠看著戰爭的勝敗來進退；見風轉舵，看風向，看環境：環境有利，各逞英雄前進，環境不利，能逃就逃——反正那塊麥田也不是我的，丟了也不是我一個人負責。但是這裡有一個人，眾人前進時，他奮勇向前；眾人後退逃跑時，他孤軍奮戰，力戰群賊。這就不是出風頭、耍英雄，因是要流血、要犧牲的。當眾民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時，以利亞撒力挽兵敗狂瀾，作以色列的中流砥柱，不但保住了麥田，也拯救了以色列人脫離被擄、被殺的命運。

我們從巴斯達閔的戰役中，看見一般人的通病——怯於公鬥；凡怯於公鬥的，必勇於私鬥。這也就是報紙上有人為文指責國民黨說，國民黨「內鬥內行，外鬥外行」；也就是「國內耍英雄，國外裝孬種」；在自己人面前威風十足，在敵人、外人面前，不是卑躬屈膝，就是聞風喪膽。以利亞撒迥別於以色

列眾人，當仇敵十分兇猛，眾人都逃跑的時候，他能夠一人站住。然若只是站住，還不足以保護那塊麥田——神的產業。兵家有句格言：「攻擊是最好的防禦。」以利亞撒實在是一位特殊的器皿，他是以攻勢行動斬殺四圍仇敵。其超人的膽識和過人的勇力，絕不是偶然而有的，乃是神幫助他，因他的名字就是「神的幫助」。但神不會幫助一個悠悠忽忽、混混沌沌、貪圖安逸、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以利亞撒的勇力非與生俱來，係基於平日之操練；他的膽識，非同於一般亡命之徒，乃基於他對神和受膏者的認識，異象明亮。有忠心勇力的人不多，有膽識的人更少。新約教會面對以東之戰，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器皿。

在平時，以利亞撒可能名不見經傳。以色列人認識以利亞撒是在什麼地方？是在戰場上。在兇猛的爭戰中，在仇敵四面圍攻之下，眾人都轉背逃跑，他一人站住，獨撐危局。在他的眼中只知道有神和神的受膏者，不知有敵人。他只知道，為了大衛王國，他不能和大家一同逃跑；他也知道，離此麥田一步即無死所。所以他乃是把命擺上，是在一個澆奠的靈裡，為了以色列國、為了神的旨意來站住，來奮勇爭戰。大多數人在地上都是為自己站住，為自己打拚，深怕自己被人家炒了魷魚，或是不能出人頭地。弟兄姊妹，為自己站不站住，無關重要；為了神的旨意、神的國度，為了一人一山的異象，我們一定要站住。以利亞撒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不但站住了、守住了，而且為以色列眾人在仇敵身上報了仇、雪了恥。這是神僕人所講的「羔羊無己，獅子無敵」。我們看見這二句話在這個人身上實在是發揮到了極致。他站住是在一個無己的靈裡，準備犧牲殉國；在他的意識裡，今天若不能流仇敵的血，就流自己的

血，是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將無敵的威武發揮到了高峰。

我們以前在軍隊裡有兩句話：「必死不死，倖生不生」——倖倖以求生存的就一定生存不了，但抱著必死決心的人不一定死。作一個戰場上的勇士，必須抱著必死的決心，所謂存心時時可死，作戰步步求生。新約教會的勇士們出去打仗盡職事時，常常是帶著牙膏、牙刷、洗臉巾，準備坐牢的；有的甚至先跟家人交代好了，萬一回不來，家人知道怎樣處理一切。中國有一位俠客荊軻，面對秦始皇暴政，為解民倒懸，定意要去刺殺秦始皇。眾人送他到易水，他就彈劍而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他真的就再也沒有回來，被殺於秦庭。以利亞撒就是這樣不顧自己的生死存亡，因此得神幫助，殺滅了仇敵，扭轉了全局，使以色列大獲全勝。當以利亞撒站在死的地位上，以色列人就得以生存。如使徒保羅所云：「這樣看來，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我記得張路得背道的時候，背道的狂瀾淹沒了整個新約教會，絕大多數的同工都一面倒向她那邊。幸好主在屬靈以色列人中興起了一位以利亞撒，他一個人首先起來，作中流砥柱。神的僕人看穿了撒但的詭計，為了堅守新約教會這塊麥田，他一個人率先站住，並起而為真道爭戰，保住了新約教會這塊麥田。他實在是今日的以利亞撒。當時若不是神的僕人站穩，為新約教會這塊麥田竭力爭戰，忠心持守七·二一聖靈重建新約教會的異象，維護全備真道，新約教會會變成什麼樣子，真是很難想像。他把張路得十三頁的背道信給眾同工看，由同工們自己選擇：認為她對的，可以跟她去；認為她不對的，我們一同起來爭戰，持守江姊妹的異象。實在感謝主，就是因著那次神僕人為真道與背道權勢的爭戰，不但扭轉了全局，帶下今天

新約教會的復興，更帶領新約教會成為萬民的領導者。今天全地整個局勢都是隨著神所興起的這個人所盡的職事在運轉。我們講這個人這座山，不是說這個人本身有什麼重要，乃是這個人是神所差來的，他站在神的旨意上，為神的旨意擺上性命、澆奠性命，神的旨意就成就了，是這個重要。

以利亞撒死守麥田，不是為那塊麥田；那塊麥田值不了多少錢。但那塊麥田是關係著以色列國的命運，若守不住，則大衛王國前途難卜。為什麼？假如大家跑，以利亞撒也跑，不只是丟了一塊田，或打一場敗仗，若仇敵乘勝追趕，豈不將危及以色列的國本，更危及受膏者的生命嗎？所以這塊田所代表的是整個神的產業，是關係到神的旨意；守住了這塊田，就守住了神的產業，守住了神的見證。神的僕人在那一次背道狂浪侵襲下站住了，不只是保住了台灣幾十處教會，也保住了整個東南亞眾教會，以及歐洲、美洲、大洋洲的全球新約眾教會。否則的話，新約教會真是全都完了；這就是兵家所謂的「一點突破，全線崩潰」。所以這個人守住這塊麥田，就是那麼重要。今天這一人一山，是關係整個神的國度，也就是關係到神末世旨意和全地神的產業。錫安聖山正如那塊大麥田。為什麼神的僕人說：「頭可斷，血可流，不回錫安誓不休！」以往許多人不覺得這座山有那麼重要，但現在明白了。這山關係到神末世的定旨和神的國度，因為錫安山要充滿天下。我們在這大麥田——錫安聖山——站住，不只是消極的守住，更要為這山爭戰，要攻擊以東，征服以東，佔領以東，統治以東，叫世上的國速速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這一仗是在巴斯達閔進行的；巴斯達閔的意思，就是流血谷，這場爭戰誠然是血流成河。歷代以來，在以色列的領土上

不知打了幾千百次仗。以色列的領土誠然是一寸山河一寸血，連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寶血也盡流在這塊地土上。我們今天走在這條十字架的道路上，有血、有淚、有爭戰；幾千年來殉道者的血，都在這路上流出。我們今天正站在這流血谷，正走在十字架的血路上。以利亞撒不滅絕仇敵，誓不罷休；他殺到一個地步，手黏住刀把。（參撒下廿三：10）以利亞撒手上這把刀喝盡了仇敵的血。這刀乃是預表神的道；這道如同兩刃的利劍，可以消滅仇敵，征服列邦萬國。以利亞撒的手跟刀把黏在一起，我們也必須與神的道連成一體，不可離開這個道，才能吞吃仇敵的肉，痛飲仇敵的血，使仇敵在我們面前屈身仆倒，徹底敗亡。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醅。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啟十九：11 / 16）我們的主第一次來，在十架上流出祂自己的血，是為了救贖。祂一次獻上，就成了永遠的贖罪祭，我們今天就靠著這血得蒙救贖。主耶穌再來，是為了審判。這裡講到祂穿著濺了血的衣服，這是在戰場上。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醅。我們今天正站在巴斯達閱這流血谷，要叫仇敵在這兩刃的利劍面前被擊殺，血流成河。

「『那從以東的波斯拉城來的是誰？那穿著華麗紅色袍子的

是誰？那具有威能向前邁進的是誰？」祂是有拯救大能的耶和華，祂來宣告祂的勝利。」「我驚訝，為什麼沒有人來幫助我，來支持我呢？我的忿怒使我更堅強；我親自打了勝仗。」（賽六十三：1、5 現代中文譯本）第一節問到三個「是誰」，究竟是誰？乃是萬軍之耶和華神，就是啟示錄十九章所說的那位；祂是有拯救大能的耶和華，祂來宣告祂的勝利。為什麼祂穿著紅色的袍子呢？因為祂像踩葡萄釀酒的人，滿身是紅的，也就是說祂穿了滿身濺了血的衣服。耶和華自己回答：我踐踏萬國，像踩葡萄一樣。當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我們的神要踐踏萬國。祂說祂用不著人來幫助，祂也是孤軍奮戰，像以利亞撒一樣。以利亞撒的名字意思是神的幫助；因為他是人，必須神的幫助。但神用不著人來幫助，因為祂是無往不勝的萬軍之耶和華神。神是在忿怒下踐踏萬國，摧毀列邦，仇敵的血染紅了祂的衣服。弟兄姊妹，新約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如今時候到了，這是新約教會起來踐踏列邦萬國的日子。我們用不著人來幫助，神幫助我們，我們就能踐踏列邦萬國，像踩葡萄一樣，摧毀他們，叫列國寶座被傾覆，列邦權勢被敗壞。神要拯救祂的子民，也要懲罰祂子民的仇敵；這都是神永遠的計劃，是早就決定好了的。如今日子到了，祂要藉新約教會執掌神權，執行祂的計劃。只是祂驚訝，為什麼沒有人來幫助祂、支持祂呢？祂的忿怒使祂更堅強，祂必親自打仗，在忿怒下踐踏萬國，摧毀他們，使他們血流成河。神已帶我們來到巴斯達閔——流血谷；神親自幫助我們殺敵，叫仇敵血流成河的日子來到了，我們很快就要收取擄物。正如以利亞撒一人殺敵，雖無人幫助，但忿怒使他更剛強；神幫助他，使他在忿怒中摧毀仇敵，大獲全勝。此時眾民在後頭專奪財物；打仗時見不著他

們，因他們都逃跑了，但他們現在成了收取擄物專家，比誰都英勇。弟兄姊妹，我們要效法以利亞撒，我們對主說：主啊，我們願意與祢一同打這場得勝的美仗，我們願為祢的國爭戰，也願我們的刀飲仇敵的血，我們的劍吃仇敵的肉，與祢一同踐踏列邦萬國，懲罰仇敵，叫祢的國度、權柄、榮耀一齊來到。新約教會雖然孤單，是不列在萬民中的，沒有人會幫助我們，但神是我們的幫助，忿怒會使我們更剛強，神也要使我們像祂一樣，在忿怒中踐踏萬國，叫仇敵血流成河！但願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以利亞撒，都能夠獨當一面，孤軍奮戰，作一個扭轉大局的器皿。求主恩待我們！

# 以利亞撒 (三)

(1990.8.13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 為保護神的產業而爭戰

承受神的產業需要爭戰，保護神的產業也需要爭戰；因神賜給祂子民的產業，周圍的列國常常來侵略、搶奪、霸佔。在承受產業中，得地和保護地是最重要的。神賜給我們應許之地，我們先要去得著它，才能承受它，之後還要保護它，二者都需要爭戰。這就是以利亞撒的故事，他是為保護產業而爭戰的勇士，神今天正要在祂子民中得著以利亞撒這樣的勇士。

## 有責任感、主動積極

以利亞撒之所以能夠跟隨大衛上陣，且在向仇敵罵陣、對付仇敵的行列中有分，又在眾人逃跑時不逃跑，站立得穩，一直殺敵，直到神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這些特殊表現都是有原因的。除了對大衛的戰事有認識以外，他也是個很有責任感又相當主動的器皿。他這樣做，不是因為人的安排或催促，來個應付了事，乃是出自內心的自發，出自靈裡的負擔和責任感，是絕對的積極、主動。他主動、積極到一個地步，手黏住刀把，這是從頭到尾都被爭戰的靈充滿。這種對神事工積極、主動的態度，我們要留意學習。看守神的見證，維護神的產業，這麼有責任感，這種美德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渴慕。在事奉神的人中，能夠被神驗中承受更多託付的，就是這一種人：主動、積極、負責到底。

## 靈裡向神盡忠



當非利士人來攻時，大家都逃跑了，大衛並沒有說：「以利亞撒，你不可以跑，你一定要站住，這一仗全看你的了……」他沒有接到大衛這樣的命令和安排。那麼他接受誰的安排？乃是接受他裡頭向神忠心、負責的安排。這一點很需要主恩待我們。求主讓我們在生活、工作、事奉中活出這個實際來。我開車下去，常常看到錫安大道邊有土崩，石頭、樹枝掉落；雖然不致妨礙通行，但總是有礙觀瞻。每天有多少人經過，但那些東西老在那裡。我經過時，總很想下去把它們清理掉，可是因有急事趕時間，無法做。經過幾次後，我實在很難過，只好對同車的同工打趣的說：因為同伴們還沒有接到公文，所以不敢去清理。大家都在等公文。我不相信大家沒有感覺，這些都說出我們生命的漏洞，以及我們對神事工的不夠積極、主動。若是以利亞撒在我們中間，相信早就清理好了。還有一些很小的事，比方說：外邦人上山來，不太守規矩，飲料盒子、罐子到處亂丟。如果以利亞撒的靈在我們裡頭，這些都不必等到公文下來，看到就會撿，我們的環境自然會整潔得多。若是要等公文，應該你自己來下公文。看到窗戶髒了就擦，不必擔心越分；廁所髒了就洗，這不必安排。我們向神忠心、負責的態度，從生活細節中可以看出來。以利亞撒這一切的表現說出他對神的忠心、負責，不需要人給他律法規條。

### 提防消極、被動、僱工的靈

神能夠重用的器皿絕對是相當積極、主動的，除非他不會，或沒有。只要他會、他有，他不為神效力，就會受不了，這是以利亞撒的靈。非利士人來毀壞這塊田，他若不傾全力起來殺敵，他就受不了。不能容忍仇敵的侵害和欺壓，只要還有點能力，就捨命擺上去，這是以利亞撒的靈。有人恰恰相反，

看見敵人來了，好危險，非逃跑不可。在已過這廿幾年，我們發覺有些器皿的確像以利亞撒，相當主動、積極、負責，不必安排，對神家的事他會有出自內心的自發，出自靈裡的負擔，主動積極地行動。每當看見這樣的器皿在神家中出現，我就很得安慰。但也有少數神家兒女，甚至是神所呼召的工人，缺乏以利亞撒的靈。有一次我們在文字工作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大家都在動腦筋，看怎麼樣能做得最好、最快，但弄來弄去就是弄不好。這時有個人在一旁一聲不響，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對這方面是最內行的。我說：「奇怪，他會，怎麼不講？」原來他不敢講，怕洪弟兄知道了就都叫他做，那就累了。我說：你完了！你別想事奉神了。我一面氣，一面為他悲哀。直到現在他還在新約教會，但我們看見他沒有事奉的果效。求主憐憫。如果我會，我不起來做，我會受不了。相信我們當中很多人跟我有同樣的感覺。但這一位同伴就這麼有本事，看見大家焦急，竟然怕被人知道他會，擔子會加在他肩上，越來越重，所以聰明一點；反正多收（多做）的沒有餘，少收（少做）的也沒有缺，就讓別人去多做吧。這種靈是消極、被動的靈，是僱工的靈，很可憐，也很可惡！求主憐憫、拯救。

目前錫安山正在建造。我不是建築師，也不是設計家，對錫安的建造只有步步仰望神。有的人說：錫安山的工作很難插手，因為沒有一個整體規劃。是的，我們的確沒有整體的規劃，我們需要什麼就蓋什麼。好比勝利亭，當初我們只為有個避雨遮陽的地方，就蓋出了這麼一座亭子。而凱旋樓呢，當初本來要蓋錫安子民宿舍的，誰知後來竟蓋成了凱旋樓。我們蓋這些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以後會不會影響到整體的規劃。錫安山的建造大都是這樣來的，但神也都悅納了。後來那些學建築

和設計的人提供一些建議給我們，我才覺得我們實在需要這方面的人才。我們的接待室、餐廳、宿舍、聚會的地方……都不夠用，需要蓋；至於用什麼材料，蓋在那裡，都需要有人幫助我們。聽說新約教會中有很多學建築的，過去作過都市計劃，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容華姊妹和台中的蔡弟兄——他們是學建築、設計的，常來幫我們策劃。此外，我不知道還有誰受過這種教育，也從來沒有人來建議過。也許他們想：我們不敢出風頭。對神的聖工主動、積極，這不是愛出風頭；反而那些不主動、不積極的人，常常喜歡出風頭。我們所有的技巧、智慧都是神賞賜的，神把技巧、智慧賜給我們，難道不是為祂自己？我們受教育是為什麼？難道僅僅為了謀一個較高的職位，拿一份較優厚的薪水過日子？若是這樣，未免太可憐，跟那些沒有神、沒有指望的人沒兩樣。我們的一切技巧如果不為耶路撒冷，就沒有用。詩篇三七篇第五節說：「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這裡很清楚告訴我們，一切技巧都是為耶路撒冷；如果不為耶路撒冷，我就沒有去學這一切技巧的必要。我們從神所得的一切，都是為神、為錫安的。我們巴不得能夠更多接受神的裝備，這也會，那也會；這也能為神效力，那也能為神效力。

## 一切為神

最近正值新的學期開始，好多年輕人碰到選修課程的問題。他們來找我交通，問我現在聖工需要什麼？錫安山需要那一種人才？他們要針對神家的需要去學、去接受裝備。每當這些青年人來交通這個問題時，我都巴不得把他們抱在懷中——實在太寶貝了！我常常為著神賜給雅各家這麼寶貝的後代感謝

## 聖經人物

神，也為此感到喜樂、安慰。想不到我們所走的道路有這麼多後代認為有價值，值得他們跟上去。公會宗派傳道人的兒女大多不會再作傳道人，因為他們覺得太苦。但在新約教會事奉的同工們有後代；當我們看到新約教會有為神而讀書、而接受裝備的後代時，實在很得安慰。這是以利亞撒的靈——一切為神：我之所以受訓練，豈不是為著今天？我怎能逃跑呢？眾民除了有逃跑的本事之外，還有另一個本事，就是爭戰過後來搶擄物——在爭戰最激烈時逃跑，轉敗為勝時，就來享受擄物。求主憐憫我們，不致成為戰敗時逃跑，戰勝後收擄物的人。願我們個個都像以利亞撒，作個中流砥柱，主動、積極、有責任感，甘心把自己的一切投資上去；不是明哲保身，得過且過，讓別人去忙，我則坐享其成。願主把以利亞撒的靈多而又多地賞給我們。

\*\*\*\*\*

# 亞比餘

\*\*\*\*\*

# 亞比篩（一）

（1990.8.20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玉薇姊妹交通）

亞比篩是大衛的姊姊洗魯雅的第二個兒子；約押是他的哥哥，亞撒黑是他的弟弟。「大衛起來，到掃羅安營的地方，看見掃羅和他的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睡臥之處；掃羅睡在輜重營裡，百姓安營在他周圍。大衛對赫人亞希米勒和洗魯雅的兒子約押的兄弟亞比篩說：『誰同我下到掃羅營裡去？』亞比篩說：『我同你下去。』（撒下廿六：5 / 6）掃羅帶了三千精兵下到西弗的曠野追趕大衛，追到大衛藏身的哈基拉山那裡紮營；當時大衛的處境非常危險。這天夜裡，大衛問誰肯同他下到掃羅營裡去，亞比篩立刻說：「我同你下去。」從這裡我們看見亞比篩是一個對神受膏者滿了信心的器皿，他可以立刻答應受膏者的呼召，毫不猶豫。他不但認識大衛的戰事，知道大衛是神的受膏者，而且他信大衛一切的帶領都是出於神。另一面我們看見，神使掃羅全營的人——連掃羅在內——全都沉沉睡了，所以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知道大衛和亞比篩的行動。這是神向亞比篩印証祂受膏者的行動，也印証他全然憑信心跟隨神的受膏者的行動。但起初他們並不知道掃羅營內沉睡的情形，所以非常不簡單。兩個人要面對三千個精兵，可見亞比篩是絕對信得過神對大衛的帶領，完全不看環境。他不但信，還有信心的行動，就是跟隨同去；既是神的帶領，即使要付上性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我們若只在知識道理上信從時代器皿，卻沒有實際跟隨時代器皿往前的行動，那是沒有辦法與時代器皿一同得國享受的。神在新約教會中也顯明了許許多多的

亞比篩。一九八六年神的僕人帶領弟兄姊妹從後山回錫安，台灣眾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實在很勇敢，他們沒有一種感覺：難道神是這樣帶我們回錫安？道路崎嶇難行不說，而且明知一上去就會被國民黨犬類攻擊毒打，為何一定要這樣一次又一次地上去？反而一次又一次上去，毫不畏懼，不生二心的一路跟隨神的受膏者。在這裡亞比篩對大衛說：「我同你下去！」那時候弟兄姊妹是對神的僕人說：「我們同你上去！」弟兄姊妹個個都被得勝的靈所充滿，信得過神對祂僕人的帶領，甘願付上任何代價一同往前。這種信心至終叫我們得勝回錫安。

「亞比篩對大衛說：『現在神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求你容我拿槍將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衛對亞比篩說：『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而無罪呢？』」（撒下廿六：8 / 9）這裡神對大衛的帶領跟亞比篩的感覺不一樣，但是我們看見亞比篩不但能夠信，並且能夠順服。神對大衛的帶領是不伸出人的手來，要等候神來做事。這等候是很不簡單的。我想要是約押在場，他很可能問都不問，一槍就把掃羅殺死。大衛要等，等到什麼時候？多等一天就多被追殺一天，多等幾年就多受苦幾年，所以這等候的功課是很難學的。神的僕人常常是等候神。我以前很不明白，有時看到一些事發生，就會想：神的僕人是時代器皿嘛，一句話就夠了，一句話就可以把惡人從新約教會中趕出去；他不自己講也可以，叫跟隨他的亞比篩一槍刺透不就解決了？但神的僕人等候神，不伸出人的手。雖然有時等了好多年，但是最後卻看見神親自起來做事，而且做的太完美了，不論那一方面看，都是那樣彰顯神的榮耀，叫神的旨意成就。我事奉神常常就是想一槍就解決事情：立刻去做就好了嘛，等什麼等？要救大衛啊！

這件事不解決不行，時間太緊迫了。好！一槍刺下去，不必第二槍；結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們在跟隨時代器皿的過程當中，常常會有跟時代器皿感覺不同的地方，亞比篩寶貝就在於他能夠放下自己，順服下來，所以這是一個信而順服的器皿。

「洗魯雅的兒子亞比篩對王說：『這死狗豈可咒罵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過去，割下他的頭來。』王說：『洗魯雅的兒子，我與你們有何關涉呢？他咒罵是因耶和華吩咐他說：你要咒罵大衛。如此，誰敢說你為什麼這樣行呢？』」（撒下十六：9/10）這一段是記載押沙龍追殺大衛，大衛就從耶路撒冷出奔逃亡，到了巴戶琳這個地方，示每這個惡人當著大衛的臣僕、勇士的面咒罵大衛。這示每是掃羅家族的人，此人很像國民黨的走狗，當大衛遭難的日子，他竟敢向神的受膏者落井下石，相當邪惡狂妄。示每用狠毒的言語，捏詞毀謗、咒罵大衛，叫跟隨大衛的人聽了，實在難以忍受，所以亞比篩對王說：「這死狗豈可咒罵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過去，割下他的頭來。」當時大衛確有能力對付示每，但他的反應卻是：「洗魯雅的兒子，我與你們有何關涉呢？」大衛不但沒有半句稱讚，反而說了這麼一句很難聽的話，而且是在眾人面前講的，太叫亞比篩難堪了。這事以後又再發生一次：「洗魯雅的兒子亞比篩說：『示每既咒罵耶和華的受膏者，不應當治死他嗎？』大衛說：『洗魯雅的兒子，我與你們有何關涉，使你們今日與我反對呢？今日在以色列中豈可治死人呢？我豈不知今日我作以色列的王嗎？』」（撒下十九：21 / 22）押沙龍被殺以後，大衛再回到耶路撒冷。這可把示每嚇壞了，他就帶了一千人，連同掃羅家的僕人，趕快跑到約但河邊先來迎接王，求大衛不要加罪



於他，不要記念他以往的那件惡行。示每這麼做根本不是真心悔改，他只是見風轉舵：大衛一飄流，他就落井下石；大衛一作王，他馬上作奴才。所以亞比篩一看到他，就滿了忿怒，覺得應該治死他。大衛對示每是很認識的，所以在給所羅門的遺命裡講到，要叫他白頭見殺，流血下陰間。但那時神對大衛的帶領不是這樣，所以大衛對亞比篩說：「洗魯雅的儿子，我與你們有何關涉，使你們今日與我反對呢？」同樣的話又講一次。我覺得亞比篩這個人有點像彼得，血氣方剛；但他實在很愛神的受膏者，很公義，不看到仇敵滅亡，絕不甘心。但沒想到他兩次問大衛，大衛兩次都回答同樣的話，而且一次比一次難聽，居然說亞比篩是與他反對。亞比篩在以色列人當中不是無名小卒，洗魯雅的三个兒子都是大有來頭、大有名望的；在這麼多人面前，甚至在仇敵面前，兩次這樣被開刀，這實在是個很大的破碎。我想若是同樣的環境臨到我，神僕人若對我說：「趙姊妹的女兒，我與妳有何關涉！」我一定當場嚇得兩腿發軟，也一定會想很多：「一定是我的事奉已經糟糕透了，神的僕人長久以來已經對我很不滿意了，剛好藉著這一次機會開我一刀。這一定不是偶發事件，才會兩次都講一樣的話……」但是我們看到亞比篩真是肯學功課，他不但能夠信服時代器皿，而且還可以接受時代器皿的成全和幫助，這點實在難能可貴。而大衛也很妙，約押對他這麼不敬重，既不聽話，甚至還命令威脅：你可知道，你當如此，否則怎麼怎樣……可是大衛卻一句話都不說他，甚至有時還會照著他所說的去做。反觀亞比篩，這麼忠心、良善，大衛卻當眾給他開刀。原來大衛實在是認識人，他曉得約押這個人不能摸，還沒有摸就翻掉了，所以不能對他說誠實話。大衛不願意在言語上造成約押絆

跌的因由，可以說他是為了保全這個器皿，就一再忍耐，等候神起來做事。但是亞比篩就不一樣了，這個人是罵不走、打不跑的，靈很柔軟，很容易受教、仆倒，他也知道大衛是真愛他。

能夠接受幫助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大衛這樣對待亞比篩，實在是認識這個人。所以我想到作神的僕人很不容易，要幫助一個人，不是光講講就可以的。在新約教會中有些弟兄姊妹很愛主、很肯學，他會自潔，而且也很有光。但是你不能講他，你一去幫助他，他會倒下去，甚至會翻掉。在我事奉神的過程中，神僕人們對我都是很客氣、很溫柔的。因為我的個性很膽怯，所以主僕人即使有事情要幫助我，也要先打很多麻藥，確定我不會太痛才講。這叫我越發覺得亞比篩是多麼寶貝，大庭廣眾之下一刀開下去，他就可以服下來。亞比篩不但能夠接受時代器皿的成全，而且他不會因此就懷疑時代器皿對他的愛。當大衛兩次這樣幫助他的時候，他感覺也一定是很受破碎、很不好受的，但是他會服下來，一點不為自己辯屈。他是從神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所以他不會這樣就認為大衛不愛他、不了解他。我們再看後面：「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打仗；大衛帶領僕人下去，與非利士人接戰，大衛就疲乏了。偉人的一個兒子以實比諾要殺大衛；他的銅槍重三百舍客勒，又佩著新刀。但洗魯雅的儿子亞比篩幫助大衛，攻打非利士人，將他殺死。當日，跟隨大衛的人向大衛起誓說：『以後你不可再與我們一同出戰，恐怕熄滅以色列的燈。』」（撒下廿一：15 / 17）當大衛去與非利士人爭戰的時候，亞比篩不但幫助大衛殺滅仇敵，且對大衛起誓說：以後你不可再與我們一同出戰，恐怕熄滅以色列的燈。從這裡我們看到亞比篩對大衛的忠心和寶

愛絲毫沒有改變。經過大衛那麼厲害的對付和幫助，亞比篩還是照樣的把他的心、把他的命為著時代器皿獻上；他為了以色列的燈，心甘情願澆奠。這實在是肯學功課、肯接受成全和幫助的器皿。

「大衛渴想，說：『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門旁井裡的水打來給我喝。』這三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裡打水，拿來奉給大衛。他卻不肯喝，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說：『耶和華啊，這三個人冒死去打水；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我斷不敢喝。』如此，大衛不肯喝。這是三個勇士所做的事。洗魯雅的儿子，約押的兄弟亞比篩是這三個勇士的首領，他舉槍殺了三百人，就在這三個勇士裡得了名。」（撒下廿三：15 / 18）這頭三個勇士帶領的就是亞比篩。在這裡亞比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去大衛的家鄉伯利恆，打水給大衛喝。當時伯利恆被非利士人佔領，所以他去打水，是要冒生命危險的。如果說，神的受膏者正有生命危險，或者以色列人被大軍圍困，或者是攻取錫安保障，為了這些原因去衝入敵軍，跳過牆垣，比較說得過去，但是這裡卻只是為了大衛想喝伯利恆的水。其實大衛不喝這水也不會死，看起來這並不是什麼關鍵性的大事，似乎太不值得他去冒死。但是我們看見這一段史實記載在聖經裡；不但是在撒母耳記下記載，歷代志上十一章又重新述說一遍，而且是寫在他爭戰得勝，大有勇力事蹟的前面，可見他做這件事在神眼中是多麼美好，多麼蒙神的喜悅和記念。亞比篩為什麼能夠這樣對準神的心意來做這件事呢？因為他能進入神受膏者的感覺。他知道大衛渴想的不光是那井裡的水，也不光是渴想那個屬地的家。伯利恆乃是神揀選大衛、呼召大衛的地方，是神藉撒母耳膏大衛與大衛立約的地

方。所以大衛渴想伯利恆井裡的水，其實就是想念神，想念神的旨意，想念神對他的應許。這種情感就像我們還沒有回錫安時，神的僕人想念錫安一樣。記得在小林河灘飄流的那段歲月，我們天天抬頭遙望錫安，那時候在前面 V 字形的山頭間，只能看見一點點錫安。可是很奇妙，就這樣望錫安，天天望，就成為我們事奉神的力量。以後越來越不滿足，因為太遠了，看不清楚，神的僕人就帶我們到各處去遙望錫安。我記得有一次在五里埔遙望錫安，神的僕人還架起望遠鏡看。好多次長途跋涉、翻山越嶺，一路上，從比人還高的刀茅草叢中穿過，又牽著、背著孩子，等到達能更清楚望見錫安的地點時，往往大大小小都是精疲力竭，且多有傷痕。但好奇妙，一看見錫安，我們就流下眼淚；一看見錫安，我們就重新得力。以後神再藉著勇士們把錫安的土產帶下來，我們看到那些土產就好像遇見神一樣——這就是當時大衛的感覺：在患難、飄流和極重的熬煉當中，如果能看到伯利恆的水，就好像遇見神一樣，馬上就能重新得力。所以大衛這種感覺，亞比篩不以為是小事，他願意付上性命的代價來完成大衛的心願。因為他知道這感覺是從神來的，也知道他這樣做，會帶給大衛極大的安慰。而我們看見大衛也的確因著亞比篩所做的，向神滿了感恩，把這水澆奠在耶和華面前。

我們事奉神，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摸著神受膏者的感覺，而不是單在外面跟隨他往前。因為神給時代器皿的託付，不單是把神的話語、把寶座信息釋放出來，也是把寶座的感覺——寶座的喜、怒、哀、樂——反應出來。所以我們跟隨時代器皿，不光是時代器皿下個命令叫我們去做什麼，我們就像個聽話的機器人，遵命做什麼；神更要求我們與時代器皿同心，

體會他的感情，進入他的感覺，因為這是神神聖的的感情和感覺。我這次回錫安以前，聽到殊賢姊妹回錫安所作的見證，那時我就有一個很深的感覺：她的事奉是全心全意要來摸、要來尋求時代器皿的感覺的，所以她的事奉能叫人感受到從寶座來的能力。要我們講時代器皿所講的比較容易，但要摸著神僕人的感覺，卻不容易。我發覺在殊賢姊妹的事奉中，這一點抓得很緊，所以她服事弟兄姊妹，不只是把神的話語帶出來，她還能夠隨時反應寶座的感覺。這次回錫安我有一個感覺，那就是神僕人的事奉是至聖所的事奉，與神面對面；因為他不但把神的話帶出來，也把神的感覺反應出來。正如約翰一書第一章那裡所講的：「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就叫我們雖然沒有看見神，卻可以藉著使徒跟隨到這一位活的主。神的僕人講一句話，天地都受震動，這真是寶座行動的代表和寶座的出口，是神在肉身顯現；這樣的事奉的確滿了權能。我就想到我的事奉，頂多是外院的事奉，有時外面看起來還滿熱鬧，也很忙：殺牛殺羊，又切又洗又燒，整天忙忙碌碌；當然這也是事奉，但不是至聖所的事奉。我可以花很多時間盡心去做一件神所託付的工作，但是很難常常侍立在寶座面前，去尋求、明白神的心意，去摸著神受膏者的感覺。神的確要我們殷勤、忠心，但要我們有更美的事奉，就是與祂面對面，盡心竭力地去跟隨時代器皿，進入他的感覺。若我們忽略了這個事奉的重點，那麼再怎麼努力也難以滿足主的心，無法帶下寶座的榮耀與權能。

「約押和他兄弟亞比篩殺了押尼珥，是因押尼珥在基遍爭戰的時候殺了他們的兄弟亞撒黑。」「那日，以色列眾民才知道殺尼珥的兒子押尼珥並非出於王意。王對臣僕說：『你們豈

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個作元帥的大丈夫嗎？我雖然受膏為王，今日還是軟弱；這洗魯雅的兩個兒子比我剛強。願耶和華照著惡人所行的惡報應他。』」（撒下三：30、37／39）這裡我們看到亞比篩做了一件違背大衛心意的事，就是幫助約押謀殺押尼珣；亞比篩雖不是元兇，卻是幫兇。這件事大衛非常忿怒，所以大衛說：「洗魯雅這兩個兒子太兇暴了，我受不了。」外表看來，亞比篩和約押犯了同樣的錯誤，理應結局一樣。但神是鑑察人心的，大衛也知道亞比篩的靈是敬重、寶愛時代器皿的。這是個真正要神的人，所以縱然他曾有厲害的失敗，傷害了神的旨意，但因肯悔改、肯學習，赤忠忘生死的跟隨時代器皿往前，至終被列在大衛的勇士中，永遠蒙神記念。

# 亞比篩（二）

## —— 不斷放下的亞比篩 ——

（1990.8.20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大衛對赫人亞希米勒和洗魯雅的兒子約押的兄弟亞比篩說：『誰同我下到掃羅營裡去？』亞比篩說：『我同你下去。』（撒下廿六：6）掃羅窮追大衛，到了哈基拉山安營。大衛與亞比篩深入虎穴，夜探輜重營，實在是一次冒險的軍事行動。跟隨大衛前去的只有亞比篩一人。按照軍事常識來說，應當在外圍部署足夠兵力接應以防意外，大衛並沒有這樣做，只帶亞比篩一人潛入。大衛與亞比篩都是膽識過人的勇士，大衛信得過神的保守，亞比篩對大衛的徵召，則作出最迅速的回應，完全不以性命為念。大衛只取走了掃羅頭旁的槍和水壺，乃因敬重神的膏，寶愛掃羅性命，並希望藉此讓掃羅知道：雖然神把你交在我手中兩次，我都未曾伸手害你，而釋其「耶西的兒子結黨害我」（撒下廿二：13）之疑，停止追殺他。果然，掃羅回到他本處去了，此後未再出來尋索大衛。「亞比篩對大衛說：『現在神將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求你容我拿槍將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衛對亞比篩說：『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而無罪呢？』（撒下廿六：8／9）在此，亞比篩與大衛的看法和感覺大不相同。但當大衛否定了他的意見和作法時，他立即放下，二話不說，立刻照著大衛的話去做，這點十分難得。對一個與神的受膏者同工同心的人來說，「放下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不肯「放下自己」的人，不但不能與時代器皿同工同心，他所言所行反而傷

害了這個職分，帶給時代器皿的是為難、是痛苦。亞比篩的哥哥約押是一個道道地地不肯放下自己的人，傷害了大衛，也害死了自己。那晚與大衛同下輜重營的幸好是亞比篩，如果是約押，那結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掃羅、押尼珥和百姓都熟睡了，這是千載一時好機，亞比篩還會先請示大衛，你想約押會嗎？不但不會請示，恐怕就是大衛想攔阻也攔阻不了，掃羅那天準死無疑。果真如此，大衛在歷史上要永遠承擔「弑父」、「弑君」、「殺死神的受膏者」的罪名，就是跳到約但河也洗不清。即使大衛當了以色列的王，歷史定會記載：「大衛弑殺了以色列王掃羅，篡奪了他的王位。」那真是千古遺恨。幸蒙神保守，大衛未帶約押下輜重營。「一刺便成，不用再刺」這眼前爭戰果效，再沒有比這個更誘惑人的。只要一刺，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主敵死了，禍根除了，戰爭便止息了，大衛可立即登基作以色列的王。這對大衛是個考驗，對亞比篩更是一個極大的試探：大衛的江山是他一槍刺出來的，他是大衛王國的開國元勳，在大衛王朝有誰比他的功勞更大？弟兄姊妹，不是說「眼前果效」不好，但如果只顧眼前果效而不等候神，甚至不擇手段，不計後果，這種眼前果效不但不蒙神記念，反而惹動神的忿怒。「一刺便成，不用再刺」，為貪求眼前果效而伸出人的手，這是一般人的通病，事奉神的人當引以為戒。大衛誠然是一位敬畏神又合神心意的器皿，他絕不肯為了眼前果效伸出人的手，寧願等候神，讓神自己起來做事，伸張正義，為他報仇。亞比篩雖不至到「不擇手段」的地步，但也實在太急於求眼前果效。在此以前，大衛就曾有一次殺掃羅的機會，但大衛不敢伸手加害神的受膏者，這件事亞比篩不會不知道，只是他實在不夠活在靈裡，所以靈覺相當的粗。然而亞比篩雖



急功近利，喜歡眼前的果效，但他一知道神的受膏者的感覺，就能立即放下，這是最難能可貴的。

就著中國人說，亞比篩是雷子型的人物，是張飛型的個性：嫉惡如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性子剛烈，心直口快，沒有什麼心機，只要知道錯了，他會立即放下，也能接受改正，接受破碎。這些特性從以下的兩件事可以看出：「大衛王到了巴戶琳，見有一個人出來，是掃羅族基拉的兒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罵，又拿石頭砍大衛王和王的臣僕；眾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罵說：『你這流人血的壞人哪，去吧！去吧！你流掃羅全家的血，接續他作王；耶和華把這罪歸在你身上，將這國交給你兒子押沙龍。現在你自取其禍，因為你是流人血的人。』」洗魯雅的儿子亞比篩對王說：『這死狗豈可咒罵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過去，割下他的頭來。』王說：『洗魯雅的儿子，我與你們有何關涉呢？他咒罵是因耶和華吩咐他說：你要咒罵大衛。如此，誰敢說你為什麼這樣行呢？』大衛又對亞比篩和眾臣僕說：『我親生的兒子尚且尋索我的性命，何況這便雅憫人呢？由他咒罵吧！因為這是耶和華吩咐他的。』」（撒下十六：5 / 11）「有擺渡船過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過約但河的時候，基拉的兒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對王說：『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時候，僕人行悖逆的事，現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與僕人，不要記念，也不要放在心上。僕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約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來迎接我主我王。』」洗魯雅的儿子亞比篩說：『示每既咒罵耶和華的受膏者，不應當治死他嗎？』大衛說：『洗魯雅的儿子，我與你們有何關涉，使你們今日與我反對呢？今日在以色列中豈可治死人呢？我豈不知今日我作以色列的王嗎？』

於是王對示每說：『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撒下十九：18 / 23）示每這卑鄙的小人，行徑十分可恥，當大衛王落難，他落井下石，咒罵王、侮辱王，可能是為巴結押沙龍而鋪路。當大衛王得勝回朝，示每首先下來迎接王，見風轉舵，這在任何一個君王都不會容忍的。這兩件事眾人都看在眼裡，但沒有任何表示。惟獨火爆型的亞比篩，實在按捺不住，衝口而出，對王說：「這死狗豈可咒罵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過去割下他的頭來。」我覺得這也是亞比篩可愛的地方，他裡面有什麼，外面就表現出來。如果神的受膏者被人咒罵、被人羞辱，我們裡面沒有感覺，那一定是靈裡出了問題。甚至有人若是平時就跟大衛過不去，他這時還可能會幸災樂禍，心中竊喜：「這可為我出了口氣，活該！罵得好，我要罵的話，示每都為我罵了，真是大快人心！」若有這種靈，更是可怕！

亞比篩愛大衛是真的；大衛愛亞比篩也是真實的。只有大衛認識亞比篩，才大大責備亞比篩，因知亞比篩能接受他的責備與教訓，是一個知過必改的人。所以亞比篩一生都跟隨大衛，對大衛忠心耿耿，也一直被大衛所信任、重用。如果是約押或換一個人，大衛可能會保持緘默，即或開口攔阻，也只是好言相勸，要大大責備，可能顧忌很多。這使我聯想到主的僕人洪弟兄，對某些犯了錯的同工，會大大責備，但對另一些同工，則只是輕描淡寫，點到為止。他對那些肯學生命功課、能接受破碎的同工，常是聲色俱厲，不稍假詞色；對那生命幼嫩又不知道學功課的同工，主的僕人也只按照各人光景因材施教。同工們、弟兄姊妹們，如果我們錯了，主的僕人不責備我們，我們就當好好在主前省察，恐怕他是怕我們的己生命太強，經不起破碎。我們的神也是這樣，祂所愛的祂必管教。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來十二：5 / 8）

大衛對亞比篩的責備，兩次都是說：「洗魯雅的儿子，我與你有何關涉呢？」就著一般人來說，不但有點過分，而且近乎冤枉。亞比篩是大衛的外甥，又是大衛的貼身勇士；他們不但有血緣關係，亞比篩更是看大衛的性命過於自己的性命。從以下的一段聖經就可以看出：「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打仗；大衛帶領僕人下去，與非利士人接戰，大衛就疲乏了。偉人的一個兒子以實比諾要殺大衛；他的銅槍重三百舍客勒，又佩著新刀。但洗魯雅的儿子亞比篩幫助大衛，攻打非利士人，將他殺死。當日，跟隨大衛的人向大衛起誓說：『以後你不可再與我們一同出戰，恐怕熄滅以色列的燈。』」（撒下廿一：15 / 17）就著亞比篩來說，在以色列可以沒有我亞比篩，但絕不能沒有大衛；因大衛是以色列的燈，這光不能熄滅。大衛對以色列太重要了，所以亞比篩維護大衛甚過維護自己；這也是維護大衛王國。「我與你們有何關涉，使你們今日與我反對呢？」（撒下十九：22）這句話應最叫亞比篩受不了；他明明是為大衛抱不平，維護大衛，竟成了與大衛反對。這很像使徒彼得攔阻主上耶路撒冷受苦受死的那一幕，主耶穌轉過身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太十六：23）按著這個標準來看，亞比篩所受的責備恰如其分。這裡也給我們一個厲害的開啟：神的

受膏者——時代器皿，他是以基督的心為心，神的旨意是他的生命，凡他所作的決定，你若不 A 們，就是反對他；反對他就是反對神，就是不體貼神的意思。從這裡看來，亞比篩第二次提出要殺示每，是因為不明白神的意思，全是體貼人的意思。我不是說我們以後就不能表達我們的意見；是可以把我們的想法與感覺告訴神的僕人；但神的僕人既作了決定，我們就要共同努力去作成，不可再堅持己見。這裡大衛很嚴厲責備亞比篩說：你們今日與我反對；因為亞比篩要殺示每是第二次，這是堅持自己的意思，所以大衛才這麼生氣；足見大衛完全是以神的心為心。在這一點上，凡與時代器皿同工的，須特別留意；凡堅持自己的意思，就是反對神的受膏者，是不體貼神的心。

亞比篩闖過非利士營盤，冒死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裡打水拿來奉給大衛這件事實在不平凡，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尤其那些有自己感覺而又落在自己感覺裡的人，更是不易。那裡的水不能喝，為什麼一定要喝伯利恆城門旁井裡的水？就算一定要喝伯利恆的水，也得等非利士軍隊撤走；現在要人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冒死去打水，難道為了自己要喝伯利恆的水，置部屬生死於不顧？萬一闖不過敵人營盤，被擄或被殺，你大衛又如何向全軍交代？還多著呢！亞比篩對這件事完全沒有自己的感覺，只全然以大衛的感覺為是；他只知道滿足大衛的需要，叫大衛得安慰，是他奔跑的標竿。他這種與受膏者同心，可說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到伯利恆去打水，並不是大衛指定他、命令他去的，乃是他自己甘心樂意去的；為了受膏者，他可以赴湯蹈火。這不是一個道理，乃是與大衛有生命實際而緊密的聯結，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每一個人都有殘缺和軟弱，但應該只是學習的過程，而不

是一直剛硬、黑暗，始終是殘缺、軟弱，帶來可悲的結局。中國有兩句比較粗淺的比喻：「妓女從良，一世煙花無礙；寡婦失節，半生辛苦徒然。」這也是講到重結局而不計較過程。約押最糟的就是一生不學功課，晚年又背叛大衛，附從了亞多尼雅，以致結局悲慘。亞比篩正好與哥哥相反。他初時容易率性而行，以致疏忽大衛的感覺，與他哥哥約押同犯了報私仇——殺押尼珥——的罪；這可從大衛的話語咒詛中找到蛛絲馬跡。大衛說：「我雖然受膏為王，今日還是軟弱；這洗魯雅的兩個兒子比我剛強。願耶和華照著惡人所行的惡報應他。」（撒下三：39）現代中文譯本講得更明白：「洗魯雅的兩個兒子太強暴了，我受不了！」足見亞比篩在殺押尼珥事上是有分的。但亞比篩是忠於大衛的，他一直追求進入大衛的感覺，為了大衛的性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所以早年的錯失無礙於他一生的功勳。足見一個人的生命美好成熟不是與生俱來的，只要肯不斷放下自己，接受破碎，生命會越來越豐盛。從經上看亞比篩的經歷，有他難看醜陋的一段，但至終論到大衛的勇士時，亞比篩是勇士中的佼佼者。他的結局是值得羨慕的！

# 亞比篩 (三)

(1990.8.20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 以時代器皿感覺為準

亞比篩是個相當能夠進入大衛的感覺，也相當肯接受大衛幫助（說誠實話）的器皿。他很能以大衛的感覺為是，當他的感覺跟大衛的感覺有出入時，他能夠沒有理由的放下。亞比篩並不是沒有羞恥感或廉恥心的人，像他這樣的人，能在大衛話語的標準下，隨時放下自己的感覺和看法，而且這種放下是真放下，不是大衛講他，他就應：「是！是！」過後照樣我行我素，實在不簡單。有時我會碰到一些同工或弟兄姊妹，怎麼講他，他都唯唯諾諾，好像是放下了，但事後發覺他還是老樣子——反正你是時代器皿，你說歸你說，我聽過去就是了。這不是真放下，也不是真以時代器皿為是。亞比篩的確凡事都能以大衛的感覺為準。假若我們在這一點能像亞比篩，我們一定會蒙神悅納，成為神家中大能的勇士，成為神殿中貴重的器皿。

怎樣才能像亞比篩？亞比篩並不是一開始就很能進入大衛的感覺，但他一直以大衛為是，一直渴慕進入大衛的感覺，渴慕能以大衛的感覺為準。亞比篩有這種渴慕，我盼望我們也都有這種渴慕；有了渴慕還需要隨時有時代的光、聖靈的光幫助我們。

## 認識時代器皿是神子民的燈

### 寶愛時代器皿如己命

亞比篩為什麼會有這種渴慕呢？「但洗魯雅的儿子亞比篩

幫助大衛，攻打非利士人，將他殺死。當日，跟隨大衛的人向大衛起誓說：『以後你不可再與我們一同出戰，恐怕熄滅以色列的燈。』（撒下廿一：17）原來亞比篩對大衛有一個開啟性的認識——大衛是以色列的燈。這個認識叫他對大衛有非常積極的反應——寶愛大衛如己命：可以沒有我亞比篩，但不可以沒有大衛。因著他對大衛的職分有這樣生命開啟性的認識，他才會有如此的渴慕，也才能一直進入大衛的感覺，以大衛的感覺為是。從前有一段日子，因為我們對江姊妹的信服，對張某的信服，以致常被人批評論斷說：高舉人、跟從人，聽從人過於聽從神。有人甚至說洪弟兄是張某某的宣傳部長，簡直不是傳耶穌基督，而是傳張某某了。為什麼人家會對我們這樣評論？沒有別的，因為我們對神在祂家中設立的時代器皿有開啟性的認識。從前我還不認識江姊妹的職事時，我認為江姊妹只不過是神的用人之一。神家中有許多僕人使女，江姊妹只是其中之一，只不過她的恩賜大一點，託付大一點，工作果效大一點就是了。而我呢，也是神家僕人之一。每一個工人只要照他的那一分來盡忠就好，所以我洪弟兄可以做我的；我沒有跟妳江姊妹同工，照樣可以做神的工。這是我未認識江姊妹職事時的光景。有一天我認識了江姊妹是以色列的燈，這燈一熄滅就完了。這燈不是一家的燈，乃是整個神家的燈，神家兒女都要靠這燈來照亮，來走路。沒有這燈，神兒女就沒有光，在黑暗中摸索，沒有方向，不知如何生活、往前，所以這燈不可熄滅。這就是開啟性的認識。自從我對江姊妹的職事在生命中有了解開啟性的認識後，我才真正的寶愛她；因為不寶愛她，等於不寶愛我自己；傷了她，等於傷了我自己。我也更不能沒有她，因為沒有她，我就黑暗，沒有方向，無法事奉神。

## 與時代器皿生命聯結非方法黏接

從這種開啟性的認識而有的生命聯結，才是真實的聯結。一個人對神所設立的時代器皿的認識是開啟性的或是頭腦的，總會考驗出來。假若有一天你覺得沒有這一個職事照樣可以事奉神，照樣會看見工作的果效，那就證明你對時代器皿的認識是頭腦的，不是開啟性的。什麼時候你覺得沒有時代器皿，還可以照樣往前，可以活得很享受，那真是太危險了，說出以色列的燈沒熄滅，你裡頭的燈已經熄滅了。亞比篩之所以會這麼寶愛大衛，因為他知道大衛的的確確是以色列的燈，所以他跟大衛的配搭就越過越和諧、越緊密。有人問我：「洪弟兄，我要怎樣才能跟你有生命的聯結？」我說：「這不是方法問題，這是生命的故事。」生命的故事需要開啟性的認識，絕不是死板的方程式。比方說，停電了，你忽然看見一盞燈，你會不會問：「我怎樣跟這盞燈聯結？我要怎樣寶愛這盞燈？」我想這是不用問的。因為當風吹來，這盞燈快熄滅時，你自然會去遮護它；這燈快倒下去時，你自然會趕快去扶住它。這都是生命自然的反應，不用教導的。有人以為要跟寶座、跟時代器皿聯結，就要看「錫安靈流」。明天要站講台了，今天「錫安靈流」還沒來，就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不是說這種情形不好，但生命的聯結不只是這樣而已；不是時代器皿說什麼，你就說什麼，甚至故事、比喻都照說，就是聯結了。聯結若只是這樣，就太脆弱了；好像用漿糊黏的，有一天乾透了，還是會脫落。生命聯結也不是用膠黏的；膠比漿糊黏，但日子久了，經過化學變化，也照樣會脫落。所以與時代器皿之間必須是生命聯結，而不是方法黏接。

**離了時代器皿就沒有光**



有一種聯結是：不聯結就活不下去，不聯結就會死，這叫作生命聯結。我們身上四肢百體的關係完全是生命聯結的故事。他受傷了，就是你受傷了；他跟你的生命是聯在一起的，沒有他也就沒有你。我感謝神，祂使我對江姊妹、對基督靈恩佈道團的職分曾有這樣的認識；這個認識成了我整個事奉生涯榮耀的轉捩點。主也憐憫我，保守我一直在這聖靈的開啟裡，與屬靈職事有生命的聯結。有了這聯結，自然曉得怎麼做。也許在過程中、作法上曾有不老練、不周全的地方，但沒關係，生命慢慢長大，自然會越摸越準，越來越老練，越曉得行合宜的事，這就成了時代器皿的好幫手了。有的人說：「洪弟兄，你這麼忙，我有些事想告訴你都不敢。是不是有些事不必告訴你？如果不重大的事也告訴你，你怎麼應付得來？」也有人說：「不！什麼事都要告訴洪弟兄，不要怕他忙。」到底那一種對？都對，也都不對！這都是對以色列的燈認識不夠開啟而有的情形。如果你真認識在這裡有一個職事，是以色列的燈，你自然曉得如何寶愛他；神會用你的生命經歷來教導你。這話怎麼說？他若真是燈，你沒有他，一定沒有光，一定不在光中，一定在黑暗裡。你若沒有他，還能說：「我滿有神的同在，每次禱告都被聖靈充滿。」這是騙人的！生命幼嫩的弟兄姊妹聽了可能會受迷惑，但靈眼明亮的人一聽就知道你在自欺欺人。以色列的燈你都不要了，還會有光，有主同在？才怪！除非他不是以色列的燈，否則你離了他還有光，這絕對是謬論。

一九八七年星島戰役時，東南亞的勇士們實在表現得好，很多都是亞比篩；但也有極少數的人跟亞比篩的靈完全不一樣。那些像亞比篩的勇士們一個個下到新加坡去爭戰；但那些

不肯、不敢下去的，就說：「許姊妹光躲在後方，叫別人上前線。」他們以為許姊妹怕死，把別人送到前線，自己躲在後方。這種靈很可怕，也很可惡，是神所憎惡的。亞比篩的靈完全不是這樣，他對大衛說：「以後你不可再與我們一同出戰，恐怕熄滅以色列的燈。」你是燈，仗我們去打，你發號施令就可以。這樣的表現絕對不是沒有開啟的人所能有的。所以仰望主讓我們像亞比篩，對時代器皿的職分有開啟性的認識，繼而渴慕進入大衛的感覺，在實際生活中操練以大衛的感覺為是。

## 以時代器皿的思想為是

亞比篩不但能摸準大衛的感覺，連大衛的思想都能摸到；大衛渴想的是什麼，他都摸得好準。這種生命聯結是很深的，聯結到思想裡去了；並且以大衛的思想和感覺為是到一個地步，什麼條件、理由都沒有。他只知道大衛有這樣的感覺和想望，就要讓他得著心滿意足；只要讓大衛心所想的能夠得到就好了。這樣的道，只有在新約教會才聽得到；這樣的事奉，只有在新約教會才有。公會宗派聽我們傳這樣的道，會說我們傳異端。他們會認為亞比篩三勇士是傻瓜：為主犧牲值得，為什麼要為大衛犧牲？弟兄姊妹，為時代器皿把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這是在神眼中最寶貝的，因為愛神的受膏者就是愛神。願我們能夠在亞比篩這種生命的開啟裡一直學習，直到幫助今日的大衛得國。

\*\*\*\*\*

# 押尼珥

\*\*\*\*\*

# 押尼珥（一）

（1990.8.27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千惠姊妹交通）

押尼珥是掃羅的堂弟，也是掃羅家的元帥。神廢掉掃羅後，藉先知撒母耳膏立大衛為王，但是被廢的掃羅仍然在位，受膏為王的大衛卻在曠野飄流。那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因為屬靈等次亂了。這種混亂的情形，對當時以色列國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很厲害的考驗：到底這個人對神的態度如何？對祂是忠誠，或是悖逆？是單純跟隨神，還是有己的攪雜？對神旨意是明亮，或是暗昧不明？都從他們如何對待神的受膏者大衛反應出來。

大衛受膏後，雖然沒有立刻登基為王，但神的靈大大感動他，他做事精明，領兵出入爭戰無不得勝，深得掃羅臣僕及眾人所喜愛，都是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說，雖然他還未登上王位，但神已把他標明出來，薦於各人的良心——他是神的受膏者，神的膏在他身上。反觀掃羅，他雖在位上，但常有惡魔來攪擾他，叫他胡言亂語，很明顯神的膏已不在他身上了。所以當時許多眼睛明亮，向主忠誠，願意為著神的旨意而活的，都到曠野投奔大衛去了。而這個時候押尼珥卻還跟從掃羅。我覺得他若是因為不認識神對大衛的揀選和託付而沒有離開掃羅到曠野跟隨大衛，神不會責怪，因為一個敬重神膏的器皿是神所喜悅的。在我事奉神的經歷中，這一點神也讓我看得很清楚。記得陳某還在新約教會的時候，有一次對我們青年人說：「洪弟兄這個人是活在律法底下的。在江姊妹的時候，他還可以事奉神，但如今大轉彎了，神不能再使用他。」我們那時候傻傻的，信以為真，都怕活在律法底下為奴，所以不敢親近神的僕人洪弟兄。陳某要離開台灣回香港

前，把同工們的事奉崗位安排好：張耶利米弟兄和朱弟兄負責北部眾教會，張約翰弟兄牧養錫安山，……然後說：「你們以後事奉上有什麼問題，直接與我聯絡。」他不但抹殺洪弟兄使徒那一分，還完全架空洪弟兄，嚴重的混亂神家中屬靈的等次，犯了非常可怕的錯誤。但在這種情形下，我從未聽過洪弟兄講陳某一句什麼。後來張某在新加坡召開一次同工聚會，要我們「接納他就是他」，意思是要我們接納他背道的丈夫。她還說錫安山一直有那麼多的爭戰，經濟方面一直都是熬煉，成了新約教會的一個包袱，不如放棄，結束錫安山的經營。我那時聽了十分詫異，會後就跑去找神僕人洪弟兄交通：「路得姊妹怎麼說要放棄錫安山呢？」當時他皺起眉頭，牽起嘴角，卻沒有講一句話。張某那時的屬靈光景已可憐到這種地步，但因她還在位上，神的僕人因著她是受膏為使徒中的工頭，仍是敬重她。所以今天神能這麼厲害地使用洪弟兄，不是沒有原因的。他那麼敬重神所膏立的時代器皿，實在蒙神喜悅。

「當時天天有人到曠野投奔大衛。」有人是昨天清楚神的旨意，有人是今天才清楚；他們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有先有後，歸附大衛的時間也就不一樣。若押尼珥是因為還在尋求神的旨意，看不清神在大衛身上的揀選而未歸順，神不會責怪。因為一個人在矇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鑒察。但是「撒下三：6 / 11」這段話給我們看見，押尼珥很知道掃羅已被神廢棄，也非常清楚神對大衛的揀選、應許和託付，顯見他的所為根本不是出於敬重神的膏。那他為什麼不肯歸附大衛呢？沒有別的，他有自己的攙雜；他不是一個單純為著神旨意而活的人。他在掃羅家是元帥，除了可以過奢華安逸的生活外，更重要的是，他有那麼大的權柄，若歸順

大衛，這一切既得利益就沒有了。此外，他與掃羅有親屬關係，他看這個比神的旨意還重要，遂讓感情左右他跟隨神的腳步，並不像那班從便雅憫支派出來到曠野投奔大衛的勇士。掃羅是屬便雅憫支派的，這班勇士都是掃羅的族兄弟；但他們一看明大衛是神所膏立的王，就放下屬地的感情，到曠野投奔猶大支派的大衛。所以我們的感情若不對準神的心意，就會眼目昏花，走不上進神國的道路。還有，大衛是他堂兄掃羅的女婿，是屬晚輩。無論肉身的年齡或是爭戰閱歷，他都是大衛的老前輩，現在要他向這麼一個年輕人稱臣，他實在服不下來。我覺得四位使徒在順服時代器皿這件事上都給我們留下美好的榜樣。當張某還在位時，神的僕人洪弟兄、畢弟兄、鄭弟兄和張弟兄他們年齡都比她大得多，但他們都那麼順服張某的帶領。現在四位使徒中，年紀最輕的是神的僕人洪弟兄，但其他三位使徒都那麼敬重他，實在是我們的好榜樣。

押尼珥不但不歸順大衛，還和掃羅一同追殺大衛。押尼珥是個大能的勇士，當約押的弟弟亞撒黑在後面追趕他時，他也沒有後視鏡，卻能算得那麼準，回過頭來，一槍就把亞撒黑刺死。然而他這股勇力，不是去對付仇敵，卻用來追殺神的受膏者，所以押尼珥也有分於掃羅追殺大衛的罪。押尼珥也真有本事，他裡頭那麼清楚神膏大衛作王，還追殺得下去，這更證明他不是一個敬重神膏、愛惜神受膏者的人，乃是一個完全為著個人的利益得失而完全不顧神旨意的人。他一直到掃羅死後仍不肯歸附大衛，還立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為王。這是違背神的旨意，干犯神的行政；這也是與神作對，是非常嚴肅的。後來押尼珥是歸順大衛了，但這歸順也是滿帶著攙雜，並不是因遵行神旨意而有的歸

順。原來他在掃羅家作王稱霸，胡作非為，甚至與掃羅的妃嬪同房，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因此對付他，他受了氣才心思歸順。他對伊施波設所說的那段話就把他這種心態顯明出來了。他要歸順大衛，還要大衛先和他立約，意思是：大衛若給他對等的利益，他就歸順，否則免談，他還要在以色列中掌權下去。今天有些公會宗派的傳道人就像押尼珥一樣，有的人清楚明白新約教會的真理、異象，但因放不下個人的既得利益：牧師的職位、優厚的薪水、……就走不上新約教會這條十字架窄路；而且不但自己不歸回，還要攔阻他所牧養的羊領受真道，歸回新約教會。有如當初以色列眾人的心都已傾向大衛，但押尼珥堵在那裡，攔阻以色列人蒙恩。還有許多人從宗派歸回新約教會是因為在宗派裡跟人家合不來，或是受了對付，或是失意了。這種人在新約教會中，當肉體受到破碎、對付時，不肯學功課，又要離開新約教會了。

當押尼珥歸順大衛時，大衛雖然對押尼珥的光景十分清楚，仍然接納他。我們看見大衛的胸襟實在寬廣，能容納各種器皿。只是像押尼珥這樣的人，神知道不配有分於大衛的王國，所以使他見殺於約押；這是何等嚴肅的事。從押尼珥身上我們看見，器皿的尊卑不在於他的功用大小，乃在乎他向著主的心是否單純、沒有攙雜，是否忠心、公義、正直。在大戶人家有金器、銀器、木器、瓦器。大的器皿不一定是尊貴的器皿；器皿是金、銀做的，再小也是尊貴。就如在新約教會中有些暗中肯學功課的弟兄姊妹，他們做一些很卑微的工作，表面看來也沒什麼特殊的恩賜，但他們默默地愛主，與神的僕人同心，實在是神家中尊貴的器皿。在大衛的時代，像押尼珥、約押都是大器皿，但他們都失敗了，足証他們不是尊貴的器皿。這是何等嚴肅，實在是我們的

鑑戒！

今天我們在新約教會中，押尼珥身上的缺點我們有沒有呢？在我身上是有的。比如押尼珥沒有受苦的心志，不到曠野投奔大衛，因怕過飄流的生活。我天然人也是一個沒有受苦心志的人。記得以前常有所謂的開刀聚會，同工們彼此互相幫助。有一天在會中，神的僕人張明法弟兄對我說：「千惠，妳沒有受苦的心志，我看妳這樣很難走上新約教會的道路。」這一棒打下來，我整個人清醒了。本來我還很欣賞自己，自以為對新約教會的真理、異象都沒有問題，尤其是使徒職分，我是看明了這真理才歸回的，絕不會離開新約教會。自從神的僕人張弟兄對我講這句話後，我十分戰兢，每次有什麼艱難想逃避，要走容易的道路時，我就想起這句話；這話一直印在我心中，直到現在還不敢忘記。今天我還蒙神憐憫走在新約教會的路上，我不得不感謝神的僕人張明法弟兄。

還有，我也像押尼珥一樣，在神旨意以外有貪求、攙雜，不是單單求神的國、神的義。當別人蒙恩或是聖靈顯明別人的時候，我就覺得手腳發軟。記得一九七七年我奉差遣去台南時，青年同工們都在台北，留在神僕人洪弟兄身邊，只有我一個青年同工差遣出去。那時我心裡很不是味道，覺得他們在使徒身邊天天吃大菜、受造就，生命一定長進得比我快，所蒙的恩一定比我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神的僕人在錫安聖山全身發光的那一場聚會我趕上了。後來活動電影放映時，我看見不只使徒洪弟兄全身發光，每一個參加聚會的人也臉面反射神的榮光；我雖跪在第二排，但是臉上也發光。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光榮的一刻，是我人生歷程中最精彩的一頁，我十分高興歡喜；更高興的是麗珠姊



妹、台瑞弟兄，還有其他許多青年同工都不在場，覺得神真是特別愛我，為我伸了冤。我就是這麼敗壞，自己蒙恩就好了，還要別人蒙不到恩才歡喜，就不會想到：「這次聚會這麼榮耀，若雅各全家都在場，該有多好！」又有一次，我們在台南成大弟兄們租的房子那裡有傳福音的活動。那天我原本十分歡喜地做籌備工作。正在廚房忙著時，有人告訴我：今日起神的使女麗珠姊妹要在高雄開三天的特會。我聽後，手腳都發軟，心想：「人家都在開特會了，我還在做這個（廚房的工作）。」我難過得幾乎事奉不下去。後來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喊：「彩虹圍繞太陽。」我立刻跑到會所外面，抬頭看見彩虹圍繞太陽，心裡頭又滿了感恩，並重新將自己獻上；因知主沒有丟棄我，祂喜悅我們的事奉，印証我們那天傳福音的工作，才又舉起下垂的手，發酸的腿，很起勁地起來事奉。還有一次，當我接到「一個人一座山」那本書時，我先翻閱後面的照片，找來找去，找不到一張自己的照片，心裡非常難過，好像錫安山沒有我的過去一樣。那時魔鬼又來了：「妳看，時代器皿對妳偏心，……」我覺得這是伊甸園的那條古蛇又來對我講話了，要立刻對付牠！於是我禱告神：「主啊，祢看，『一人一山』這本書裡沒有我的照片，怎麼辦？」我這個人不是為著神的旨意不能成就而難過，而是因為自己的照片沒被登在書上而難過。神對我說：「妳看看殊賢姊妹的照片有沒有在上面？」於是我很仔細地去找，結果找不到。我對主說：「沒有，她的照片也不在上面。」主叫我想親愛的殊賢姊妹，她那樣愛主，默默地跟隨主，雖然她的照片沒有在「一人一山」這本書裡，但她與這個人這座山生命緊密連接到一個地步，這個人成了她一生中最親的人，沒有他，她不能事奉；這座山也成為是她最寶愛的。

我越想越受激勵，心想：我要好好向她學習。於是這個難處就這樣帶過去了。

當神興起祂的僕人洪弟兄承接張某的職事來帶領我們時，我心裡好高興，立下一個雄心大志：我一定要成為他最好的同工，最得力的助手，最叫他的心得安慰，……真是不認識自己。然而神愛我，祂許可我一九七九年大失敗。祂使我看見，最叫神僕人洪弟兄傷心、痛苦，最敵擋、反對他，最不跟他同心的就是我！那時候我對自己再沒有估價，心中只有一個想望：只要能跟在聖靈水流的最末端，不被淘汰出去；只要能跟在新約教會眾弟兄姊妹的最後面進入神的國，我就滿足了。只要能在新約教會中事奉，無論是那一樣的事奉，我都非常珍惜，都覺得是神對我的憐憫與高抬。我覺得我好像變了一個人，當神在祂家中顯明一些尊貴的器皿時，我能與他們一同歡喜，並流下感恩的眼淚。就如去年冬令會時，神把我們親愛的林麗真姊妹顯明出來。當大會結束時，為著神在祂家中興起許多尊貴的器皿，我流著淚向祂感恩。在我牧養教會時，看見有些年輕人對主的忠誠，向著主認真學習的態度，我心想：「照他們這種速度學習下去，有一天一定會超過我。」我不但不會嫉妒，反而總是大力地成全他們；只要他們挑得起的擔子，就放心交給他們。我總希望我們的下一代——或說，我們所牧養的羊，能比我們強，將來更被神使用。想當年在成大讀書的幾位弟兄們，現在許多都被神大大使用，我心裡真是為他們歡喜。

雖然我們身上會有許多攙雜，像破銅爛鐵一般，不會比押尼珥好到那裡去，但我很感謝神，還給我機會一直跟隨今日的大衛。我們在他的牧養、成全下，只要肯接受從他那裡來的光，有

## 聖經人物

一天都會成為尊貴的器皿。很可惜，神沒有給押尼珥這種機會，他一歸回，就被大衛的元帥約押殺了。願押尼珥的失敗成為我們一生的鑑戒！

# 押尼珥 (二)

## —— 投機分子押尼珥 ——

(1990.8.27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剛才千惠姊妹交通得很周詳，生命的經歷也非常寶貴。她把她自己全然赤露敞開地交通出來，誠然難能可貴，足見她是在暗中學習功課。

器皿在異象中沒有地位；不在異象中的器皿則毫無價值。器皿本身算不得什麼，器皿有沒有價值，有沒有功用，能否被神使用，就看他是否在異象中將自己完全交託在神所差來者的手中，獻在使徒的腳前。列王紀上十八章記載的迦密山的屬靈爭戰中，預備了兩隻牛犢。交在巴力假先知手中的那頭牛成了一堆爛肉和臭骨頭，做了禿鷹和蛆蟲的食物；交在先知以利亞手中的那隻牛犢則成為馨香的祭物，蒙神悅納，帶下了天火，更帶下了久旱甘霖。此種天壤懸殊的際遇，關鍵不在於牛犢本身，乃在乎所交託者是否是神所差來的。在背道者張、陳時代曾有一班很寶貝的青年人，只因所託非人，結果都成了破銅爛鐵，不能被神使用。今天人把我們當作破銅爛鐵，但我們這些破銅爛鐵在神僕人帶領下竟成了精緻的儀器，尊貴的器皿。新約教會以前有位使徒范××，當他與神的使女江姊妹同工時，話語又明亮又有權柄；自從他離開江姊妹的異象之後，不再是使徒，也就失去了一切功用，弟兄姊妹們背地裡都叫他范（飯）桶。這也正是我們今天交通押尼珥所要引以為戒的！

押尼珥是掃羅王朝的元帥，地位非常崇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終其一生，庸庸碌碌，無赫赫之功，無籍籍

之名；我們沒有見他打過一場漂亮的仗，倒見他一槍刺死了受膏者的大能勇士亞撒黑，但這一槍也種下他日後的殺身之禍。此人統領軍隊如同兒戲，只知貪圖享受、體貼肉體，在戰場上照樣能呼呼大睡，大衛和亞比篩把掃羅身邊的槍和水壺拿走了，他卻一無所知。誠如大衛責備他的：「你不是個勇士嗎？以色列中誰能比你呢？民中有人進來要害死王——你的主，你為何沒有保護王——你的主呢？你這樣是不好的！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你們都是該死的；因為沒有保護你們的主，就是耶和華的受膏者。現在你看看王頭旁的槍和水壺在那裡。」（撒廿六：15 / 16）真不知他這個元帥是怎麼當的。以前國民黨有個高級將領常常這樣罵他的部隊：「當的是糊塗的官，帶的是糊塗的兵，打的是糊塗仗，作的是糊塗鬼。」這真是押尼珥的寫照。我們今天交通這個人，乃是以他為借鏡來省察自己。押尼珥道道地地是一個尸位素餐的元帥：

### 君錯不能諫

掃羅行了許多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違背耶和華的命令，憐惜亞甲王，愛惜亞瑪力人上好的牛羊，因妒追殺大衛，屠挪伯城，濫殺耶和華的眾祭司，見隱多珥女巫，行交鬼法術，……大大得罪神。押尼珥身為掃羅的元帥，又是他的堂弟，未諫一語，未置一詞。他究竟是不敢講，還是根本就不知道這些是罪，是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若不敢講是無用，若根本不知道是罪，跟掃羅同是昏庸。

### 君危不能護

掃羅尋索大衛，押尼珥統領三千精兵隨行出征。面對「強敵」，押尼珥和他的全軍竟都沉睡到一個地步，任「敵人」來去自如，到掃羅身邊取走槍與水壺，如入無人之境。押尼珥身為

元帥，竟不如一隻警犬的功用，真是一個不束腰帶、不設防、全無敵情觀念、毫無警覺性的軍人。相反的，新約教會弟兄姊妹們警覺性特別高，曉得分辨羔羊與豺狼。只是少數弟兄姊妹們反應過度，常把弟兄姊妹的親友和陌生人當作國民黨的特務，叫人家受不了，但也總比沒有警覺性要好。中國大陸的徐州是首都南京大門，國民黨在「徐蚌會戰」時，派劉峙將軍指揮。這個人在槍林彈雨中照睡不誤；不是沉著，乃是沉睡。這一仗國民黨精銳部隊盡失，中共在報紙上譏笑國民黨：「徐州乃首都南京大門，國民黨即使派不出獅子、老虎守大門，也應該派一隻狼狗，想不到竟派一隻豬。」在沉睡上，劉峙可與押尼珥比美。那晚同大衛下到輜重營的幸好是亞比篩，如果換成約押，掃羅當晚可能就死在約押槍下，而等不到死於非利士人之箭了。押尼珥已經失職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 國恥不能報

「從非利士人營中出來一個討戰的人，名叫歌利亞，是迦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頭戴銅盔，身穿鎧甲，甲重五千舍客勒；腿上有銅護膝，兩肩之中背負銅戟；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鐵槍頭重六百舍客勒。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亞對著以色列的軍隊站立，呼叫說：『你們出來擺列隊伍做什麼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嗎？你們不是掃羅的僕人嗎？可以從你們中間揀選一人，使他下到我這裡來。他若能與我戰鬥，將我殺死，我們就作你們的僕人；我若勝了他，將他殺死，你們就作我們的僕人，服事我們。』那非利士人又說：『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軍隊罵陣。你們叫一個人出來，與我戰鬥。』掃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非利士人的這些話，就驚惶，極其害怕。」（撒十七：4／11）歌利亞這條非利士狗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

罵陣，羞辱掃羅王和以色列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押尼珥和以色列全軍竟都龜縮，噤若寒蟬，毫無羞恥感。「叫罵由你，好官我自為之。」押尼珥可算是一班無恥又無能的統治者之前輩了。若不是神興起大衛，殺死歌利亞，恐怕以色列當時就臣服非利士了，不但羞辱以色列國，也羞辱了神的名。

### **王傷不能救，王死不能殉，王仇不能雪**

「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爭戰。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殺仆倒的。非利士人緊追掃羅和他兒子們，就殺了掃羅的兒子約拿單、亞比拿達、麥基舒亞。勢派甚大，掃羅被弓箭手追上，射傷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說：『你拔出刀來，將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禮的人來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懼怕，不肯刺他；掃羅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見掃羅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這樣，掃羅和他三個兒子，與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隨他的人，都一同死亡。」（撒卅一：1 / 6）押尼珥身為元帥，在戰場上本當身先士卒，奮勇護王。但很奇怪，受傷的不是押尼珥，竟是掃羅王；死的不是押尼珥，而是掃羅和他的三個兒子。押尼珥既不能以身護王、以命相殉於前，就當為王仇拚死一戰。但自始至終看不見押尼珥，很可能當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時，押尼珥已先逃之夭夭；正如國民黨在科威特的代表葛延森一樣，當科威特危急時，他置撤僑工作於不顧，率先逃離。其實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不也是如此？何必責怪葛某。掃羅之死也許正是押尼珥早所企盼，掃羅死了，他才能執掌大權。

### **作太上皇，向大衛家挑釁**

「掃羅的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曾將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帶過河，到瑪哈念，立他作王，治理基列、亞書利、耶斯

列、以法蓮、便雅憫，和以色列眾人。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登基的時候年四十歲，作以色列王二年；惟獨猶大家歸從大衛。」（撒下二：8／10）押尼珥立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作王，那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傀儡，不過藉以掩以色列人耳目，真正作王的是押尼珥。押尼珥作起太上皇，一切操之在他，飛揚拔扈到了極點。經上說：「掃羅家和大衛家爭戰的時候，押尼珥在掃羅家大有權勢。」（撒下三：6）他又無端端地向大衛家挑釁，引發基遍之役。「尼珥的兒子押尼珥和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的僕人從瑪哈念出來，往基遍去。洗魯雅的儿子約押和大衛的僕人也出來，在基遍池旁與他們相遇；一班坐在池這邊，一班坐在池那邊。押尼珥對約押說：『讓少年人起來，在我們面前戲耍吧！』約押說：『可以。』就按著定數起來：屬掃羅兒子伊施波設的便雅憫人過去十二名，大衛的僕人也過去十二名，彼此揪頭，用刀刺肋，一同仆倒。所以，那地叫作希利甲·哈素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戰事兇猛，押尼珥和以色列人敗在大衛的僕人面前。」（撒下二：12／17）兵兇戰危，他卻視為兒戲，耍少年人戲耍戲耍，損兵折將，草菅人命。這一戰終敗於約押，他又刺死了約押的弟兄，種下他以後殺身之禍。

### 衝冠一怒為紅顏

當歌利亞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未見他怒髮衝冠；當掃羅王死於非利士人之手，也未見他怒髮衝冠；這裡衝冠一怒竟然是為了掃羅的妃嬪。「掃羅有一妃嬪，名叫利斯巴，是愛亞的女兒。一日，伊施波設對押尼珥說：『你為什麼與我父的妃嬪同房呢？』押尼珥因伊施波設的話就甚發怒，說：『我豈是猶大的狗頭呢？我恩待你父掃羅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將你交在大衛手裡，今日你竟為這婦人責備我嗎？我若不照著耶和



華起誓應許大衛的話行，廢去掃羅的位，建立大衛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猶大，從但直到別是巴，願神重重地降罰與我！』伊施波設懼怕押尼珥，不敢回答一句。」（撒下三：7／11）掃羅是押尼珥的王，也是他的堂哥，押尼珥姦污利士巴，不但是亂倫，更是欺君枉上，慢說責備，實在罪不容誅。伊施波設雖然是押尼珥的姪兒，但也是他的主上，卻無權懲治權臣。押尼珥獨攬大權，為所欲為，不但藐視法紀、君王，也目中無神。他在黑暗中未曾有絲毫悔意，反而惱羞成怒，向王口吐威嚇的話。他歸順大衛不是因著看見神的膏、明白神的旨意，乃是因著犯姦淫見責，其心可誅，惹神忿怒，其結局是可預見的；因神是烈火，輕慢不得。人奈何不了押尼珥，但神是公義的，祂絕不放過兇犯。

### 投機分子

「押尼珥對以色列長老說：『從前你們願意大衛作王治理你們，現在你們可以照心願而行。因為耶和華曾論到大衛說：我必藉我僕人大衛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脫離非利士人和眾仇敵的手。』押尼珥也用這話說給便雅憫人聽，又到希伯崙，將以色列人和便雅憫全家一切所喜悅的事說給大衛聽。押尼珥帶著廿個人來到希伯崙見大衛，大衛就為押尼珥和他帶來的人設擺筵席。押尼珥對大衛說：『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眾人來見我主我王，與你立約，你就可以照著心願作王。』於是大衛送押尼珥去，押尼珥就平平安安地去了。」（撒下三：17／21）原來押尼珥對神的旨意和民心所歸清清楚楚，歸順大衛乃是體貼神心、俯順民情，是一件好得無比的事；可惜他歸順的時間、地點和局勢以及存心都不對。押尼珥歸順大衛的最好時機是當掃羅追趕大衛，許多明亮器皿紛紛到曠野投奔大衛的時候。為

什麼那個時候不歸順大衛？很簡單，放不下既得利益——把現成的元帥丟掉，去投奔一個前途渺茫，在曠野飄流的大衛，他付不起這個代價。就如今天公會宗派的牧師和傳道人，其中不乏認識列國先知，明白新約教會真道的。為什麼不肯從宗派分別出來？沒有別的，正如押尼珥，一方面付不起代價走這條十字架的道路，另一方面捨不得既得的宗派優厚待遇，同時也囿於人的情感。嚴格說起來，這些人都不是真正要真理、要事奉神的。

押尼珥歸順大衛的第二個的大好時機，是掃羅剛陣亡，他獨攬掃羅家大權的日子。他可以隨心所願，而且理直氣壯——以前掃羅在位，他無權率領全以色列家歸順大衛；現在就不同了，他有這個權柄，只要登高一呼，以色列全家都會響應，迎接大衛到耶路撒冷登基，作全以色列家的王。此舉必然叫人喜神歡，在神及大衛面前是大功一件，以往的一切軟弱、殘缺、無知、昏庸、醜陋……都可因此一筆勾消。押尼珥不此之圖，竟然要作太上皇，要與大衛分庭抗禮，在以色列國與大衛一爭長短。如果伊施波設不責備他，任憑他任意妄為，他到死也不會歸順大衛。最後他見責受氣了，才來投奔大衛。大衛為了成就神的旨意，接納了他，也可能會把元帥的寶座給他。押尼珥也看準了這點，反正掃羅家天命已盡，大勢已去，何不作個順水人情，又可保持元帥地位。無奈他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正如大衛所作的詩篇一百零九篇——願祢派一個惡人轄制他……願他的年日短少，願別人得他的職分，願他的兒女為孤兒，願他的妻子為寡婦……這咒詛竟然首先應驗在押尼珥身上，足為投機者戒。押尼珥果然死在惡人約押的手中。「約押從大衛那裡出來，就打發人去追趕押尼珥，在西拉井追上他，將他帶回

來，大衛卻不知道。押尼珥回到希伯崙，約押領他到城門的甕洞，假作要與他說機密話，就在那裡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這是報殺他兄弟亞撒黑的仇。」（撒下三：26 / 27）押尼珥的悲慘結局乃在於他認識神的膏，卻為個人私利不肯順從神的旨意，以致錯失歸順大衛的良機。及至他眼看大衛家日見強盛，掃羅家日見衰敗，近於滅亡，神的旨意就要成就，才來投奔大衛，但為時已晚。他即或成功了，也難逃「投機分子」之譏，何況神不許可。

這就越發叫我們看見，器皿本身原算不得什麼，關鍵是他在不在神的旨意中，在不在神時代的異象裡，是否把自己交託給神所差來的。押尼珥因為跟從非人，不在時代異象中，未能歸順神的受膏者大衛，以致一生悠悠忽忽、庸庸碌碌，至終身敗名裂，死於非命，足為後人戒！多少年來，新約教會弟兄姊妹和羔羊同伴們跟隨神的僕人在豬圈、河灘飄流，赤忠忘生死，始終不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於今得以安居錫安，得國享受，蒙了極大恩典和憐憫，關鍵乃在於認識神的膏，敬重神的膏。這是神國的極大奧秘，也是進神國的唯一道路。

# 押尼珥 (三)

(1990.8.27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押尼珥身上的確有許多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他是掃羅家的元帥，掃羅還沒有被神廢棄時，他在掃羅家當元帥，並沒有什麼錯誤。但是有一天，神廢棄了掃羅，另膏立了大衛，這一件事，押尼珥很清楚。按理來說，一個真正愛神、敬畏神、要事奉神的人，從那個時候起，在掃羅家就應該待不下去才對。但他居然還能待下去，你就知道這個人最裡面的動機和存心，到底是不是真為神，是不是真要神。這是最考驗人的地方，我覺得這件事在我們跟隨主的路上，也應該成為我們的警戒。我們也可以用這件事來測驗自己對主的純潔到底如何。記得我在聚會所時，並不知道江姊妹已被神興起，但我知道一件事：榮耀離開聚會所了，神的靈已經不在聚會所作工了。我好痛苦，待不下去。弟兄姊妹，我覺得這種心、這種靈是一個真要神的人應該有的。因為我們要的是神、是真理，我們跟任何人的關係應該是建立在真理上，建立在神的旨意上，而不是建立在神旨意以外的人的感情，或個人的恩怨得失上。

## 放不下個人恩怨、利害得失

押尼珥是一個放不下個人恩怨和自己的利害得失的器皿，他向著神的心不單純、不絕對。這是他墮落的根，也是他遭到悲慘結局的因由，值得我們警戒。弟兄姊妹，我們與他人之間的聯結必須是因著神的旨意，絕不能因著彼此利害相關或趣味相投；後一種的聯結很脆弱，靠不住，唯有在神旨意裡的聯結

才最牢靠，永不動搖。有的人為什麼來新約教會呢？他們覺得：公會宗派看不起我們這些比較貧寒一點的人，但新約教會不一樣，比較有愛心，不會看不起窮人家，對我們滿熱情的，所以我們就歸回新約教會了。像這樣的人，有一天你稍微給他一點臉色看，他就會離開新約教會了。因為他是認為新約教會的人對他比較好而來的，不是因為認識新約教會這一條道路是出於神，新約教會所領受、所傳揚的是真理而來的。

## 事奉不對準神的膏

押尼珥明明知道神廢棄了掃羅，另膏立了大衛，卻仍不歸順大衛，因他在掃羅家，元帥是現成的，到大衛那裡去，能不能作元帥還是個問題。既然在掃羅家有既得利益，何必到大衛家去冒險？再說，掃羅過去了，天下就是我押尼珥的了，那更用不著去投奔大衛了。在這裡有一個人的事奉完全不是對準神的膏，而是根據個人的喜好及個人的恩怨得失；這樣的事奉在神眼中一文不值。一個人能不能被神重用，能不能受神託付，完全看這一點。弟兄姊妹，你們原諒我這麼說，若是我洪弟兄能夠被神使用的話，也就是這一點被神驗中。關於敬重神的膏，這個功課相當不容易學，但是這個功課若是能學得過來，神一定能夠在你身上有道路，你也能夠在神的旨意中被神使用，並能享受神的應許，完成神的旨意。

## 存心動機不是真為神、真要神

押尼珥後來也歸從了大衛，但原因又為何？「我豈是猶大的狗頭呢？我恩待你父掃羅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將你交在大衛手裡，今日你竟為這婦人責備我麼？我若不照著耶和華起誓應許大衛的話行，廢去掃羅的位，建立大衛的位，使他治

理以色列和猶大，從但直到別是巴，願神重重地降罰與我。」（撒下三：8 / 10）原來他是被責備，受了氣，個人的恩怨在裡頭作祟，要給掃羅家一個報復，要叫掃羅家知道我押尼珥的厲害，所以才歸順大衛，要照著神的應許把王位歸給大衛。顯見，押尼珥的存心好可惡，好不單純，不是真正尊重神的膏，而是一直在自己的利害得失上打轉。押尼珥歸從掃羅家不是因著神或神的旨意，乃是因著利害關係；他歸順大衛也不是真為著神的旨意。這樣的歸順，表面看來，好像是照著神的旨意了，但動機不是。神不是看你表面怎樣，乃是看你的內心如何。今天若是有人要離開公會宗派歸回新約教會，我們要看看他為什麼到新約教會來：是因著看見新約教會的道路、新約教會的真道的的確確是出於神的，還是因為失意於公會宗派之故。這一點，神一定會鑑察。

江姊妹被主興起這件事傳到台灣後，開頭跟江姊妹接觸並歸回新約教會的那些人，說句實話，幾乎都是在公會宗派，尤其是在聚會所兜不轉、吃不開的。凡是這樣來的，都是短命的；那些人現在統統跑掉了。跑來新約教會快，從新約教會溜走也快，因為他們不是真看見江姊妹所傳的是出於神的全備真道，也不是真看見江姊妹的的確確是神興起來的時代器皿。一個人追求神的存心和動機若不純潔，絕對不會有好結果，神在他身上也絕對不會有道路。所以我們要留意來學這個功課。我們彼此之間聯結的因素是什麼？是彼此情同意合呢，還是所看見、所領受、所高舉的真理相同？弟兄姊妹，我們之間的關係與聯結除了神的旨意，除了遵行真理是一樣的以外，什麼因素都不能攙雜進來。若是這樣的話，我們的同心絕對穩固、可靠，永不動搖。

我覺得我歸回新約教會是最慢，又是最難的一個，因為我那時還不明白；我不能在不明白的時候就歸回，就走新約教會的道路。但是我一旦明白了，用不著你請，也用不著你對我好，就不請自來。並且這一來，你要趕我走，我也不會走；因為我知道新約教會的真理是出於神的，這條道路是對的。或許有人因為錫安子民對他變了臉，從前笑臉對他，現在怒目待他，他就待不下去，想下山了。我說，你的異象已經迷糊了，靈眼已經昏花了，動機已經不單純了，已經落在個人恩怨裡了。錫安居民沒有一個是完全的，難免會彼此得罪，但是錫安山、錫安山的神總沒有得罪你吧？弟兄姊妹，你是看著錫安山的神來的呢，還是看著錫安居民對你的笑臉而來的？這些對我們都是一個考驗。若新約教會的道路是對的，若錫安山是神所揀選的聖山，若的確是主呼召你聖別事奉祂，那麼任何人怎麼對待你，你都不應該動搖；因為我們要的不是人的讚美，乃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常常喜歡提江姊妹說過的那句話：「我不知道別的，我只知道神和神的旨意。」我們事奉神的存心和動機，必須像神使女江姊妹那麼單純才可以。我們當初跟江姊妹及後來跟那個姓張的關係，完全是真理關係；除了真道，沒有任何因素成為我們關係越來越深、越來越緊的因由。那時有人說：洪弟兄為什麼死跟著那個姓張的，都因為姓張的對他太好了。我說，姓張的固然對我好，但是有一天，我發現她違背真理、不要真理了，我和她之間的關係立刻到此為止。記得我跟畢弟兄在新加坡時，有一天晚上她特地把我們兩個人叫到她房間去，問我們：「洪弟兄、畢弟兄，你們看陳貴芳這樣算不算背道？」按照張某對我倆的器重、寶愛，我們實在很難開口說這是背道。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不說，背道就是背道。從那時

起，張某對我們兩個的臉色就越來越不如當初了。然而，我們並不在乎，因為我們要的是主，要的是真理，要的是神的旨意，就不怕人的臉色。按我們的年齡，足夠作張某的爸爸，為什麼還那樣尊重她呢？因為她那時要真理。後來她既然不要真理了，我們中間聯結的因由也就沒有了。

願主恩待我們，讓我們一同學習這個功課，認清一件事情：我們為什麼到新約教會來，為什麼要跟洪弟兄同心，又為什麼一同走這條道路？不是因著洪弟兄對我好，也不是因為新約教會給我什麼好處，都不是。乃因新約教會的道路的確確是出於神的，新約教會所傳的真道的確確是全備的，洪弟兄的確確是神所設立的，所以我們來了，在這裡一同為這真道作見證，一同為這國獻上。若是我們能夠彼此同心、同工，都因我們有同一異象、同一真道、同一使命、同一託付，絕對不是因著我們彼此相投相契。但願押尼珥的慘敗成為我們的鑑戒，讓我們時時刻刻在主面前省察：我們為什麼來事奉神？是不是看著異象而來？是不是因著敬重神的膏而來？是不是單純為著遵行神旨意而來？除了神的旨意以外，還有沒有什麼樣的因素攙雜在我們裡頭？若是沒有，我們感謝神，我們一定會蒙福，一定會走得穩，也一定會走得通；若是有的話，仰望主拯救我們，把那些多餘的、攙雜的，從我們身上挪開，讓我們彼此的聯結和關係，完完全全、單單純純地建立在神的旨意上。願神和神的旨意成為我們一生跟隨主的唯一因素，也成為我們彼此配搭、彼此聯結的唯一因素。這樣的事奉才是神所喜悅的，在神眼中才有價值。



\*\*\*\*\*

# 沙瑪 約設巴設

\*\*\*\*\*

# 沙 瑪 (一)

(1990.9.3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本一弟兄交通)

「其次是哈拉人亞基的兒子沙瑪。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塊長滿紅豆的田裡，眾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瑪卻站在那田間擊殺非利士人，救護了那田。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撒下廿三：11 / 12)

大衛是神為建立神國而特別膏立的器皿。神同時也為大衛預備了許多幫助他得國的勇士；這裡提到哈拉人亞基的兒子沙瑪，就是大衛有名的三勇士之一。當非利士人聚集成群來攻擊的時候，以色列人都在仇敵面前逃跑了，只有沙瑪一個人剛強無畏地站住，擊殺仇敵，救護了神的產業。

在大衛的勇士裡，很多都有這樣的特色，就是寶愛神的產業。那時正是接近收割的時候，田裡長滿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糧食，非利士人要來搶奪。一般以色列人或許認為損失一些糧食無所謂，所以他們保命為先，就轉頭逃跑了。可是沙瑪卻不一樣，因為他知道這不只是糧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是神的產業。他寶愛神的產業勝過自己的性命。

這非利士人的確是以色列人身上的刺。非利士人是從海上而來的侵略民族，他們製造各樣鐵器的技術遠勝過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許多次跟非利士人交手時，都敗在武器上面。下述經節便可說明。「那時，以色列全地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利士人說，恐怕希伯來人製造刀槍。以色列人要磨鋤、犁、斧、鏟，就下到非利士人那裡去磨。但有銼可以銼鏟、犁、三齒叉、斧子，並趕牛錐。所以到了爭戰的日子，跟隨掃羅和約

拿單的人沒有一個手裡有刀有槍的，惟獨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有。」（撒十三：19 / 22）所以沙瑪面對武器如此精良的敵人能昂然而立，就絕不是靠著「勇氣」這兩個字；因為他深信爭戰的確不是靠刀靠槍，而是依靠揀選大衛，使他得國的耶和華神。沙瑪也知道這場戰爭神必負大衛的責任，也必為大衛保守產業，所以他就能夠一個人站在那裡為以色列家而戰。因著他的信，神也為他顯出折弓斷槍的權能，大敗了非利士人。

沙瑪在這場戰役中，還面臨了一個相當考驗人的環境，就是：孤單一人面對仇敵。在我們事奉神的經歷中，就常有這種情形：當有許多同伴們在一起時，我們會鬥志昂揚，勇氣十足地面對一切的仇敵和考驗；但是身處孤單的環境時，我們就會自憐、膽怯，以致不自覺地就在仇敵面前逃跑了。沙瑪的名字就有荒涼、孤獨的意思。每一個成功的器皿都曾經歷像沙瑪那樣孤單的考驗，神的使女江姊妹如此，神的僕人洪弟兄也是如此。但這些見證人知道人國的爭戰是依靠人多勢眾，而神國的爭戰乃是憑著公理和正義。在神國的戰場上，不管什麼樣惡劣的環境，甚至所有的人都背叛、遠離時，只要有一個器皿剛強站住，就足以擊潰仇敵一切的猛勢，神的產業就能保存，神的工就能作成，神的國就能出現。

沙瑪的確是所謂的中流砥柱，這樣的器皿，實在叫我們很羨慕。他能夠在危急的環境中站住，一點都沒有考慮到他自身的安危；他只知道一件事情：要赤膽忠心，守護產業，絕對不准非利士人進來，即使只剩下自己一人了，仍要站住。今天神正要我們盡這個職事，當整個世代背棄神的時候，神要新約教會絕對站住。這條道路的確很孤單，參孫如此，沙瑪如此，這些年來我們的經歷也是如此。當國民黨的權勢像非利士人這樣

排山倒海而來的時候，多少人告訴新約教會：「算了，單憑你們新約教會想對抗這個政權？這是不可能的事，四十年來沒有人勝過他們的。放聰明一點，腦筋想通一點，不要與國民黨對抗了，你們不會成功的。」在河灘的時候，國民黨更威脅我們：回錫安是不可能的；若是能夠回去，我幫你們提行李。在法庭上也是一樣：放聰明一點，這是政治案件。世人都不相信小小的新約教會能對抗這個又有刀又有槍的政權，但是新約教會的確是今時代的沙瑪。新約教會憑的是什麼？就是憑著神要我們持守神的產業。祂的僕人那樣堅定地持守錫安聖山的異象，帶領新約教會這一群沙瑪一同站住，真是用信心留下了不平凡的記錄。所以這段日子，好多人回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都會說：唉，你們是四十年來在台灣這邪惡的政權底下獨一無二的。

今天神不但使台灣神的兒女們在利希的紅豆田裡站住，也在全地興起了沙瑪的見証。在新加坡之役有一班沙瑪站住了，在馬來西亞有一班沙瑪站住了，在美國也是一樣；今天在中國大陸，我們也看到一班今時代的沙瑪。當我們聽見大陸那班弟兄姊妹的見証後，實在覺得那真是今時代的沙瑪。他們所對抗的是有刀有槍的非利士人，是人不敢碰、不敢摸的野獸政權。神今天就是要得著一班沙瑪這樣的勇士，為了真理，為了神的產業，不顧惜性命地剛強站住。

以前我讀到大衛勇士的時候，會認為大衛有那麼多勇士，所以他得國是理所當然的。這段日子，當我們一同再來查考這些勇士的時候，我才發覺並不只如此。這些勇士固然是神勇，但要不是大衛被興起，他們一生爭戰的光榮記錄也沒有這麼大的價值。因為他們一切勇氣的表現，和一次又一次有名的成功

戰役，都是神為大衛所預備的；也就是說，這些勇士能夠在聖經上留名，能夠在大衛得國的事上有分，不只是他們來幫助大衛，更是神為大衛而興起了他們。他們一切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就在大衛身上；若不是大衛被興起，使他們能為大衛而活，為大衛而戰，甚至為大衛澆奠生命，他們在神面前就不會有太大的價值，充其量只是一個糾糾武夫罷了。以前我認為大衛很有福，因為有那麼多勇士幫助他。現在我才明白，這些大衛的勇士才是最有福的，因為他們是與大衛一同爭戰，他們爭戰得勝的價值就不只是贏了一場戰役，乃是榮耀的得國啊！所以這些勇士是實現神國的勇士；他們一生最高的價值就是幫助大衛得國。我們今日的事奉也是如此，不是我們能夠幫助神的僕人，而是神將祂的僕人賜給我們，使我們的事奉那麼有價值。所以我們是有福的，因為那位使祂僕人得國的神揀選了我們，使我們與祂一同得國享受。哈利路亞！

在現代中文譯本的聖經中提到，沙瑪所站住的紅豆田，地名叫作利希。在士師記中提到士師參孫也曾在這裡與非利士人爭戰。「非利士人上去安營在猶大，布散在利希。猶大人說：『你們為何上來攻擊我們呢？』他們說：『我們上來是要捆綁參孫；他向我們怎樣行，我們也要向他怎樣行。』於是三千猶大人下到以坦磐的穴內，對參孫說：『非利士人轄制我們，你不知道麼？你向我們行的是什麼事呢？』他回答說：『他們向我怎樣行，我也要向他們怎樣行。』猶大人對他說：『我們下來是要捆綁你，將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參孫說：『你們要向我起誓，應承你們自己不害死我。』他們說：『我們斷不殺你，只要將你捆綁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於是用兩條新繩捆綁參孫，將他從以坦磐帶上去。參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

著喧嚷。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臂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他的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他見一塊未乾的驢腮骨，就伸手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參孫說：我用驢腮骨殺人成堆，用驢腮骨殺了一千人。說完這話，就把那腮骨從手裡拋出去了。那地便叫拉末·利希。」（士十五：9 / 17）利希是非利士到以色列的必經之地，所以士師參孫時代，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人就是從利希而來。在大衛的時代，這些非利士人又要干預大衛得國時，也是從利希而來。利希地處要衝，是仇敵的眼中釘，仇敵常常衝著這地而來。但非常奇妙，仇敵在這裡從來無法得逞。第一次是參孫，他來到利希的時候，雙手還為人所縛。但神賜給他力量，使他掙斷了繩索，且隨手拾起驢腮骨，打退了非利士人全軍。這一次沙瑪也是站在同樣的地方，盡同樣的職事。我想沙瑪對參孫的利希之役一定有所記憶，所以他能夠在利希的紅豆田裡站住；因他知道在這裡的爭戰是為神國的爭戰，神必保守祂賜給大衛的產業。

今日的利希就是錫安聖山的見證。這些年來我們爭戰的力量，就是從錫安山而來。我們看月心姊妹所寫的信，她怎麼一個人在紅豆田裡站住呢？怎麼一個人在以東監獄那惡劣的環境裡得著勇力呢？就是思念這一個人和這一座山。她是為大衛而戰，也為神賜給大衛的這一塊土地而戰，這是她成為勇士的主要原因。這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非利士也是一個不肯受教的人國，他們兩次戰爭都在利希。他們翻開非利士的歷史，記載著上一次在希利，碰到參孫那個怪人。雖然他們有鐵器，但是參孫的力量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非常的大，所以他們失敗了。這一次再到利希來，他們就不相信還會再碰到一個參孫。結果是沒有碰到參孫，倒碰到

沙瑪，照樣把他們打敗了。他們怎麼也想不通會有這樣的事情，這就看見神實在眷顧以色列家。

在這個時代，公會宗派神的兒女都背道時，神興起了祂的使女江姊妹。她一個人剛強站住，恢復了廿世紀最偉大的真理奧秘，重建了榮耀的新約教會。人國對她非常氣憤，一九六五年江姊妹要來台灣，國民黨三番兩次不讓她進來；好不容易讓她進來了，卻只准停留七天。江姊妹安息主懷後，就有人講新約教會完了。那知張路得承接了她母親的職事，新約教會不但沒有完，反而更興旺。張路得墮落了以後，又有很多今時代的非利士人很高興地說這下子新約教會差不多了。沒想到一九七六年神興起祂的僕人洪弟兄，這一個人讓國民黨更頭痛。在每一次的危機中，人看新約教會是沒有希望了，但是這一個人一在利希的田裡站住，在這產業的山上站住，神的國就出現了。神的僕人一九七六年帶領神的兒女們站住，就是站在這塊田裡，站在神使女江姊妹所立的根基上，神就使新約教會大獲全勝。利希這地方實在見證了新約教會永不被滅，並且更見證還要打碎滅絕一切的仇敵。

利希也是以色列人屢次失敗丟臉的地方。在參孫之時，非利士人來到利希找猶大人談判，要他們把參孫交出來。按著情理，以色列人本該找參孫率領他們一起去爭戰才對。可是這些猶大人真沒出息，竟跑去找參孫商量，且把參孫綁起來交給非利士人。而這一次完全是歷史的重演，同樣的地點，同樣的敵人，以色列人未記取教訓，結果也是同樣的轉身逃跑。在我們已生命裡面，也常常會有這一種情形，就是失敗在同樣的功課上。而我們生命中的利希是什麼呢？這些年來，就著我的生命經歷，我發現幾乎我們大小已生命中治不好的毛病，到最後都

有一種症狀，就是和神的僕人過不去。常常起初我們只是對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或想法和神的僕人不一樣，但若是我們以為無所謂，或不及時面對它對付掉而拖下去，那非利士人就會來攻擊我們；本來是小事，到後來就會怪罪埋怨神的僕人，甚至通不過神僕人的職事，結果就一敗塗地了。

例如前段日子，神的僕人講到苦茶油的優點時，我心裡就想：吃苦茶油固然很好，但是太貴了，不符合我們的經濟效益，我們怎麼用得起，那又怎麼能供應每一個人呢？神的僕人釋放出這篇信息以後，我靈裡面悶悶的，總覺得不能響應，更可怕的是，覺得無所謂。直到有一個主日，我尋求信息，可是靈裡一片黑暗，感覺好像蔽塞了。當時我靈裡非常害怕，真想逃避聚會，只好禱告求主光照。突然神給我一句話：「你還來尋求？神的膏油早就與你斷絕了。」意思就是說，我對苦茶油這種反應，神的膏就完全離開我了。哇！真如當頭棒喝！我立刻就把所有靈流裡面關於苦茶油的信息統統找出來，一字一句細細的讀，連專有名詞都一字不漏的讀過一遍。我靈裡彷彿感受到這不再是苦茶油，而是神的膏油了，從亞倫的頭上，流到了鬍鬚，流到了衣襟。頓時，我整個人為神的憐憫、恩典所浸透，那一個主日就和弟兄姊妹分享了這頓不再只是苦茶油，而是聖膏油的屬靈盛宴。

在我們的事奉中，我們常常會遇到以色列人在利希的光景：眼看已經無法事奉下去了，就要在仇敵面前逃跑了，怎麼辦？感謝神，祂常常及時把沙瑪的靈賜給我們，使我們再度有恩典、有勇氣來對付非利士人。這恩典、勇氣怎麼有的呢？就是再度信服神所興起的今日大衛，跟從他。帶著一顆單純的信心，為時代器皿而活，為時代器皿而戰，甚而為時代器皿澆奠



## 聖經人物

生命，這就是沙瑪的靈，是仇敵非利士人所最懼怕的大能勇士。所以我們讀到沙瑪這位勇士時，我們靈裡滿了感恩。雖然仇敵非利士人虎視眈眈，隨時都想搶奪神的產業，毀壞神兒女的信心，有時我們也會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但是只要我們決心樂意跟時代器皿同心，沙瑪的靈就會充滿我們，我們就能夠站住，不被非利士人滅絕，反而要滅絕他們。我們是有福的，因為神的憐憫和揀選，讓我們在這末後的時代，能夠跟祂僕人同心，作祂僕人的勇士。但願我們都能成為今時代的沙瑪。

# 沙 瑪 (二)

## —— 吞吃仇敵的沙瑪 ——

(1990.9.4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三巨頭』的第三個是哈拉人亞基的兒子沙瑪。當非利士人結合在利希的扁豆田裡時，以色列人都逃跑了，但沙瑪站在田裡抵抗他們，殺死了許多非利士人。那天，神使以色列人大勝。」(撒下廿三：11 / 12 現代中文譯本)

任何一個時代神要復興祂的作為之前，祂總是先興起一位時代器皿，領導那個時代起來成就祂時代的託付。同時祂也選召、造就一班特別器皿，配備給時代屬靈首領，一同作成祂的復興大工。當神要建立大衛王國，神不只是興起大衛，也配備給他一班大能勇士。這些大能勇士和以色列人不能沒有神，也不能沒有神的受膏者。同樣，大衛不能沒有神，也不能沒有這班大能勇士；他們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一同作成神的工。

神所選召、造就的器皿不盡相同，在神家器皿中有金器、銀器、木器、瓦器；有尊貴的、卑賤的，有卓越的、平庸的，有順服的、也有悖逆的。若就信心和勇氣來講，有種器皿是吞喫仇敵器皿，是以仇敵作為食物——以吞吃仇敵作為生命成長的營養的；仇敵當前，在他來說是一頓豐盛的筵席，如同獅子看見了羊羔，就知可以大塊朵頤了。沙瑪就是這樣的一個器皿，他無視於非利士人包圍，也無視於以色列人逃跑。惟有在戰場上，他才有用武之地，惟有面對仇敵才能顯出他吞喫仇敵的本能；一旦沒有戰爭，或是離開戰場，就顯不出神所賦予他特殊的功用。

另外一種是被仇敵吞吃的器皿。在他們的眼中，仇敵是強悍的，他們看自己是被吞吃的對象；要他上戰場，彷彿上斷頭台，就魂飛魄散，屎尿失禁，手腳發軟，不戰先逃，正如聖經這裡所描述的以色列人。國民黨抗日戡亂時期有許多常敗將軍，有退無進，其中有個劉峙將軍可作為代表，日本報紙曾諷刺說：「國民黨劉峙將軍一退八百里，我軍（日軍）飛機大砲追趕不及。」神的選民以色列人尚且逃跑，又何況這些沒有神的外邦人。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陣營中同樣有這兩種器皿——吞吃仇敵和被仇敵吞吃的器皿。「窺探地的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衣服，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民十四：6 / 9）」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壯。』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報惡信，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們在那裡看見亞納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民十三：30 / 33）」這裡的十二個探子乃是十二支派的首領，應該都算器皿。他們對一同上去所窺探的迦南地，都說是流奶與蜜之地，所見略同，獨對那地居民的看法，簡直是天壤之別。約書亞和迦勒看那地的居民是：他們是我們

的食物，我們可以立刻上去，我們足能得勝。神與我們同在；祂已擊敗了那些保護他們的神明，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了。他們是那麼雄壯、豪邁，氣吞河嶽。但另外十個探子對那地居民的看法卻完全不一樣：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那地的亞衲族人是偉人，是巨人，既高大又強悍；他們的城牆又大又堅固。他們覺得自己像蚱蜢一樣的渺小；這是多麼的膽小、怯懦、自暴自棄、自輕自賤！

在新約教會中也同樣有這樣兩種器皿。這廿多年來，神在新約教會中顯明了像沙瑪、約書亞、迦勒一般的器皿。當張、陳背道之際，背道狂浪幾乎席捲了整個新約教會，許多同工也被背道的狂浪吞噬了，新約教會真道根基搖搖欲墜；主僕人洪弟兄作中流砥柱，力挽狂瀾。他將張××十三頁背道信出示眾同工，讓各人自作選擇；他當時心志已定：即使眾人都從，千山萬水我獨行。新約教會這塊紅豆田就這樣保住了，以致有了今日的大復興。新約教會的苦難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對付張、陳背道的爭戰方偃，國民黨的迫害又起。為了神末世的旨意和錫安的異象，我們幾乎天天面對著國民黨的軍警、特務、鎮暴部隊；但主的僕人大公而無畏，十多年來赤手空拳與國民黨這頭野獸搏鬥到底。在海內、海外，東西戰場，神也興起了許多沙瑪與主僕人同心面對國民黨的強大武力和無孔不入的特務。這班勇士面貌像獅，行伍整齊，不生二心，個個都是吞吃仇敵的器皿，誠然是今日大衛的大能勇士。

在新約教會也有另一班人，甚至是以色列支派中的族長，在他們的眼目中，國民黨是吞吃居民的，自己則是被吞吃的對象。面對強敵，他們的心消化了；在極大的爭戰患難中，他們人不見了。他們還彷彿那十個惡探子，在會眾中報惡信，散佈

死亡，說什麼洪某人憑什麼跟國民黨鬥？簡直是拿雞蛋碰石頭！他們把國民黨看成了石頭，把自己看成了雞蛋，不堪一擊。新約教會真是像雞蛋那麼脆弱？說也奇妙，這個「雞蛋」到如今還沒有破，反倒是他們所說的「石頭」碎了；你就知道那個不是真石頭，不過是窯戶的瓦器罷了。新約教會也不是雞蛋，乃是那塊從聖山飛躍而出，非人手所鑿的石頭，必要打碎金、銀、銅、鐵、泥那座大偶像——人的國；只是那些瞎眼人看不見這塊石頭的來頭和威力。

吞吃仇敵的器皿與被仇敵吞吃的器皿不同的關鍵在那裡？乃在於「信心與看見」。沙瑪信得過神的受膏者大衛和大衛所事奉的神；他深信神怎樣負大衛一切的責任，他既與大衛同心，神也必照樣負他的責任。他對大衛擊殺歌利亞的歷史必是耳熟能詳。「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撒下十七：45 / 46）大衛的眼睛只注視萬軍之耶和華神，全然藐視歌利亞。他怎樣信神必將歌利亞交在他手中，同樣，沙瑪也信神必將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交在自己的手中；這就全然在乎看見與信心。

一個靈眼瞎了的人，是全憑肉眼看事；殊不知肉眼所見的都是現實，而非事實。一個憑肉眼看現實的人，面對仇敵，他的眼睛像一付放大鏡，仇敵在他眼中越來越大，大到一個地步，真是超乎諸山，過於萬嶺，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自分必死，什麼神，什麼神的受膏者，都忘得一乾二淨。神和神的受

膏者也許偶然掠過他的腦海，那簡直是渺小得連顯微鏡都找不到。才見仇敵就已喪膽，就難怪他未上戰場，心早已消化；這種人注定成為仇敵的食物。

今天神乃是藉著爭戰顯出誰是沙瑪，誰是那些逃跑的以色列人；誰是約書亞、迦勒，誰是那十個惡探子。既然神是無所不知的，為何必須經過爭戰才曉得？神當然是無所不知，但人並非無所不知，若不經過利希紅豆田之戰，以色列人怎麼知道他們自己可憐的光景——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不經過這次爭戰，他們又怎能認識沙瑪是大能勇士，勇冠群倫？這也是大衛論功行賞的依據。弟兄姊妹，神是公義的，我們將來的賞罰也是根據我們今日在祂面前所行和在戰場上所表現的。你不必怕你成了滄海遺珠，被埋沒了，也千祈不可存僥倖投機的心理，以免將來在主面前站立不住；因為神在天上，祂的眼目遍察全地，我們在祂面前是赤露敞開的。

沙瑪在利希之戰誠然是中流砥柱，一夫當關，挽回了整個的危勢敗局，使以色列人轉危為安，轉敗為勝。他雖不懂得「羔羊無己」這句箴言，卻是實實際際被羔羊無己的靈所充滿。無己的靈就是不以性命為念的殉道者的靈、澆奠的靈。他只知殺敵，不知有「我」；只知吞吃仇敵、盡忠職守，不會顧慮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因此將那無敵的威武、權能、得勝彰顯得豐豐滿滿的。今天神在祂家中所要的就是這種器皿。神的靈是與勇敢的戰士同在，不會與膽怯的人同在；因為神賜給我們的靈是剛強的靈，不是膽怯的靈，所以基督精兵在戰場上越戰越勇。

沙瑪這一大獲全勝的戰役，戰場是在「利希」。利希的意思，是「牙床骨」；士師參孫曾在此地以驢腮骨擊殺非利士一

千人，所以這個地方是一處古戰場。利希在軍事上為一戰略要點，是兵家必爭之地，得之則勝，失之則敗。沙瑪拚死力戰豈只是為了那塊豆田和那批豆子的價值？豈不更是為著守住此一勝敗攸關之地？他是守住神產業的大門，因大門若被突破，則家中產業盡失。沙瑪守住了此一據點，就保守了神家的產業。可見沙瑪不只是一個只會打仗的武夫，他更是一位有膽識、有勇略的卓越軍人。惟有卓越的軍事家才能「識機」、「捉機」、「造機」、「轉機」。沙瑪能看準契機，緊緊抓住，製造得勝之機，終於轉敗為勝。他實在是摸著神的旨意，體貼受膏者之心的器皿。

利希也有很深的屬靈意義，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處戰略要點，是聖靈和撒但在我們身上必爭之地。聖靈在這一點上要我們勝過仇敵，撒但在這點上要打敗我們，好擄掠、吞吃我們。這一點也可說是生死成敗的關鍵，我們若靠著聖靈在這點上勝過了撒但，就是一個全然勝利的得勝者；我們若在這點上體貼肉體，不肯攻克己身，就要成為撒但的擄物、食物，是一個悲慘的失敗者。這裡舉一個聖經上的例子，我們就更能明白。約押和押尼珥都死於非命，結局悲慘。他們身上的致命點是什麼？就是「不敬重神的膏」。因著在這一點上失敗了，所以他們的結局絕對是悲慘的；約押死在這一點上，押尼珥也是死在這一點上。這一點就是他們身上的屬靈戰略要點，也是致命點，是神和撒但所必爭的。約押和押尼珥沒有守住這一點，沒有在這一點上拚死力戰，以致叫撒但在他們身上得勢，使他們敗得極慘。相反的，亞比篩開始時在這點上與他哥哥約押同樣，不敬重神的膏，在殺死押尼珥的罪上有分；但至終他與大衛同心爭戰，敬重神的膏，進入大衛的感覺，他在這點上得勝

了，就蒙神記念、保守。今天在新約教會中同工和弟兄姊妹們的失敗和得勝也大都決定在這一點上。我們身上的致命點是什麼呢？人人各有不同。也許有人是少年人的私慾；撒但一直藉著情慾來攻擊他，要在這一點上打垮他。弟兄姊妹，特別是青年人，你在這一點上要與撒但、與情慾拚死力戰，一定要靠主得勝。你若得勝了，你就是屬靈的沙瑪，是屬靈戰場上的大能勇士；你若失敗了，你必被仇敵撒但所吞吃。有的弟兄姊妹的致命點是金錢的迷惑，在金錢上一直勝不過；有人的致命點是求人的榮耀，喜歡人的權柄，爭大、爭寵、嫉妒、個人恩怨……我們若不能在這些致命點上戰勝撒但，戰勝老己，同樣會一敗塗地，失去進神國的機會。弟兄姊妹，各人身上的致命點自己一定知道，你只要去好好尋求，你在那一點上一直掙扎，非常痛苦，通不過又放不下，當知道這就是你的致命點。你要效法沙瑪，在仇敵四面圍攻之下拚死力戰，無論如何要靠主恩典在這一要點上得勝。這是保住神的產業，因為我們這個人就是神的產業。凡寶愛神產業的，必蒙神保守。

沙瑪的字義是順服。在利希豆田爭奪戰中，真正順服的只有沙瑪一人。作戰時下達作戰或撤退命令的是統帥；一個統帥絕不會在戰爭未分勝負之前下達撤退命令。利希之役，聖經不是說以色列人撤退，乃是說以色列人在敵人面前逃跑，足見他們後退並非奉命，乃是抗命；所以，利希戰役中只有沙瑪一人服從命令，不肯在敵前撤退。這行動是冒死的。「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8）足見順服就是死；己生命若不死，就順服不來。誠如我們的主存心順服，以至於死；因著主的死，我們就得以生；因著主的順服，我們就得著了生命。在利希之戰，死在沙



## 聖經人物

瑪身上發動，生就在以色列眾人身上發動。因著沙瑪一人的順服，使爭戰得以轉敗為勝，使以色列人得以脫離非利士人的追殺。因著沙瑪一人的順服，不但守住了以色列的戰略要點——以色列的大門，保存了神的產業，也拯救了以色列眾人的性命。弟兄姊妹，順服是得力的門徑，順服是得勝的秘訣，沙瑪就是我們順服的榜樣。今天在錫安山、在新約教會中，順服神僕人的人可能不少，這還不夠，神還要你順服神僕人所差派來的，而他們可能有些方面尚不如你；要順服這樣的帶領人，若不死，真是順服不來。但你若在這方面也學會了順服，你就是一個得勝者。

# 沙瑪、約設巴設 (三)

(1990.9.5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 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

神的的確確看顧錫安、堅立錫安，叫錫安越來越被高舉；因為錫安是大君王的京城，是萬王之王耶穌基督設立寶座的所在。所以錫安也是彰顯神國度、榮耀、權能、豐滿的所在，道道地地是神所另立的基督王國。榮耀的新約教會就是為著這神國的權能來作見證，要把神的國帶下來。新約教會一執掌神權，一實現神國，人的國就要被打碎。九十年代是神要新約教會起來打碎人國的日子，這個時候，神需要得著更多幫助今日大衛得國的勇士。所以我們這些日子都在交通大衛的勇士；這一次我們所交通的是沙瑪。沙瑪和以利亞撒一樣，是非常有名的三勇士之一。以利亞撒獨自一人力敵非利士軍兵，救了一塊大麥田，沙瑪所救的則是紅豆田。地點和其中所種的雖然不一樣，但都是神賜給祂子民的產業，也是神賜給祂子民的國土。他們不光是寶貝田裡所種的大麥和紅豆，更是為神國的國土而戰。今天神也要讓我們來表演這件事，把這個見證擺出來。沙瑪和以利亞撒同有一個特點，就是眾人都逃跑了，他們還站住，作中流砥柱，力挽狂瀾；這是在荒涼中的得勝者。

大衛眾多的勇士都有相當不平凡的表現，但是聖經有幾次說到「只是不及前三個勇士」，可見沙瑪他們實在是勇士中的勇士。大衛的勇士已經相當不得了了，勇士中的勇士那更是非比尋常，他們身上一定具備了比一般的勇士都還要卓越的特點。這卓越的特點是什麼？就是他們能夠作中流砥柱——當爭

戰的時候，大家都跑了，你還不跑。有的時候你單獨出去，或是落單了，遇到仇敵的包圍，你別無選擇，只好在那裡孤軍奮戰，這是一種心情；但大家一起出去打仗，在危急的時候，別人都撤退了，剩下你一個人不願逃跑，這種孤軍奮戰，又是一種心情。但唯有後者才是中流砥柱的特性，經得起那些邪惡激流的衝擊；這種根基穩到一個地步，你沒有辦法搖動。神的使女江端儀姊妹在這一點上的的確確像沙瑪一樣，為我們留下了美好的榜樣。當假同工離開她，真同工也離開她時，她仍然站住；甚至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跟那些糊塗同工一同起來反對她的時候，她仍然站住，堅持到底；就是這種表現叫仇敵喪膽。實在說來，新約教會幸虧有這麼一位神的使女，像沙瑪、像以利亞撒一樣作中流砥柱，才有今天的得勝。這是叫神家的見証大獲全勝的器皿；這樣的器皿必須具有這樣的特點：儘管大家都不從，我還是盡忠站在主一邊，死守我該持守的。

在這件事上，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仰望主給我們有這樣的生命經歷。這絕對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要有這樣中流砥柱的見証擺出來，一定要對異象明亮清楚；一個沒有異象的人，沒有辦法盡這樣的職事。江姊妹所以能夠那樣地堅持她所領受的真道，就是因為她對真道有相當明亮的看見。她清楚知道這真道是從神來的，並且託給她來傳；所以眾人可以不信，可以離棄，但她不能不為著神所託付她的真道盡忠到底。這不是固執，這乃是堅定地持守神的真道，這才配得上作神子民的首領。若是一個人不能堅持神所託付給他的真道，人家一抵制、一反對，他就隨流失去，這樣的人不配作首領。以往神也讓我們有過這樣的爭戰和經歷。有一段日子，為著一些真理和一些神在我們中間的帶領，有好多同工和弟兄姊妹們受到考驗，指

著我說：洪弟兄，你太固執了！但我覺得我不是固執，乃是靠著主的恩典持守神要我持守的異象，盡忠於神所託付我的真道。弟兄姊妹，假若我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我想你們跟著我就冤枉了。我的意思是，若是一個人不能持定神給他的異象到底，受到打擊、反彈，就不敢傳，或改了口氣，這樣的人你認他為首領，跟隨他，那是極其沒有價值、沒有指望的事情。老實說，若是這樣，他也不算是神所設立的首領了。張路得就是這個例子。她曾經忠於神所託付她的，竭力地傳揚過，結果經不起兒女私情的衝擊，就完全改了口氣，連江姊妹所傳的真道根基都推翻了。這就不像沙瑪。沙瑪乃是經得起各種激流的衝擊，而成為中流砥柱的。這是神一直記念的，所以我們每當提到大衛的勇士，總特特提到以利亞撒和沙瑪他們三勇士。

## 不計個人得失榮辱，只求神旨成就

今天我想順便來交通這三巨頭中另外一個勇士。雖然這三個勇士是眾首領中聲望最高的，但是我們常常提的都是以利亞撒和沙瑪，還有一個，我們很少去注意，但他卻是三巨頭的首領，是勇士中首領的首領；這位勇士就是約設巴設。我們看撒母耳記下廿三章第八節：「大衛勇士的名字記在下面：他革捫人約設巴設，又稱伊斯尼人亞底挪，他是軍長的統領。」第九節：「其次是亞合人朵多的兒子以利亞撒。」第十一節：「其次是哈拉人亞基的兒子沙瑪。」現代中文譯本是說：第一個是約設巴設，第二個是以利亞撒，第三個是沙瑪。我們常常從第二、第三個講起，因為這兩個記載比較詳細，資料比較多，比較好講，以至於把最重要的第一個忽略了。

約設巴設是三勇士的第一個，他是大衛勇士首領中的首

領，是軍長的統領，承擔了許多重大的工作，他的功績應該很多，但聖經只用很簡單的一句話就帶過去：「一時擊殺了八百人。」至於他是怎樣奮勇，怎樣殺死那八百人的，全沒描述。明明做的不只這麼多，而所記的只這麼一點，假若是你，你會感覺舒服嗎？你可能會說：「感謝讚美主，主知道就好了。我是做在主面前，是為著主的；我不是做在人面前，不是做給人看的。我的賞賜在耶和華那裡。主耶穌是鑒察人心的，祂暗中察看，我不在乎人知不知道。」但這是史記，給世世代代讀的，是很重要的一個記錄，卻這麼輕描淡寫，一句話就帶過去了。而其次的以利亞撒和沙瑪，就寫那麼多、那麼清楚。但約設巴設經得起這樣的考驗，他只認定：我在神面前為著神所做的一切事情，人家知不知道，有沒有留下記錄，沒關係，只要神的旨意成功就好了；只要能夠消滅群賊，幫助大衛得國，夠了。別人的戰功多寫一點沒關係，我約設巴設人家連名字都忘記了也沒關係。不爭名，不邀功，不計個人得失榮辱，只求神的旨意成就，這是約設巴設偉大的地方，是這位首領中的首領的特點。一個能夠幫助大衛得國的屬靈首領，就必須具備這樣的特點。

## 真實、純一向著異象

聖經說約設巴設是他革捫人；「他革捫」的字義是精明的、有眼光的。他是在這種有屬靈的精明、有屬靈眼光的環境中長大的，所以他相當清楚神興起他們這些勇士，為的是要幫助大衛得國；只要大衛能夠得國就好了，我個人的得失榮辱算不得什麼。也因此他能專一地注視神和神給他的託付，不去注意自己所做的是什麼，或是做了多少，也不會在乎他所做的人

有沒有留意看到，或是詳細留下記錄。只要神的旨意成就，他所做的蒙神記念就好。這是真真實實、純一向著異象的器皿；這是約設巴設的見証。

這種境界說是容易，考驗來到，可真不容易。常常有人告訴我說：「唉呀，拿到『靈流』一看，奇怪了，七·二一各地教會神榮耀的作為都一一報導了，就是我們的沒有報導出來。我們的報導早就送去了，怎麼會沒有呢？再聽麗珠姊妹有沒有報導我們這裡的。一直在那裡注意著……神在我們中間做了這麼榮耀的事，哎喲，怎麼搞的，這麼簡單就報導過去了。」所以我們為著叫每一位勇士的英勇事蹟統統能夠留下記錄，就不得不來函照登。有人說：哎喲，這樣太贅了，大同小異的選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就可以了。我說：你可不知道喔！每一個都想作代表性的啦！這種墮落的天性若沒有徹底蒙拯救，日子會很難過的。這個我很有經歷：一群小孩子常常到我身邊來，洪公公、洪公公的叫這個不停，若是我伸手摸摸這個頭，沒有摸那個，那個就很不是味道，我再摸摸他，他就很開心了。

弟兄姊妹，這種墮落的天性在屬靈的事上常常被神勾出來。其實你越是隱藏自己，神越顯明你；你越是卑微自己，神就越叫你升高；你越要高抬自己，神就越叫你降卑。新約教會重建這二、三十年來，有不少人想出頭，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經得起這種好像不為人知的考驗。他的勇氣、美德、工作果效巴不得人人都知道；若是人不知道，他會感到非常痛苦。在這種情形下，他靈裡永遠不得安息，一方面怕自己的醜陋被顯出來；另一方面，又怕他的美麗不為人知。所以他無論做什麼都是惶惶不安；既怕出醜，又怕功德被人埋沒。

今天神實在要得著像約設巴設這樣的器皿，因此願我們都

渴慕有約設巴設這樣的特點。當我們手中的工作好像不被人注意、不被人稱讚，甚至好像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時，願我們都能夠經得起考驗——經得起不為人知，也經得起遭人遺忘，這樣神在我們身上才有更通達的道路。這並不是說以後神藉著我們做了什麼事情都不要講了，若講出去，可能洪弟兄要說我們不像約設巴設了。神若是藉著我們有什麼榮耀的作為，該說的還是要說；這是靈的問題。有的人說出來，是為沽名釣譽；你若是不回應他，讓他知道他剛才講的你都聽進去了，他會很難過。但是一個人有約設巴設的靈，他說乃是為榮神益人，就不會在乎你對他所做的欣賞與否，甚至你有沒有聽清楚、有沒有聽進去，他也全不在乎；這是靈的故事。所以，不是在方法上學樣，乃是從靈裡效法：我只知道向神盡忠，我只留意神的旨意，我只注意大衛是不是能得國，我只防備來攻擊大衛的那些群賊；群賊來了，我就起來奮勇爭戰，一時殺了八百人。這個不簡單，必須是向著異象純正的器皿，才能夠完成的神聖使命。

## 不爭名、不爭利、不在乎被埋沒

約設巴設是首領中的首領，的確是出類拔萃。他那些天然的感覺、天然的成分相當被煉淨，己生命的對付非常徹底，所以神在他身上的道路極其通達，神的榮耀在他身上就能大大彰顯，神那無限的權能也能藉他大大施展。而約設巴設昔日所經歷的，今天我們都可以來經歷；他所作的見証，我們都要作，也都能作。因為神憐憫了我們，把我們選召出來，讓我們得見這時代的異象，使我們不但脫離了世界，也脫離了人意宗派，歸順了今日的大衛，得以與大衛一同爭戰，與大衛一同為著建

立神的國、實現神的國往前。神怎樣憐憫大衛的勇士們，也會憐憫我們。但願在以後的日子，我們能越過越享受這樣屬靈的更高境界；當你我的勞苦事蹟被人忽略的時候，願你我都能像約設巴設那樣的超越。雖然好多人不認識約設巴設，對他所做的也不太清楚，但他的確是首領中的首領，聖經記載到他的時候，指明他是頭三位勇士中的第一個。雖然他的工作果效沒有詳細的記載，他還是第一個；雖然第二個、第三個的事蹟都有詳細的記載，他還是第一個。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第三就是第三，在神那裡的次序就是這麼清楚。因為神鑒察人心，祂不以外貌取人，也不以表象斷人。所以，我們甘願效法約設巴設，不爭名、不爭利，也不在乎被人埋沒。因為我們所做的，天上的神都看見了，也都記錄了，我們的賞賜都在神那裡。

舊約時代以色列人從埃及被領出來，進入迦南地，征服迦南七族，目的就是建立大衛王國，在地上實現神的國。如今神要榮耀的新約教會這真以色列人起來為祂的國爭戰，把祂的國很具體地帶下來，以實現祂永世的計劃，正如大衛和他的勇士們攻擊群賊，建立大衛王國所預表的。昔日大衛有這班勇士幫助他爭戰得國，實在有福。今天神也需要更多這樣的勇士被興起，為祂爭戰得國。願我們都效法大衛的眾勇士們，向著異象是那麼忠心，事奉的動機是那麼純正，好讓神國的權能在我們身上豐滿地彰顯出來，執行到列邦萬國，叫列國萬邦的群賊因此徹底被消滅，叫大衛王國所預表的基督王國因此速速實現在這個地上，神末世的旨意就成就了！



\*\*\*\*\*

# 約拿單

\*\*\*\*\*

# 約拿單（一）

（1990.9.8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忠成弟兄交通）

掃羅王的長子約拿單，有優越的才情，有善良的品質，有愛護大衛的心腸與行動，卻不能在緊要關頭，斷然對準神心，緊緊跟上聖靈水流，投奔飄泊的大衛，而仍留在掃羅的陣營中，以致牽連受累，與惡父同死，家破身亡，令人惋嘆！這是約拿單給我們的鑑戒。

主僕曾說，神要使用的不是好人，當然更不是壞人，乃是神人。看約拿單的結局，我們也可以這麼說，神所喜悅、所祝福的，不是世俗道德中的好人，當然更不是壞人，乃是遵行神旨意的義人。在大衛家與掃羅家的王國爭奪戰中，遵行神旨意的大衛家是義人集團，敵擋神旨意的掃羅家是惡人集團；但在惡人集團中卻出現約拿單這個大好人。可是，好人若不從惡人集團出來，他的好不但沒有價值，最後還要跟惡人一同滅亡。

## 約拿單的情感與道德

約拿單實在是個傑出的人才。他才情優越：在密抹之戰，能信靠耶和華，帶著替他拿兵器的少年，兩人冒險犯難，潛入敵營，一口氣在一畝地之內殺了廿個非利士人。那場格鬥非常兇猛，約拿單展現出非凡的神勇。聖經形容說：「所有在田間的非利士人都驚恐萬狀，防衛兵和突擊部隊也都喪膽；地也震動，真是一片恐慌！」（撒下十四：15現代中文譯本）這是耶和華助他爭戰，叫非利士人驚恐內亂，自相殘殺。以色列人看見了，乘機追擊，大獲全勝。可見約拿單是一個膽識兼備、智勇

雙全的軍事人才。他也長謀善斷：在追擊過程中，掃羅叫百姓起誓，不到晚上不吃什麼。但約拿單卻說：「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從仇敵所奪的物，擊殺的非利士人豈不更多麼？」（撒十四：30）可見約拿單通情達變，腦筋靈活。以這等人才，若幫助大衛剿滅群賊，必在勇士中有分。

約拿單品質善良：他有不忍人之心，更有維護美好事物的良善心腸，這可從他與大衛的相愛相惜看出來。聖經說：「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撒十八：1）「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撒十八：3）約拿單死後，大衛作「弓歌」哀悼他說：「我兄約拿單哪！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女的愛情。」（撒下：26）約拿單與大衛，英雄惜英雄，心心相印。這段美好的友情乃因兩人同有善良的品質。以約拿單這種才質，若能幫助大衛得國，則如約拿單自己所說的（見撒廿三：17），大衛為王，約拿單為相，君臣相得益彰，也更是國家之福。

約拿單救護大衛：約拿單愛惜大衛，數度為大衛說話（見撒十九：4／6，廿：27／34）、救大衛逃脫掃羅的殺害（見撒十九、廿章），甚至與大衛立約結盟（見撒十八：3，廿：14／16，廿三：16／18）。在人看來，他對大衛實在是深情厚愛，仁至義盡。而大衛是他父親的仇敵，他這樣作，不怕王怒、叛逆父命，在人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

總歸一句，約拿單實在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大好人。然則，為什麼像中國人所說的：好人不長命，好人沒好報，好人沒善終？

因為：

約拿單是個有情義的好人，卻不是一個向神旨意絕對的義人。

約拿單是個有道德的好人，卻不是一個堅持異象的義人。

在緊要關頭：

約拿單是個保持現狀的凡人，卻不是一個果決投身聖靈水流的豪傑。

約拿單是個持守倫理的孝子，卻不是一個遵行真理的勇士。

在人看來，他對大衛夠義氣；但在神看來，他卻不能因這點義氣就成為神所喜悅的義人。

## 約拿單悲慘下場的因由

### 不能及時投奔大衛

我們分析約拿單的悲慘結局，其第一關鍵是不能離棄掃羅父家而投奔受膏大衛。

在大衛逃避掃羅追殺，飄泊曠野的時候，有一股偉大的時代聖靈水流出現，就是投奔曠野大衛，幫他爭戰得國。在這時候，誰有智慧、有決心，不怕困苦、不怕艱險，毅然起身投奔大衛，誰就是對準神心、蒙神賜福的人。可惜這時的約拿單不能下定決心投奔大衛，因而與掃羅一同滅亡，真是可悲！

### 不能揮劍斷親情

約拿單不能投奔大衛是囿於親情和倫理。他是個很有情感的人，但情感使靈眼迷矇。掃羅是他的父親，大衛是他的知己，他愛大衛，卻不忍離棄掃羅，因而不能揮劍斷情、大義滅親，在父子之情與刎頸之交中間作明智的抉擇。什麼是明智的抉擇？選擇神的旨意、投向神的受膏者，就是明智的抉擇。約拿單是個有情人，一直困在親情、友情中。他注目人（親）

聖經人物

情，卻忘了「神情」。主耶穌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太十：37、36）這話真是警戒！

### 不能愛惡絕對

約拿單困於親情，是因愛惡不絕對。他明明知道神已廢棄掃羅，另膏大衛（見撒廿三：13、31，廿三：16／17），卻不能愛神所愛、惡神所惡，一直留在掃羅身邊。這是「見惡不能去、見善不能從」，「擇善不固執、行義不徹底」；徒有仁人之心，卻無仁人之行——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不能愛其當愛、惡其當惡，終致與惡人一同滅亡，真是可悲！聖經說：「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羅十二：9）約拿單愛惡不絕對是我們的鑑戒！

### 妄圖忠孝兩全、面面俱到

約拿單不能愛惡絕對是因不忍傷（親）情，盼能兩面討好。在需要當機立斷時，約拿單卻因循苟且，猶豫不決，能拖一天就拖一天。甚至妄想忠孝兩全、信義兼顧。他希望父親能善待大衛，不然，則拖延時日，待掃羅壽終正寢，大衛作以色列王，他也順理作宰相。（參撒廿三：17）這樣對掃羅家好，對大衛家也好；你好我好大家好。他就是這麼一個不忍傷情的好好人。他以為這樣一來，家國之忠，君父之孝，盟約之信，友朋之義，面面俱到，樣樣都好。殊不知事實不是這樣。天使與惡魔之間，勢不兩立，絕難兩全其美。在生死禍福、光明黑暗抉擇之際，神的旨意、時代異象、時代器皿是抉擇的關鍵！不在神旨意裡的感情，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所以追根究底，還是「情」字誤人。自古以來，情之一

字，最是感人，也最是害人。太上忘情，說易行難，豈可不為戒！

## 對付不在神旨意中的情感與道德

今天我們講約拿單的鑑戒，實在是有生命的經歷，而且是慘痛的經歷！新約教會重建以來有兩次大危機：一是江姊妹去世，一是張路得背道。在江姊妹去世這緊要關頭，凡站在神旨意、站在神受膏者這邊的，都蒙保全、被建立；否則就失落異象，被惡者吞噬。又，在張某背道這緊要關頭，站在異象、站在真道這邊的，就蒙保全、被建立；否則也是失落異象，煙消雲散。很不幸、很叫人痛心的是，在這兩次危機中，我們親眼看見好些約拿單陣亡！當然，不是約拿單的背難者，我們也為他惋惜！

在張某背道時，我親眼看見與她一同背道的人中，有些人的品格為人實在不錯，真是好好人。他們所以一同背道，有的是基於感情——張某對他有情有義；有的是基於忠貞不二的情操——對張某死忠到底；有的是基於孝道——父母背道，兒女跟著走；有的是基於悌道——兄弟姊妹背道，也跟著背道；有的是基於信守——曾發誓一生與張某同心；有的是基於愛情——丈夫背道，妻子跟隨；或妻子背道，丈夫跟隨……這些感情，這些孝悌忠信，在人看來都是美德，但從約拿單的鑑戒，我們知道凡不在神旨意中的感情都是濫情，不在異象中的盡忠都是愚忠，不在真理裡的盡孝都是愚孝，不在真理裡的守信都是愚信，不在真理裡的愛都是亂愛，都沒有價值；不但不蒙記念，嚴重的話，可能招來今生的家毀人亡和永世的火湖沉淪！所以不在神旨意中的情感與道德，當嚴嚴對付！

## 聖經人物

感謝主！今天坐在這裡的弟兄姊妹，有些是親身經歷新約教會兩次大危機的。我們在緊要關頭都蒙神保守，明智地選擇神的旨意，投奔今日的大衛，與他一同爭戰。現在，今日的大衛王國——榮耀的新約教會，榮美的錫安聖山，已經蒙神建立，屹立不搖；還要打碎人國，帶進神國。願我們這些「開國元勳」們，繼續持定真道，堅守異象，與今日的大衛同心爭戰，直到作成神末世的大工——實現神國，得到神永世的獎賞，與主一同得國享受。A 們！

# 約拿單 (二)

## —— 約拿單的愛情 ——

(1990.9.10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掃羅跟大衛說完話以後，掃羅的兒子約拿單深深地被大衛的英勇行為吸引。約拿單愛大衛，像愛自己一樣。從那天起，掃羅留大衛在身邊，不讓他回家。約拿單因為非常愛大衛，像愛自己一樣，就跟大衛結拜為兄弟。他脫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給大衛，又把自己的盔甲、刀、弓和腰帶也給了大衛。」（撒母耳記上十八：1 / 4 現代中文譯本）就著一般人來看，約拿單這種朋友在人群社會中實在很不容易找到。他的品德、為人都是很難得的，而他在愛大衛的這件事上，所顯出的真摯友誼，更是值得稱許。他為了愛大衛，把心愛的東西都給了大衛，不但是自己的袍子、盔甲，連刀和弓也給了大衛，而這些東西在當時是最寶貴的。請看撒母耳記上十三章十九至廿二節：「那時，以色列全地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利士人說，恐怕希伯來人製造刀槍。以色列人要磨鋤、犁、斧、鏟，就下到非利士人那裡去磨。但有銼可以銼鏟、犁、三齒叉、斧子，並趕牛錐。所以到了爭戰的日子，跟隨掃羅和約拿單的人，沒有一個手裡有刀有槍的，惟獨掃羅和他兒子約拿單有。」以上的描述可知約拿單的這把刀是何等的寶貴，恐怕比台灣黑道的烏茲衝鋒槍更寶貴。再者，武器也是軍人的第二生命，但是約拿單為了愛大衛，把他寶貝如生命的武器贈給了大衛；這種友情實在難能可貴。

經上告訴我們，約拿單愛大衛是被他的英勇行為所吸引。



大衛長得是一表人才，經上形容他是英俊健壯、面色光紅、目光炯炯，加上他那種戰場上的英勇，真是以色列人眼中的英雄。大衛這英勇的行為是表現在殺歌利亞的事上。歌利亞出來罵陣時，以色列全軍無人敢出戰，連約拿單也是一樣躲在洞裡。但小大衛單槍匹馬殺了歌利亞，救了以色列人，為掃羅和約拿單出了氣、報了仇。這種英勇行為，又何止是約拿單一人受吸引，以色列眾女子都被他吸引了；她們跳舞、唱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拿大衛英勇的行為作歌來唱，你就知道大衛多麼風靡以色列。若是這些女子像約拿單那樣有機會親近大衛，她們都會把她們所有的愛情獻給他的。所以約拿單對大衛的愛與常人無異，不過是英雄惜英雄的自然流露。這種愛是建立在外面的英勇行為上的屬地感情，而不是建立在神的旨意上——認識神的膏——的屬天真情，層次就很低，結構也很脆弱，經不起考驗。如果大衛沒有這種英勇行為，約拿單不會如此愛他是可以斷言的，而且他日若有人表現出英勇行為，他也可能見異思遷。因為有英勇行為的人很多，身上有神的膏的人卻不多，所謂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不多。唯有建立在神的膏和異象上的感情，才會產生生命的連接，才能使人與時代器皿同生死、共患難，追隨時代器皿到底。約拿單是一個難得的大能勇士與知交摯友，卻不是一個有開啟而通達的人。他對大衛的認識既不是在啟示裡，對大衛的愛就始終無法超越屬世的範疇，以致無法跟隨大衛到底，造成日後的悲慘結局。所以不在神旨意裡的愛實在是膚淺的，也毫無保障。因為神就是愛，在神旨意中的愛才是真愛，是最高層次、最有價值的愛。聖經也說：愛是為真理的緣故。約拿單對大衛的愛不是在真理裡，他對大衛所做的也不是為神旨意的緣

故。所以他陣亡後，大衛雖然作歌哀悼他，說他的愛情勝過女子的愛情，但再偉大也是在人的感情範疇內，在神眼中還是毫無價值，不蒙記念。

今天我們跟隨時代器皿，若愛他只像約拿單愛大衛一樣，就沒有什麼價值；我們對他的認識，若只是從他的外表、才幹、爭戰的英勇、天然人的美德、智慧和口才而來，就會像約拿單一樣，一旦大衛被趕逐、被追殺，就不能與他同生死共患難了。所以我們今天對受膏者的認識應當在啟示裡，是扎根在神的膏上，是對準神旨意和認識神的時代託付。如果不是這樣，一旦環境變遷，神僕人的言行不合你的口味和理想了，你就會轉愛為恨。所以不在神旨意裡面的愛和感情毫無意義，約拿單是我們的鑑戒。盼望同工們、弟兄姊妹們對神僕人的愛不至於停留在屬地的感情裡面。我們為這個人作見證，不是為他的行為作見證，乃是在真理上、在神的膏上、在神旨意上為他作見證。這是最高層次、最有價值的愛。

約拿單愛大衛，卻一直跟隨追殺大衛的掃羅。他之所以跟隨掃羅，也不是在啟示裡，只是因父子關係。弟兄姊妹，有親情是對的，孝順父母也是理所當然的；神的膏若仍在掃羅身上，他也應該跟隨父親。但先知撒母耳已經宣告，神已廢棄了掃羅，膏立了大衛。這事約拿單知不知道？有一次他對大衛說：「我父親追趕你，但絕不能害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你從他和大衛立約時所說的話就曉得他知道得很清楚。可惜他雖與大衛結盟，愛大衛如同愛自己，也知道神對大衛的揀選，卻不能與大衛同生死、共患難。為什麼？父子情結解不開——他是我的父親，我是他兒子，我不跟隨他，誰跟隨他？若不跟隨父親，好像於情於理都講不過去。他一直超脫不了這種父子

情結。其實，他父親被神廢棄以後，所作所為離經背道，傷天害理：殺祭司、屠挪伯城，無緣無故追殺大衛，是個大暴君。無論是站在父子或君臣地位，他都應勸諫掃羅，不要再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他若是體貼神心，更當拿起利未人的刀，縱不能大義滅親，也當斬斷父子情結；縱不能跟隨大衛，最低限度可以放下目前的地位與享受，息隱山林，等候大衛得國。不能因著親情的緣故，就跟隨一個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人。可惜他沒有這個看見，也沒有這個勇氣，以致與掃羅一同滅亡。

神的僕人在聚會所事奉時，看見神的榮耀離開了聚會所，就毅然決然地從聚會所分別出來，不受聚會所人情的包圍。約拿單就不行，神的靈、神的膏已離開了掃羅，他卻離不開掃羅。神僕人從聚會所出來，正如亞伯拉罕出吾珥，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往那裡去。道路在那？方向在那？全不知道。主僕人只是因信往前，上到雙連堀，就是今天的錫安山，在那裡等候神的受膏者。如果約拿單有這個開啟和勇氣，他的結局就不會那麼悲慘！當主僕人洪弟兄認識神的膏和神的託付在江姊妹的身上後，就跟隨了江姊妹。那時宗派譏笑他：洪某人跟隨了一個女人，是電影明星，而且結過兩次婚，離過兩次婚。若不是在啟示裡有看見，實在不容易。江姊妹息勞歸主後，接棒的是張路得，神僕人也立刻跟隨了她。那時很多人奇怪：難道使徒是世襲的嗎？媽媽當使徒，媽媽死後，把使徒職分交給女兒？而且，張路得與秀靈姊妹年紀相仿，像神僕人那樣年紀的人來跟隨這樣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姊妹，按人看，真是要命。但神僕人跟隨姓張的並不是看外貌；他只看神的膏。那時託付的確在姓張的身上，所以他跟隨姓張的絕不是出於屬地感情，也不是因著人的愛，乃是

對準神的旨意。他不藐視她年輕，仍是那樣敬重張某，像敬重江姊妹一樣。姓張的在新約教會中對神的僕人是最倚重、最寶愛的；但姓張的一旦背道，神僕人立刻拿起利未人的刀——一刀兩斷，各不相干。這實在不簡單，都因神僕人的愛和感情是扎根在神的旨意上。約拿單在這點上就沒有辦法，眼見父親已離經背道，被神廢棄了，卻硬是跟到底、跟到死。

「大衛明明知道掃羅決意要殺害他。大衛在靠近西弗荒野的哈列的時候，約拿單去見他，鼓勵他倚靠神的保護，對他說：『不要怕！我父親掃羅沒有辦法害你；他知道得很清楚，你將來一定會作以色列王，而我的地位僅次於你。』兩人在耶和華面前重新結盟。大衛留在哈列；約拿單回家去了。（撒下廿三：15 / 18 現代中文譯本）「我的地位僅次於你」在和合本上是說「我要作你的宰相」。從這節聖經看來，約拿單的愛是滿有攙雜的，他與大衛結盟是含有個人利益，是為著自己的前途——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這種結盟與神旨無關，所以大衛留在哈列，他可以「回家去了」。其實你說他是完全不知道神的膏？他也實在認識一點；他知道大衛一定要作王，也鼓勵大衛說：「你要依靠神，神會保護你；我父親絕對不能夠害你。你將來一定作以色列的王，而我則作你的宰相。」既然知道大衛一定作王，自己也貪圖將來的宰相位分，大衛留在哈列，他就應該跟大衛一同留下，應對大衛說：你往那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那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我要與你一同飄流，同生死、共患難。他卻不是這樣，把大衛撇在曠野，自己倒回家去享受王太子的榮華富貴。為自己的利益，又不肯放下眼前的既得利益；為個人前途，又捨不得目前太子的地位和王位繼承權，只想憑著那個結盟就坐在家裡等著作大衛的宰

相。

弟兄姊妹，升高是有道路的，升高也有一個原則，你違背這原則想升高是不可能的。主耶穌說：「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我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裡，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路廿二：28 / 30）使徒保羅也說「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原來與主耶穌一同坐寶座得榮耀的乃是主在困苦磨煉中常和祂同在的門徒，也就是與主耶穌同生死、共患難的那小群人。這就是升高的道路，也是升高的原則與定律。約拿單必須與大衛一同受苦，才能與大衛一同得國享受。但約拿單把大衛丟在哈列曠野，自己回家去了，任其受磨煉。大衛飄流受苦時他不跟隨，大衛作王時他卻要作宰相——不肯付代價，又想要與大衛一同得國，一同坐寶座。想要不勞而獲，那有這麼便宜的事？神是公義的，無功怎能受祿？所以主耶穌說，我要將國賜給你們，為什麼？因在磨煉中你們常與我同在，這個原則是不變的。弟兄姊妹，我們要進入神的國，要與主一同坐寶座，與主同享榮耀嗎？今天主身體的教會還在磨煉中，你是否在主的患難中有分？這些年來新約教會與人國爭戰，正是基督身體在磨煉中。有許多弟兄姊妹是在患難中與教會一同爭戰，這種磨煉不會徒然，主說：我要把國賜給你們，你們要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要坐在我的寶座上。另一方面，宰相是國家公器，豈可私相授受。不是大衛想給誰就可以給誰的，所以大衛始終沒有應允。約拿單有這個願望和請求，大衛是個敬畏神的人，他沒有應允：「我作王時，你一定作我的宰相。」正如主沒有應允雅各、約翰的母親一樣。「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她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

求祂一件事。耶穌說：『你要什麼呢？』她說：『願祢叫我這兩個兒子在祢國裡，一個坐在祢右邊，一個坐在祢左邊。』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喝嗎？』他們說：『我們能。』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太廿：20 / 23）這位老姊妹好貪心，生了兩個兒子，要求坐在主的左右兩邊；如果她有三個兒子，也都跟從主，那就不知道怎樣坐法，最好是連主的位置也讓出來，好處都給他們佔盡了。中國古代立在皇帝兩旁的，就是左右丞相，若雅各、約翰作了主的左右丞相，這個老姊妹就可以母因子貴。我看約拿單很像這位老姊妹，將來大衛作王，他坐第二把交椅。人國都是如此，專用皇親國戚，講裙帶關係。國民黨現在用一班所謂的青年才俊，高居要津，他們不過是拜他們的大官父親的餘蔭所賜罷了。然而神國的定律卻不是這樣，主說：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

「『你要照耶和華的慈愛恩待我，不但我活著的時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後，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仇敵的時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絕了恩惠。』於是約拿單與大衛家結盟，說：『願耶和華藉大衛的仇敵追討背約的罪。』（撒上廿：14 / 16）他除了為自己的前途鋪路，也為他的家族著想。他與大衛立約就是為了這些，沒有一句話關係到神的家和神的旨意。這個人一直在人的情感、人的愛裡，先顧他自己：我要作宰相；萬一我死了，你也要恩待我的家，你殺仇敵時不能殺我的兒女。他也知道掃羅家就是大衛的仇敵，掃羅要滅亡，將來掃羅家也要跟著一同滅亡。但他不是說：將來你消滅仇敵時要恩待我父的

家；他只說不可向我家絕了恩。所以說他的愛和情感是滿有攙雜的。大衛作王時，假如約拿單沒死，設想大衛會不會用他當宰相？即或大衛想用約拿單作宰相，第一個反對的可能就是約押。他豈肯甘休？我出生入死，你卻把宰相給了一個坐享其成的人？那時約押殺死的可能不只是押尼珥，還有約拿單吧。那些與大衛同生死共患難的人看見約拿單作宰相，又豈能服氣？所以大衛一直不肯鬆口說：我將來作王，你一定作我的宰相。

約拿單也像迦密山上的另一頭牛，沒有交在先知以利亞的手中，乃是交在巴力假先知的手中。如果約拿單認識神的膏，對準神心意，與大衛同生死共患難，實在是個好器皿，因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記得有一次他與拿刀的少年人擅自出戰，也可算是單槍匹馬闖非利士人營盤，殺了非利士人無數。可惜他這種英雄行為，不是對準神旨意；若是為大衛如此英勇殺敵，那就完全不一樣了。他把他這頭牛交給了掃羅，結果與父親一同陣亡。直到如今讀這些經節，還令人扼腕嘆息！牛被交在誰手中，就是在誰手中，牠沒有選擇的餘地。但約拿單不是牛，他可以選擇，選對了，這一生就轟轟烈烈、榮榮耀耀；但他選錯了，結局就悲悲慘慘！所以我們要脫離屬地的情感，我們的一切感情、一切愛要對準神旨意。這才是最高層次的愛，最有價值的感情。約拿單是個好器皿，卻不是明亮的器皿。他的人格、品德有些地方是值得稱許的，但他那種不開啟、不對準神旨、不認識神的膏，我們要引以為戒！求主恩待我們。這樣一系列交通聖經人物乃是為了造就我們成為明亮的器皿。有很多人 是我們的榜樣，我們要效法；但也有些人是神所不喜悅的，我們要引為鑑戒。但願我們個個成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

# 約拿單 (三)

(1990.9.8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 感情不能對準神旨意

約拿單在公會宗派信徒的心目中，是相當被羨慕的。我曾經聽到有些傳道人勉勵教友效法約拿單。

約拿單雖然外表看來實在不錯，但是他不能向神的旨意盡忠到底，不能讓他的感情對準神的心意到底。他雖知道應當愛神所愛，惡神所惡的，但因神所惡的那一位是他的父親，他就不能惡神所惡的。這一關的考驗相當厲害；剛才忠成弟兄也講到，聖經裡說愛兒女過於愛主的，不配作主的門徒。這不是父母妻兒值不值得愛，可不可以愛，該不該愛，而是你愛這些不是過於愛主的問題。若是，你的結局不會好過約拿單。

我覺得將來在永世裡最咬牙切齒的，莫過於像約押和約拿單這樣的人。為什麼？因為他們一生一直跟著時代器皿——約押還是大衛的元帥，約拿單可說是大衛的知己，但末了卻那麼悲慘。一個基督徒若是糊裡糊塗，異象不清楚，不愛主，又愛世界，將來被主撇棄，那沒話說。但若有人自以為很愛主、很擺上，又很付代價，結果卻在城門外哀哭切齒，那真是最悲慘不過了。在主來的日子，最咬牙切齒的就是那些奉主的名傳道、醫病、趕鬼……而主卻對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的人。今天在新約教會中，如果有弟兄姊妹認識使徒職分的真理，也認識時代器皿，還常跟時代器皿一起爭戰，但到末了，結局卻像約押、約拿單那樣，就最可悲了。



剛才忠成弟兄交通得很不錯，約拿單的感情的確相當豐富，只可惜這個感情沒有對準神的心意，所以他不能及時投奔大衛，以致一生無法對準神旨，堅持到底。這是他的致命傷。我們今天能夠走在新約教會這條路上，這方面的功課大體都學得相當不錯。有些同工和弟兄姊妹們在這方面都曾付上相當的代價，為著走這條新約教會的道路，被家人仇視、棄絕，但他們一點不偏離這條道路。這種表現實在是不錯，只是能不能堅持到底，就看我們的感情向著神的旨意絕對不絕對了。若是你的感情在神的旨意以外，在主以外還有一些所看重的、所愛的，甚至超過主，有一天，你會發現你走不上主的道路，約拿單的命運總會臨到你。

## 不能與時代器皿同飄流同爭戰

感情這件事情相當考驗人，尤其是親情；友情已經很難勝過了，親情更難，所謂血濃於水，就是這個意思。一個能為主勝過親情的人，才能被神驗中、蒙神使用。這不是叫我們變成一個無親情的人，乃是要我們的親情絕對對準神的心意；要認定凡不能對準神心意的親情，都是毫無價值的，會叫我們的事奉、生活在主面前統統不被記念。在神的兒女中間，我看到不少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親情上，向著神不夠絕對，以致屬靈光景非常昏暗、悲慘，不但屬靈力量失落了，整個事奉可以說都變成了儀文。講到這裡，我裡頭非常感歎，約拿單應當成為非常好的鑒戒。但願我們這一次交通，不至於徒然。參孫是在愛情上墮落，以致被擄；約拿單是在親情上失敗，就跟他那神所廢棄的父親一同滅亡。弟兄姊妹，若是約拿單不曾愛過大衛，不曾為大衛作過一些犧牲，他被神厭棄就沒有話說，沒有

什麼值得可惜的。但他卻是心與大衛深相契合，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他與大衛結盟，且一次又一次地暗中幫助大衛。約拿單愛大衛愛到這個地步，到末了卻跟父親一同陣亡。在跟隨大衛的勇士中，有一位以太，他看大衛的命「過於」自己的命，他就蒙神記念了。他們雖同樣愛大衛，卻有程度上的差別。有的人愛主，是愛到不要命的，這就是啟示錄所說的羔羊同伴，是羔羊無限量的跟隨者。也有一些人雖然愛主、跟隨主，卻是有限量地跟隨，只能跟到某個地步，再多就不能了。其實約拿單也是巴不得能夠跟大衛在一起，巴不得大衛能夠照著神的應許作王；但他總是有一些保留，沒有辦法脫離他父家的掌權體制和親情範圍。所以他雖跟大衛結盟，盡量把他父親要殺害大衛的陰謀、詭計告訴大衛，叫大衛不至於落到網羅中，卻始終不能與大衛一同飄流、一同爭戰，以致結局悲慘。

弟兄姊妹，這件事情好嚴肅！在事奉神和跟隨主的事上，親情永遠不能帶進來。張路得曾經問過她母親江姊妹：「您為什麼說我是承接您職事的？是不是因為我是您的女兒？」江姊妹就對她說：「因為妳是神所揀選的器皿。妳想我會這麼糊塗，把屬肉身的事攙到屬靈的事上來嗎？」弟兄姊妹，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靠著神的恩典來學這個功課。我們沒有一個人敢說，我已經學好了，在我的事奉中沒有一點親情攙雜進來；但是我們都應當有這一種的迫切心願：只要是與神的旨意不合的，那怕是親子之情、夫妻之情……，都不能讓它攙進來。太重親情的，絕對走不上新約教會的道路。以前有一位同工背道了，他的兒子也跟著背道，證明他當初來新約教會不是因著真理、異象，乃是因著他父親。他讓親情左右他的腳步，所以到末了，他父親離開新約教會，他也跟著走了。像這樣的事奉，

在神的眼中毫無價值，到有一天見主面，算起帳來時，他會嚇一跳，他所做的竟全然不被記念，主耶穌要對他說：你是誰啊？我從來不認識你，你這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 拔不出利未人的刀

主耶穌說的不錯，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我們要防備親情這個仇敵；這個仇敵不對付掉，不但我們的事奉沒有屬天的權能和果效，我們也絕對逃不過約拿單那個悲慘的命運。利未人所以被神驗中辦理會幕的事，沒有別的，乃因他們肯照著神的旨意，拿起刀來斬斷親情。神為要對付亞倫造金牛犢那件事，曾經藉摩西發出呼召說：「『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裡來！』於是利未的子孫都到他那裡聚集。他對他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你們各人把刀跨在腰間，在營中往來，從這門到那門，各人殺他的弟兄與同伴並鄰舍。』利未的子孫照摩西的話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殺的約有三千。」（出卅二：26 / 28）利未人在這裡把親情、友情、愛情統統殺掉了，這就是「利未人的刀」。這把利未人的刀，我們若拿得起來，斬得下去，我們就能夠侍立在神面前。約拿單就是拿不起利未人的刀，所以遭神棄絕。對付屬地的感情就是要這麼徹底。摩西說：「今天，你們要自潔，歸耶和華為聖，各人攻擊他的兒子和弟兄，使耶和華賜福與你們。」（出卅二：29）神的福誰蒙得起？誰享受得到？能夠拔出刀來的利未人就蒙受到了。這似乎是太不近人情，卻是蒙神賜福的道路。弟兄姊妹，情感這一關你若考不過，我勸你還是去走世界的路——我說這句話是很不得已的，免得辜負你這一生，天福享受不到，地福也享受不到，太冤枉了。為了走新約教會的道路，吃了那麼多

苦，世界的享受沒嚐到，將來還是要被神棄絕，何苦呢？但願在我們身上都有利未人的刀。

聖經上那些能夠被神重用的尊貴器皿，我們留意去看，都是拿得起利未人的刀來的；在他們的事奉中不容許親情攙雜進來。無論在舊約或在新約，無論是神的眾先知僕人，或是神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本身，都是如此。有一次在迦拿娶親的筵席上，主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了。」那時耶穌怎麼說呢？祂說：「母親，我與妳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母親」原文是「婦人」。主耶穌居然稱生身的母親叫婦人，這簡直太不孝順了嘛！這那像一個道成肉身來到地上成為救主的神兒子的模樣啊？像這樣的榜樣我們能學嗎？而且馬利亞也是一片好心，並沒有什麼惡意，她只不過是告訴主耶穌：他們沒有酒了，我知道祢有辦法，主耶穌何竟對她那麼衝？弟兄姊妹，在這裡神讓我們看見這一位成為人子的拿撒勒人耶穌，祂的感情和親情是如何對準神的心意，祂是如何來處理親情的問題，在父神面前，時候沒有到的時候，祂如何來面對這個考驗。原來這才是絕對純潔的感情，絕對沒有親情攙雜的事奉，這樣的事奉才是神所喜悅的。

又有一次，主耶穌十二歲的時候，跟著祂的父母上耶路撒冷去過逾越節。節期過後，大家都回去了，祂的父母也走了。他們走了一天的路程，才發現主耶穌沒有在他們中間，就拚命找，後來再回耶路撒冷找，第三天才找到，原來主耶穌在聖殿。祂母親就對祂說：「我兒，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看哪，祢父親和我傷心來找祢。」真是天下父母心。面對這種親情環抱的場面，你怎麼反應？若我們是當時的主耶穌，恐怕會想：唉呀，父母這麼傷心地來找我，不能再讓他們難過，起碼

也要說：媽媽、爸爸，實在虧欠，害得你們找我三天。但我們這一位小耶穌怎麼說呢？「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這樣的話實在太沒有感情；對這麼傷心來找祂的父母，這樣的反應實在太冷苛了。假如你是主耶穌的父母親，恐怕真會氣死：哼！生了你這麼個兒子，從小就逃離，好不容易把你養到十二歲了，也不跟我們講一聲，就留在耶路撒冷聖殿裡，害我們急得到處找你。找了三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竟然這樣跟我們講話，簡直傷透了我們的心。罷了！罷了！但弟兄姊妹，這道地地是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穌基督所立的榜樣，在祂的事奉中沒有絲毫親情的攙雜。

願我們都能在這一點效法主耶穌，這樣，我們就不至於不能愛主到底，跟隨主到底；也不至於像約拿單一樣，雖然跟大衛結盟了，卻不能與大衛一同飄流、一同爭戰，至終悲悲慘慘地跟被神厭棄的父親一同陣亡，不能看見神所喜悅、所膏立的大衛作王，也不能幫助大衛一同建立神的國度，何其可惜！約拿單的確是我們一個非常嚴肅的鑑戒。願我們在對付親情的功課上學得好；老年人、青年人，每一個人都要學。另外一面我們也要知道，這絕對不是叫我們作一個沒有親情的人：好啦，我要絕對跟從主，以後我不管父母、妻子、兒女了。弟兄姊妹，主不是要我們作一個無親情的人，乃是要我們作一個將親情百分之百對準神心意的人。唯有對準神心意的親情才是真親情，才是有意義、有價值，蒙神悅納、蒙神賜福的親情。

\*\*\*\*\*

# 巴西菜

\*\*\*\*\*

# 巴西萊（一）

（1990.9.15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台芳姊妹交通）

「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太十九：23 / 24）雖然財主很難蒙恩典，今天我們卻要交通一位例外的大富戶——巴西萊；他是幫助大衛得國的勇士，是少數蒙恩的財主之一，在他身上有幾個特點，是值得我們學習效法的。

## 身處榮華富貴 心與大衛同飄流受患難

神僕人最近很沉重地提到我們生命中潛在的漏洞，他說：當錫安遭大難、受凌辱時，我們在艱苦歲月中飄流，心中卻滿了聖靈中的喜樂和平安。然而回錫安以後，漸漸豐富了、安逸了，心中的平安和喜樂反而減少，甚至沒有了。這些都說出天然人的墮性。撒母耳記下十九章卅二節說巴西萊原是大富戶，雖然他所處的環境是那麼安逸，但他卻能在大衛飄流、受苦時，與大衛同心，可見他是與大衛同心靈、同異象、同腳蹤的。大衛如何跟隨羔羊腳蹤，巴西萊也如何是背著十架的羔羊同伴。這是豐滿生命的表現，正如保羅所說：「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腓四：12）聖經上有幾個人都有同樣的特性，如摩西在埃及王宮中長大，但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參來十一：26）但以理也是身在王宮，心卻以神旨意為念，以神見証為念。這個特性都是從

聖經人物

豐滿的生命流露出來的。

我們在西方曾受到「安逸環境」很大的考驗，神僕人長久以來對西方同工們的事奉光景和生命學習有沉重的掛心。以前我們在西方時就聽說西方同工、聖徒們錫安的靈不夠，我們不知毛病出在那裡，但總感到我們的事奉缺乏聖靈的同在。後來神僕人告訴我說，我們十架的異象模糊了。當然，原因很多，但關鍵在於我們對於神所差來的，就是對神的膏不明亮、不敬重，而這個又與我們的環境太安逸、生命缺乏破碎與學習相當有關係。所以有一次從錄音帶中聽見神僕人說：求主把患難加給西方同工們。神僕人這樣說是不得已的。後來果然有一波波的患難臨到我們，神的靈藉此在同工、弟兄姊妹們身上有一些工作。

## 奉獻及時，對準神心

巴西萊的奉獻是及時的、竭力擺上的、對準神心的，也是成功神旨的；這種奉獻可比美馬利亞打破玉瓶用香膏抹在主身上，值得我們傳說到世世代代。（參太廿六：6／13）經上說：「大衛到了瑪哈念，亞捫族的拉巴人拿轄的兒子朔比，羅底巴人亞米利的兒子瑪吉，基列的羅基琳人巴西萊，帶著被、褥、盆、碗、瓦器、小麥、大麥、麥麵、炒穀、豆子、紅豆、炒豆、蜂蜜、奶油、綿羊、奶餅，供給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吃；他們說：『民在曠野，必飢渴困乏了。』」（撒下十七：27／29）論到巴西萊的家譜和他所奉獻的每一樣東西，經上都記錄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見他是何等地竭力擺上，也可見神多麼寶貝他、記念他。大衛臨終時還特特跟所羅門提說這事，可見他的奉獻已奪去了大衛的心，也奪去了主的心。



當大衛匆忙、狼狽地帶著一些人逃避押沙龍的追殺，到了瑪哈念時，可說飢餓困乏到了極點。我們在歷史上看到一些聰明的將領，作戰時不必費一兵一卒，只要切斷仇敵的補給線，就大獲全勝。因為斷絕補給線等於斷絕生命線，所以在戰場上的補給也是爭戰勝敗的關鍵之一。大衛在逃避掃羅追殺時，有一段經歷，可使我們想像到困苦飢餓是多麼難以忍受。「大衛到了挪伯祭司亞希米勒那裡，亞希米勒戰戰兢兢地出來迎接他，問他說：『你為什麼獨自來，沒有人跟隨呢？』大衛回答祭司亞希米勒說：『王吩咐我一件事說：我差遣你、委託你的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處等候我。現在你手下有什麼？求你給我五個餅或是別樣的食物。』祭司對大衛說：『我手下沒有尋常的餅，只有聖餅；若少年人沒有親近婦人才可以給。』大衛對祭司說：『實在約有三日我們沒有親近婦人；我出來的時候，雖是尋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還是潔淨的；何況今日不更是潔淨嗎？』祭司就拿聖餅給他，因為在那裡沒有別樣餅，只有更換新餅，從耶和華面前撤下來的陳設餅。」（撒廿一：1 / 6）雖然大衛違犯了律法，但主耶穌卻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沒念過麼？他怎麼進了神的殿，吃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獨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裡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沒有念過麼？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十二：3 / 8）大衛是敬畏神的人，不會故意違背律法的，他之所以吃了不該吃的陳設餅，乃因極其飢餓了，為此主耶穌滿了憐恤，並無

聖經人物

定罪。從這裡我們可以想像逃亡之時，那種飢餓困乏是多麼叫肉身受不了。所以巴西萊的及時擺上，可說是救了大衛和跟隨他的人的命，叫大衛王國不致滅亡，神旨終得成就。

## 奉獻主動、甘心樂意

當時也有好幾個大富戶，卻不蒙恩典。如拿八，當大衛逃避掃羅追殺時，曾差僕人求拿八：「隨手取點賜與僕人和你兒子大衛。」大衛說話得十分客氣，但拿八不但不給，還惡言相對。那種靈既惡毒又殘忍，是抵擋神受膏者的靈，所以神的手臨到，叫他死了。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的僕人洗巴在大衛逃避押沙龍時，也出來迎接，預備了食物；但他的靈是欺騙的，為要從大衛得好處。（參撒下十六：1 / 4）巴西萊卻不用任何人提醒、要求，就主動、甘心全然獻上。當神僕人飄流河灘和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被打重傷以後，神在新約教會中也顯明好多像巴西萊的勇士，尤其是希伯崙、伯特利、光明鐵工廠、他泊山等地的羔羊同伴們，他們辛苦經營賺錢，竭力擺上，奉獻吃的、用的和傷藥並基督靈恩佈道團各種聖工的需要，叫神僕人的心很得安慰，神的心也很得滿足。

## 靈純潔沒有貪圖

「基列人巴西萊從羅基琳下來，要送王過約但河，就與王一同過了約但河。巴西萊年紀老邁，已經八十歲了。王住在瑪哈念的時候，他就拿食物來供給王；他原是個大富戶。王對巴西萊說：『你與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裡養你的老。』巴西萊對王說：『我在世的年日還能有多少，使我與王同上耶路撒冷呢？僕人現在八十歲了，還能嚐出飲食的滋味、辨別美惡

麼？還能聽男女歌唱的聲音麼？僕人何必累贅我主我王呢？僕人只要送王過約但河，王何必賜我這樣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這裡有王的僕人金罕，讓他同我主我王過去，可以隨意待他。」王說：『金罕可以與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願待他。你向我求什麼，我都必為你成就。』於是眾民過約但河，王也過去。王與巴西萊親嘴，為他祝福，巴西萊就回本地去了。」（撒下十九：31 / 39）前些日子神僕人們交通到約拿單，他的靈有攙雜，動機不純潔。他與大衛立盟約，一面想自己作宰相，一面想將來大衛恩待他的子孫。但巴西萊卻不一樣，從這些聖經中，我們可看見巴西萊的奉獻是無條件的，完全不想得一官半職或什麼好處。這是甘心祭，完全基於他對大衛的愛慕和傾向。他是單單純純與大衛同心、聯結的。

經上說巴西萊年紀老邁，已經八十歲。他雖然年老，卻十分明亮。很多人一老就變成老油條、老大、老衰、老糊塗、老賊、老而無用；但巴西萊越老越明亮、越有用、越純潔、越可愛，如同美酒，越陳越香。

## 作王掌權的生命

大衛臨終時吩咐所羅門：「你當恩待基列人巴西萊的眾子，使他們常與你同席吃飯；因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龍的時候，他們拿食物來迎接我。」（王上二：7）這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証，神雖未報答在巴西萊身上，卻報答在他眾子身上，使巴西萊的眾子與王同席吃飯。主耶穌說：「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我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裡，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

聖經人物

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路廿二：28 / 30) 所以與王同席吃飯乃是說出巴西萊有執掌王權的生命。

巴西萊的生命很豐滿，值得我們學習效法，他的事蹟也值得我們傳說到世世代代。

# 巴西萊 (二)

## —— 巴西萊的及時奉獻 ——

(1990.9.15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大衛到了瑪哈念，亞捫族的拉巴人拿轄的兒子朔比，羅底巴人亞米利的兒子瑪吉，基列的羅基琳人巴西萊，帶著被、褥、盆、碗、瓦器、小麥、大麥、麥麵、炒穀、豆子、紅豆、炒豆、蜂蜜、奶油、綿羊、奶餅，供給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吃；他們說：『民在曠野，必飢渴困乏了。』」(撒下十七：27 / 29)

「基列人巴西萊從羅基琳下來，要送王過約但河，就與王一同過了約但河。巴西萊年紀老邁，已經八十歲了。王住在瑪哈念的時候，他就拿食物來供給王；他原是大富戶。王對巴西萊說：『你與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裡養你的老。』巴西萊對王說：『我在世的年日還能有多少，使我與王同上耶路撒冷呢？僕人現在八十歲了，還能嚐出飲食的滋味、辨別美惡嗎？還能聽男女歌唱的聲音嗎？僕人何必累贅我主我王呢？僕人只要送王過約但河，王何必賜我這樣的恩典？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這裡有王的僕人金罕，讓他同我主我王過去，可以隨意待他。』王說：『金罕可以與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願待他。你向我求什麼，我都必為你成就。』於是眾民過約但河，王也過去。王與巴西萊親嘴，為他祝福，巴西萊就回本地去了。」(撒下十九：31 / 39)

「你當恩待基列人巴西萊的眾子，使他們常與你同席吃飯；因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龍的時候，他們拿食物來迎接我。」

(王上二：7)

今天早上黑板所寫的經節是彼得前書二章五節，其中有一句話：「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我想，作為一個基督徒，每一個人多少都會有奉獻，但唯有對準神心的奉獻，才是最蒙神悅納的，在神眼中才是馨香的祭物，最為寶貴。巴西萊對大衛的奉獻，剛才台芳姊妹交通說是及時奉獻，是甘心樂意的奉獻，是盡情的擺上，是沒有攙雜的奉獻……誠然如此。尤其是他那奉獻的靈是那麼真摯純潔，那麼進到受膏者的感覺裡，靈也是那麼細膩，設想得那麼周到。一般人到了巴西萊那個年齡，沒有痴呆症就已經很不錯了，但他雖然年紀老邁，靈卻仍是那麼新鮮明亮，頭腦仍是那麼清晰敏銳，越老越開啟，實在難得，是我們所羨慕的，也是我們年長這一輩的好榜樣。願我們在人生的最後一程，作個今日的巴西萊！

巴西萊送給大衛的日用所需：被、褥、盆、碗、瓦器、小麥、大麥、麥麵、炒穀、豆子、紅豆、炒豆、蜂蜜、奶油、綿羊、奶餅……這些東西在大衛的王宮中並不稀罕，俯拾即得。但大衛當時是在曠野，不是在王宮。大衛及其臣僕軍隊都是在押沙龍的大軍壓境下倉惶出走，什麼都沒有帶，如今在曠野正在飢寒交迫中。我就想到今日的中東，在約旦的難民營中，難民為了一塊餅、一瓶水大打出手：在饑餓中的人是沒有廉恥感的。這使我回憶起一九四九年夏，國民黨從長江撤退，兵敗如山倒，軍無補給，後有追兵，一路上只有邊走邊搶：不吃飯不喝水是跑不動的，要填飽肚子只有搶。像大衛王愛民如子，他的軍隊寧可餓死，也絕不會劫掠民糧。再者，戰場上沒有補給品是無法作戰的。各國軍中都有兩句口號：「後方重於前方」，「後勤重於作戰」；後勤與作戰是戰場上兩大支柱，亦如鐵路

之雙軌。大衛面對押沙龍的勁旅，自己的部隊卻無補給，將士在飢寒中，戰力大為削減，其心中之焦急可以想見。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乃是全軍的問題。可愛的老巴西萊就在大衛軍隊饑寒交迫急需補給之際，承擔起大衛全軍的後勤補給責任。瑪哈念之役，押沙龍兵敗身亡，大衛大獲全勝，巴西萊其功厥偉。

巴西萊誠然是一位明亮，也兼有卓越軍事眼光的器皿。當兩軍相對之際，他摸準了大衛所需要的是什麼，及時擺上，以解大衛全軍困境，維持了戰力。所以及時擺上是最難得的。如果大衛這一戰一敗塗地（當然神保守了他），巴西萊那時才擺上，恐大勢已去，為時晚矣！當大衛得勝班師回朝，巴西萊再擺上，大衛在宮中錦衣玉食，更用不著這些東西。巴西萊不早也不遲，就在大衛最迫切需要時，及時擺上，你想大衛的心何等喜悅、滿足，又何等的安慰。這不只救了大衛和全軍，也保住了大衛王朝的榮耀得以不墜，所以大衛終其一生念念不忘老巴西萊在他身上所做的，臨終遺命所羅門時還特別提到這件事：「你當恩待基列人巴西萊的眾子，使他們常與你同席吃飯；因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龍的時候，他們拿食物來迎接我。」巴西萊的擺上，大衛永誌不忘，也是神所永遠記念的。這件事記載在聖經上，世世代代的後人一讀到這處聖經，對老巴西萊莫不翹起大拇指說聲：「讚！」

全然的獻上與及時的奉獻最能奪去主的心，在主眼中都是最美麗的。若二者不得兼，及時奉獻比全然獻上更寶貝。我們的主曾稱讚一個及時奉獻的女人：「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癩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

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賙濟窮人。』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耶穌說：『由她吧！為什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她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以為記念。』」（可十四：3 / 9）主稱讚這女人有三點：（一）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們一生也許做了許多事，但在主眼中不一定是美事，惟獨做在主身上的才是美事。我們今天如何做才能在主眼中看為美事呢？教會是主的身體，做在教會的聖工就是做在主的身上，就是美事。（二）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也就是說，她全所有的都擺上了。她是把她的愛情和一切藉著香膏傾倒在主身上。這是馨香的祭物，直到如今我們讀到這處聖經，彷彿還能聞到那股芬芳的香氣。這位姊妹可算是萬古留芳，馨香直達天庭，直到永遠。（三）她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一——這是及時的奉獻。若晚一步，主已安放在墳墓中，還用得著這香膏嗎？主已從死裡復活，還用得著這香膏嗎？主升天了，還用得著這香膏嗎？所以擺上要及時。現在主的身體（教會）尚在地上，如今也是教會被提前夕，我們若要擺上，這正是時候。若等到教會被提，那時，即使你有萬貫家財，即使你也願全然擺上，卻一點也派不上用場了，算是白白浪費了一生積蓄；你在地上是富足的，在主面前卻是貧窮的。也許你以往擺上的很多，但主所看的不是你擺上有多少，乃是看你手中保留有多少。主曾稱許一個寡婦所擺上的兩個小錢是比眾人擺上的更多。為什麼？因為寡婦是把養生的都投上去了，她手中沒有



保留一文。(參可十二：42 / 44) 唯有毫不保留並及時奉獻的人是最蒙福的；是蒙神記念，有永存價值的。所以主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以為記念。」這女人所做的，直到如今還蒙記念。

感謝主，今天在新約教會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像巴西萊。當神的僕人和羔羊同伴們飄流在小林河灘時，也彷彿大衛飄流在曠野。我們剛到河灘時，席地幕天，不但沒有帳棚，連一棵遮蔭的樹都沒有。炎陽高照時，天氣酷熱難當，每當下雨，河水暴漲，毒蛇毒蟲橫行……這時，東西方、海內外許多巴西萊弟兄、巴西萊姊妹奉獻金錢，送來衣服、被子、糧食、蔬菜、水果、帳棚、陽傘、藥品、日常用品……應有盡有。他們不但送東西來，而且與神僕人在河灘一同飄流，忍受炎陽酷熱，冬日風寒；那情景十分感人！一九八六年十月我們剛凱歸錫安時，面對斷垣殘壁及一片荒蕪，百廢待興，真不知從何下手。海內外的巴西萊弟兄、巴西萊姊妹們又及時擺上，尤以修建錫安大道，海內外弟兄姊妹及東西方聖別地弟兄姊妹，勞苦工作，不眠不休，省吃儉用，盡情擺上，以致今日錫安山在北面居高華美，為全地所喜悅。此乃巴西萊弟兄姊妹的血汗錢和他們純潔的愛所堆砌而成的，叫神僕人的心得著安慰，神心的喜悅就更不用說了。

歷歷歷有錢的人太多了，但能把金錢用在神旨意上的，真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這些人算不得「財主」，盡是「財奴」。巴西萊誠然是錢財的主人，支配錢財結交了大衛。誠如主耶穌所說的：「我告訴你們，要用現世的金錢結交朋友，這樣，金錢用完的時候，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鄉去。一個人在

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一個人在小事上不誠實，在大事上也不誠實。如果你們在處理現世的財物上靠不住，誰又會把那真實的財富付託你們呢？如果你們對屬於別人的東西靠不住，誰會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路十六：9 / 12 現代中文譯本）錢財原是神的，只是暫時託給人來管理。那些惡僕把神的金錢拿來吃喝宴樂，盡情揮霍，犯罪作惡，盡是惹神忿怒；唯有像巴西萊這樣的僕人，誠然是神忠心的好管家，用現世的金錢對準神的旨意擺上，結出仁義的果子，歸在他的帳上。今天世界那些億萬富翁都是些為富不仁的傢伙，正像路加福音那個不義的財主一樣，只知天天奢華宴樂，不知積儉錢財在天上。就如前不久去世的王安，他的家產數十億美金，他死去之日，何曾帶走一文？人就是那麼愚昧。所以我們要作智慧人，作今日的巴西萊，作神錢財的忠心管家，你必看見神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予我們，甚至無處可容。

主耶穌曾說：財主進神的國比駱駝穿過鍼眼孔還難，但主沒有說：絕對不可能。如果說有一個財主穿過了鍼眼孔，那應該是巴西萊這位大財主。他能及時供應大衛千軍萬馬所需，他的奉獻誠然摸著了受膏者的需要，也是那麼對準神的旨意。他的奉獻是傾倒生命的奉獻，是完全沒有貪求、沒有攙雜，也沒有自己的奉獻；這實在是一種穿過鍼眼孔的奉獻，是一種進神國的奉獻。主也曾經把一條駱駝穿過鍼眼孔進神國的道路指示所有財主：「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太十三：44 / 46）巴西萊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 巴西萊 (三)

(1990.9.15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感謝主，台芳姊妹交通得非常好。她很實際地藉這些聖經人物認真的學功課。從台芳姊妹的交通裡我們可以摸著，她並不是為追求知識來查考這些聖經人物，乃是實實在在把這些人物身上的美醜，拿來作我們身上的一面鏡子，所以查考對她就有益處。她能從巴西萊這個大富戶身上蒙到光照，發覺西方的同工們、弟兄姊妹們不像巴西萊，常常經不起西方物質生活享受的考驗。有這樣的發現、感覺，相當難能可貴，這就不是為別人來查考了。

## 曉得如何處富足

巴西萊雖然是個大富戶，但他的確有像保羅那樣豐盛的生命，經得起富足的考驗，曉得怎樣處富足。他的富足不是為了自己的享受，完全是為著神，為著神的旨意。他並沒因著富足了，就忘記神，忘記神的旨意，他還是以神的旨意、以神的受膏者為念；所以大衛在曠野飄流逃難，他能立刻供應大衛及時之需。可見他這個大富戶跟一般的大富戶不一樣。大衛在臨終時交代三件事情：一件是關於約押的事，一件事是關於示每的事，還有一件就是關於巴西萊眾子的事；你就知道這三件事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兩件是按公義來對待那些該受報應的人，只有一件是要得報償的，那就是巴西萊所做的事。(參王上二：7) 所以一個富足而又為著神的人，那是相當蒙神記念的。富足若不是為著神，那個富足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當然神也不是

要我們在地上都過著窮乏的日子，乃是要我們一切都為著祂。感謝主，瑛杰弟兄和靜宜姊妹來了。看到他們就想起他們的母親。我們的吳美玉姊妹在世的日子，實在是今日的巴西萊。她的富足不是為著自己，乃是為著神，為著神的聖工，為著神的旨意。她自己節省得不得了，但為著神、為著神僕人、為著教會所擺上的都是上好的。她曉得把神給她的富足拿來為神效力，實在蒙神悅納。

### 不把吃喝享樂放在眼裡

從巴西萊與大衛的對話中，可看出他對人間的吃喝享樂，全不放在眼裡。他說：我年紀大了，還能嚐出什麼味道嗎？他不像一些富人，非什麼佳肴美味就不吃。巴西萊不看重這些，因他知道神叫他富足不是為著享樂，乃是為著神。我就想起江姊妹給我們留下的榜樣，她蒙召以後，就受感把她所有的擺上；她奉差遣到東南亞去傳揚全備真道時，弟兄姊妹竭力擺上，她不是統統帶走，而是離開時，就把奉獻留在當地。今天好多傳道人，把傳道當作得利的門路，是一種營業式的傳道，傳道營利化了。許多傳道人為何這麼賣力？為了得人餽送，為了奉獻包，為了貪圖聖徒們的財物。好卑鄙、好可憐！但神使女江姊妹，將一切神賜給她的都為著神擺上；連她臨終時，還交代弟兄姊妹們，若有為著她安葬的奉獻，也要竭力節省，千萬不要在這些事上多花錢，當盡量將一切錢財用在神的聖工上。這是一個經得起富足考驗的神使女，巴西萊身上的特點，在她身上都豐豐滿滿的表現出來。盼望我們在這一點上也能夠蒙恩典，從巴西萊身上得到助益，使我們作一個曉得怎樣處富足的神兒女。

## 以神賜的富足來為著神和神旨效力

神給我們富足，到底是為什麼？是為著自己吃喝享受、安逸舒適？不是的。我覺得大溪地弟兄姊妹在這一點上也十分蒙恩。他們大多較為富足，但卻不為自己的享受去安排，而是為著神的聖工來擺上，所以神的恩典和祝福就越發臨到他們。當然在新約眾教會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有這方面的特點，都十分蒙恩。每當我看到他們蒙恩時，就不住地為他們感謝神，也因此聯想到保羅在腓立比書上所說的話。保羅為腓立比教會相當感恩、喜樂，因為他們在供給保羅和他同工們的需要上，相當蒙神悅納。他說：「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腓四：15）「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腓四：16）講到這裡，也許有人說：保羅啊，人家奉獻給你，你就那麼稱讚他們。但保羅說：「我並不求什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帳上。」（腓四：17）保羅知道腓立比人這樣做乃是結出仁義的果子，將來在神那裡的賞賜是大的。所以他說：「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腓四：18）「我靠主大大地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四：10／12）保羅原曉得怎樣處卑賤，怎樣處富足，所以他不是因為缺乏什麼，或要腓立比人奉獻什麼才說這話；保羅乃是知道

他們所做的，的的確確是神所收納的祭物。巴西萊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曉得如何處富足，他知道把神賜的富足拿來為神效力，最蒙福不過了。

從前有一個人說，他有錢的話，可以一千元吃一餐，沒錢的話也可以一根香蕉吃一餐。他講這話，覺得很誇耀，以為自己像保羅一樣可以處卑賤，也可以處富足。但我覺得我有錢的話，也不會一千元吃一餐；我若吃一餐用掉一千元，可能就禱告不出來了。弟兄姊妹，我們對神的財物，和神賜給我們的恩典、祝福有忠心的話，神就會越祝福我們；若是在這些富足上經不起考驗，神就很難把更多的富足賞賜給我們。所以，一切的富足都要為著神：神優先，神的聖工優先，神的旨意優先，神的僕人優先。也許你說：「洪弟兄，你又來了，什麼神的僕人優先，什麼都要先給你哦！」你們若是要這樣想的話，我就要效法保羅說：我不是因為缺乏說這話，這就是以利亞在沙勒法寡婦那裡做的事：以利亞要寡婦把剩下的一點點油和麵先做一個小餅給他，然後再為她和她兒子做。這樣的作法，說來很不近情理。人家是寡婦孤兒，又鬧飢荒，他們吃了這一餐以後，就準備等死了，這時你還敢向這樣的人要吃的？你又是個堂堂的大先知，還向一個寡婦要東西吃？你說得出口？但以利亞知道，他這樣做是加增沙勒法寡婦所結仁義的果子；因她這樣的確是做一件美事，是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我們今天盼望效法保羅，也盼望新約眾教會都能夠效法巴西萊，效法腓立比人，與基督靈恩佈道團同心，同受苦難。保羅對腓立比人說：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腓立比人是怎樣與保羅同受患難呢？當保羅有需要的時候，他們就一次、兩次的打發人竭力供給他的需用。這就是跟保羅同受患難，也正

是巴西萊所做的事。弟兄姊妹，不在神旨意中的患難，沒有價值；與神膏立的時代器皿同受患難，大有價值，且是件美事。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被趕散，在小林河灘飄流時，新約教會出現了好多好多的巴西萊，幾乎可以說新約眾教會都是巴西萊。感謝神，此乃神悅納新約教會、祝福新約教會的原因。

我們要繼續保持這種美德，曉得把我們的富足用在神的旨意上。記得富足是為著神的；若不為著神，再富足也沒有意義。像王安、王永慶都很富足，富足到算計不來。但這樣的富有有什麼意義和價值？願我們曉得如何處富足，作一個經得起富足考驗的人，不會把神所賜給的富足佔為己有，給自己享受，乃要為著神的旨意來效力。

## 在靈裡與時代器皿一同飄流

巴西萊完全是進到大衛飄流的感覺裡，為著大衛的需要，也就是為著神的需要而及時擺上的。他說：民在曠野必飢渴困乏了。原來他把東西送到曠野去供給大衛和跟隨大衛的人，是因為他知道他們飄流在曠野一定很飢渴、很困乏，就及時擺上去了。這種擺上很危險，因為大衛正被他的兒子押沙龍追趕。但巴西萊不管那麼多，他知道這個時候大衛需要這些。很稀奇，聖經上少有把供獻的東西寫得那麼詳細的，卻對巴西萊的供給一樣一樣詳詳細細的記錄下來：巴西萊帶著被、褥、盆、碗、瓦器、小麥、大麥、炒穀、豆子、紅豆、炒豆、蜂蜜、奶油、綿羊、奶餅，供給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吃。他們說：民在曠野，必飢渴困乏了。（見撒下十七：27 / 29）你若沒進到大衛和跟隨他的人那種飄流的感覺，你就想不出這些東西來。那個時候，大衛逃亡在曠野，金條是用不著的，所需要的就是能取

暖的、能餬口的。巴西萊所預備的就是這些東西，及時供應了大衛當時的需要。所以奉獻不但要及時，還要知道時需。像現在在約旦那些飄流的難民，拿金條給他們根本無濟於事，他們現在需要的就是麵包、水、帳棚。我們看見電視新聞，難民為著搶一罐水而打起來；在曠野、沙漠，送他一瓶水，比送給他黃金美鈔還要寶貝。當時巴西萊為大衛預備那麼多急需的東西，正說出巴西萊在靈裡與大衛一同飄流，相當進入大衛飄流的感覺，才能為大衛設想得那麼周到。

## 純潔的擺上

巴西萊這樣的擺上，動機與存心也是單單純純的，沒有什麼貪圖、攙雜，這一點也是巴西萊很寶貝的地方，是值得我們留意學習的。我們在奉獻的事上常會有攙雜、有目的。無論是奉獻金錢財物，或是時間體力，己生命都會作祟，總是盼望得著一些回報，來滿足己生命的虛榮；這樣的奉獻叫作有攙雜的奉獻、不夠單純的奉獻。所以光是甘心樂意的獻上還不夠，還要很純潔。有人是很甘心樂意，但總是盼望被稱讚幾句。這個攙雜雖不是太厲害，但在神面前就不夠美，就不是神最悅納的了。巴西萊在大衛飄流的時候這樣擺上去，並沒有一種存心說：我知道大衛是神所膏立的，雖然現在神許可他被他的兒子追趕而飄流，但是有一天他總會回來的。現在我有先見之明，先做給他看一看，留給他一個好印象，等他回來後，我可以得著一些好處。巴西萊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所以當大衛回來時，對他說：巴西萊，你與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養你的老。假若是別人的話，那太好了，求之不得；但是巴西萊完全心領了，他說：「僕人現在八十歲了，還能嚐出飲食的滋味、



辨別美惡麼？……我只要送王過約但河，王何必賜我這樣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參撒下十九：35 / 37）從這裡可以看見他當初的供獻，絕對是單純的，這樣的奉獻才是神所悅納的；那些帶著攙雜的奉獻，讓神感到厭惡。我們要逃避這樣的攙雜，好讓我們所有的奉獻都是那樣甘心樂意，又是那樣純潔。

好多人都聽過亞伯拉罕獻以撒的見証：當亞伯拉罕毫無顧惜、毫不遲疑地獻上以撒時，神不但把以撒還給他，叫他經歷到耶和華以勒，還大大賜福給他。有人就要效法亞伯拉罕獻以撒。但是他獻以撒的心情跟亞伯拉罕當時的心情不一樣，他盼望：神啊，祢看見了，就要趕快說：不可害這童子，我已經有預備；快點讓我看見耶和華以勒。他把刀拿起來是秀給神看的，所以他的刀是拿起來了，卻砍不下去，一直等著神發聲阻止他。這樣的奉獻是「提心吊膽」的奉獻，是盼望還沒有獻上去，主就早有預備了，可以將所獻上的得回來。這種攙雜真是可怕，這需要主的光來拯救。弟兄姊妹，獻上就是獻上，不要帶著任何條件；凡是真正為著神的奉獻是不會後悔的。有人說：他奉獻後悔了，奉獻錯了。我問：為什麼奉獻錯了呢？他就答不上來了。我心裡想：不是奉獻錯了，是你奉獻的動機錯了。因為你的奉獻帶著條件，攙雜著自己的願望，所以當你得不到回應的時候就後悔了：早知道這樣我就……這種會後悔的奉獻都證明裡頭有攙雜。巴西萊的奉獻是相當純淨的，是對準神心意的，這種奉獻就絕對不會後悔。神也永遠不會忘記這種單單純純對準祂心意、沒有攙雜的奉獻；就是大衛要過世了，神還感動他交代所羅門要恩待巴西萊的眾子。

感謝神，讓我們能夠從聖經人物中學到美好的功課，叫我

們越過越能夠得著神的祝福，好讓我們能夠把神給我們的祝福帶給人。弟兄姊妹，神祝福我們，為的是叫我們把這個福帶給別人：神祝福亞伯拉罕，是為著讓萬族因亞伯拉罕得福；神讓雅各變為以色列，見證祂的尊榮，為的是要帶給萬民祝福。神不是讓我們承受祝福之後，就統統扣留下來，那豈不變成牛虻蚤了——很會吸血，肚子吸得圓圓的，變成了吸血鬼。神給我們恩典祝福，為的是要我們供應出去。一個能供給別人的人，才能承受神更大的祝福。主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越是豐滿就越能榨出更多汁來。葡萄豐滿，榨出那麼多汁，為的是什麼？難道是為著自己？叫人看我這個葡萄那麼豐滿，一顆就這麼大，一挂要兩個人扛？不是的，乃是為著別人的。天父栽培我，讓我結出這麼豐滿的果實來，為要供應人；這是一種生命的原則。有一首詩歌說到「估量生命的原則」，這是從默想葡萄的一生而有的一種認識。葡萄一生完全是為著供應人，它成熟摘下後還要放到酒醱裡踹踏，釀成酒，叫人從它得享受。這是葡萄的一生。作詩的人從葡萄的一生說出一個生命的原則：誰苦受得最深，誰就最有可以給人的；誰對待自己最苛刻，誰就最容易被神選擇；誰肯傷害自己最狠，誰就最能擦去人的淚痕。相反的，誰最會救自己，誰就最不能得著生命中的喜樂。能夠把神所給我們的，毫無保留、單單純純、無攙雜的給出去，這是生命最豐滿的表現。巴西萊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神讓他在地上富足，但他把神所給的一切都為著神和神的旨意並神的受膏者擺上了，是純潔毫無攙雜的擺上。這道地地是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是蒙神祝福的，是一件美事。但願我們都能夠有巴西萊的特點，我們已經有的還要持守。但願這種生命越來越豐滿。

\*\*\*\*\*

# 亞比該

\*\*\*\*\*

# 亞比該（一）

（1990.9.22 錫安山早禱會同工南儀姊妹交通）

撒母耳記上廿五章記載亞比該是一位聰明俊美又有見識的婦人，他的丈夫拿八卻是一位剛愎兇惡、性情兇暴的愚頑人。在人看，這一對夫妻非常不相配，可以說是「一朵好花插在牛糞上」。一個女人嫁給這種丈夫，一定很痛苦、很熬煉，因為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發脾氣、耍暴力。柔弱一點的可能天天恐懼戰兢、怨天尤人；強悍一點的，可能跟丈夫拚了，天天爭戰、吵架，家庭變戰場。亞比該不是這樣，她沒有埋怨，也沒有跟丈夫爭吵。人以為不美滿的婚姻卻成為她的效力，讓她活在神面前，學功課、受破碎、蒙恩典，培養出超越、作王的生命，以致日後成為大衛的妻子，與大衛一同得國享受。拿八性情兇暴，無人敢與他說話，那誰能跟他相處，幫他做事？他能成為大富戶，有豐盛的產業，顯然是亞比該治家有方，理財有道，從中打點一切而來的。經上說：才德的婦人價值遠勝過珍珠。（參箴卅一：10）但願我們姊妹們都能效法亞比該，作個賢慧才德的婦人。弟兄們也要有亞比該的靈，免得成了拿八。

當大衛飄流時，他的弟兄、父親全家及受窘迫的、欠債的、心裡痛苦的都聚集到他那裡，（參撒上廿二：1 / 2）跟從他的人可說是三教九流、各路人馬都有；但大衛敬畏神，跟從他的也都不敢隨便。（參撒上廿五：15 / 16）當時跟從大衛的多達六百人，這麼一大群人的需用是相當龐大的。大衛在最需要的時候差人向拿八求餽送，拿八不但不伸出援手，還大大羞辱大衛。（參撒上廿五：10 / 11）拿八實在愚昧又頑梗，他的

財富不是為神旨獻上，而是為自己吃喝享樂。（參撒廿五：26）他並非不認識大衛，乃是不敬畏神，不敬重神的受膏者。他不知為大衛擺上就是奉獻給神，是能成功神旨、成就神對祂受膏者的應許的；這樣的奉獻最為蒙福，是神所喜悅，也會得神賞賜的。拿八不但沒有屬靈的眼光，連屬地的道德觀念都沒有。大衛和跟從他的人晝夜看顧拿八的僕人及羊群，叫他一樣也不失落，他不但不感恩圖報，反大大羞辱大衛。這是抵擋神、抵擋神受膏者的靈，非常惹動神的忿怒，以致遭神擊打而死。（參撒廿五：38）神曾對亞伯拉罕說：「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十二：3）感謝主，今天在新約教會中沒有拿八的靈，今日大衛無論爭戰、飄流或回錫安，弟兄姊妹都能緊緊跟隨，竭力擺上；這是蒙福的。神的工必因此速速作成，萬民也要因此得福。

大衛因拿八的羞辱，非常忿怒，便帶著四百人要去報仇，要殺掉拿八全家。當亞比該知道這事之後，就作了非常智慧的處理。從她的所行及對大衛的進言（見撒廿五：23 / 30），顯出她是個有見識的人。

（一）亞比該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後，沒有在血氣裡去對付拿八；她急忙準備了豐富的禮物去見大衛，這些事她也沒有告訴拿八。她是一位活在靈裡、不憑血氣行事的人，能分辨場合，說話、行事都是照著聖靈的帶領，不與屬血氣的商量。

（二）當亞比該見到大衛，就俯伏在他腳前說：「我主，願這罪歸我。」這是擔代的靈。在我身上常缺少這種靈，當一件錯誤的事發生時，我常會怪罪這、怪罪那，很少能為羊群或為同伴擔當。但神僕人洪弟兄身上那個擔代的靈非常的豐滿。曾

有一位姊妹對我說：「我很虧欠，我對你過不去時去找洪弟兄交通。」我問：「洪弟兄怎麼說？」她說：「洪弟兄說這是他的錯，他很虧欠。」同工們或弟兄姊妹身上有殘缺、軟弱，神僕人都一肩擔了，當事人卻還不知道。神賜我們這樣一位擔代的職事，我們感恩，也願效法。

（三）亞比該很清楚神對大衛的揀選和應許，也知道大衛爭戰的事蹟，是一個非常留意寶座行動的人。她雖身處富家，靈卻是與大衛一同飄流。亞比該也十分敬重寶愛神的受膏者。她為了維護大衛，捨命進言，阻止大衛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免得將來大衛作以色列王時心裡不安，覺得良心有虧。約押是大衛的元帥，大衛犯罪，他不但不能諫言，保護大衛的職事，反而抓大衛的把柄來對付大衛，遠遠比不上亞比該。

（四）她能突破現世道德觀念的規範。拿八是她的丈夫，她卻對大衛說：「所以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說：『願你仇敵和謀害你的人都像拿八一樣。』……你仇敵的性命耶和華必拋去，如同機弦甩石一樣。」這些咒詛的話，她是指著自己的丈夫說的。這唯有感情相當受破碎的人才講得出來，可見她一直都能活在靈裡。所以神公義的靈充滿她，當親情與神的旨意衝突時，她揀選神的旨意；當真理與倫理抵觸時，她揀選真理。這是一個靈裡有開啟、向神絕對、以神的心為心的器皿。

因著亞比該所作的及一番合宜的話，叫大衛希奇亞比該的見識，就對亞比該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妳和妳的見識也當稱讚；因你今日攔阻我親手報仇、流人的血。」大衛在受了亞比該的禮物後，又對她說：「我聽了妳的話，准了妳的情面，妳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罷！」亞比該的見識拯救了拿八的

全家（當然拿八除外，因他是神所要擊打的，罪只在他一人身上），扭轉了艱危的局面，叫神的名得稱頌，神的受膏者得安慰。

我們常聽神僕人誇獎殊賢姊妹，因她對聖靈的帶領摸得那麼準確，能對準神的心和神僕人的感覺，凡事都能處理得非常恰當。所以她率領星馬弟兄姊妹爭戰，每一場都轟轟烈烈。她實在很像亞比該，叫時代器皿得安慰。我則常常在這點上失敗。一九九〇年五月廿二日，北部眾支派上午十點在台北馬航盡攻擊以東的職事，國民黨政策性的來驅散，看板、大旗被搶，弟兄姊妹被打。我們一直爭戰到下午五點，最後在馬航前擺陣、唱詩宣告後，本可榮榮耀耀得勝凱歸，卻因我不夠活在靈裡，在弟兄姊妹要走時作了不合時宜的宣告，以致引起一場慘烈的爭戰。這其中固然有神的主宰，至終神也彰顯了祂榮耀的作為，但因我不夠有見識，虧欠了神僕人們及弟兄姊妹，深覺愧疚。我也常因在話語上不夠謹慎，傷了同工和弟兄姊妹。作一個說話行事都合宜又有見識的器皿多麼重要，求主幫助我。

拿八遭神擊打死了（見撒下廿五：28），大衛就差人去告訴亞比該，要娶她為妻，亞比該立刻帶著五個使女跟隨大衛的使者去了。（參撒下廿五：40 / 42）亞比該新寡，竟不顧人的批評論斷，不受人間道德的束縛，就跟從了大衛，連拿八留下的萬貫家財都不要了。為了順服神旨意，亞比該能丟棄一切立刻跟從大衛，太不平凡了。

亞比該跟從了大衛，與大衛一同飄流、受苦、爭戰得國，為大衛生了兒子基利押之後，聖經就沒再記載她的事了，但也沒記載她和兒子給大衛帶來任何的麻煩與困擾。反觀大衛其他

妻子所生的兒女，卻給大衛帶來許多的痛苦和愁煩：暗嫩玷污了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被押沙龍殺了，押沙龍背叛大衛，亞多尼雅自立為王，甚至連拔示巴都為兒子所羅門求王位；當然所羅門作王是神命定的。如果要為兒子求王位，亞比該可以理直氣壯，因長子暗嫩死了，理當由次子基利押繼承王位。但亞比該沒有求這些。可見亞比該跟隨大衛，沒有自己的攪雜及貪求，不是為了自己的名利權位，完全是為了神的旨意。亞比該能幫助大衛得國，又能照顧大衛的家，教育大衛的兒女，對大衛的幫助是大的。願主把亞比該的靈組織在我們裡面，讓我們成為道道地地幫助大衛得國的器皿。



# 亞比該 (二)

## —— 亞比該的智慧 ——

(1990.9.22 錫安山早禱會主僕畢弟兄釋放信息)

亞比該是位很特別的婦女，撒母耳記上廿五章整段內容幾乎都是記載亞比該的智慧。大衛飄流在曠野時，曾派人到迦密去見大富戶拿八，希望拿八供給他一些食物用品。拿八不但不給，反而在大衛僕人面前大大羞辱了大衛一頓。大衛僕人照話告訴了大衛，大衛就率領四百人，各人帶刀，要將拿八家男丁斬盡殺絕。幸好拿八的妻子亞比該及時挽回，使大衛不致親手報仇，流無辜之人的血。弟兄姊妹，我深深覺得，有豐富的財富不如如有豐富的智慧。豐富的財富到了某個時候會失去作用，不能救人的命，但是豐富的智慧到了緊要的關頭，非常管用；從這章聖經中使我們看見，智慧是能拯救人的性命的。智慧又怎麼來？經上說：敬畏耶和華乃是智慧的開端，敬畏神的心與智慧是不能分開的。所以也可以說，有豐富的財寶不如有一顆敬畏神的心。一顆敬畏神的心才是我們真正豐富的財富。在新約教會中，姊妹也好，弟兄也好，絕大多數都有一顆敬畏神的心，這是神所喜悅的，也是我們特別為弟兄姊妹感恩的。

財富本身沒有什麼好與壞，也沒有什麼對與錯，就看人怎樣使用它：你用對了，財富對你有益；你用得不當，財富會成為你的災禍。如果人有一顆敬畏神的心，以智慧來對準神心運用他的財富，這個財富就能使人蒙恩得救，他也是一個最蒙福的人，正如我們上次所交通的老巴西萊。巴西萊是一個大財主，拿八也是個大財主，但巴西萊對準神心運用他的財富。當

大衛在曠野逃亡，千軍萬馬需要補給時，他就把他的財富獻上，供應大衛全軍之需。這是對準神的受膏者的需要而有的擺上，特別蒙神悅納、賜福，也是大衛永遠所記念的一——他臨終時，特別題說這件事，記念巴西萊為他的擺上。直到如今這段歷史尚膾炙人口。反之，若有了豐富的錢財，只會用在自己的身上來盡情享受，吃喝宴樂，那財富就成為災難，拿八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中國古時候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大官退休回家後，他的豐厚資財拿去賙濟窮人。他的親戚朋友對他說：你把你的錢財散盡，不留點給你的兒女嗎？他說：「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意思是：我的兒子若是賢者，把錢財留給他，反而叫他奢靡喪志。也就是說：他本來是上進的，但因著錢財太多，他就依靠錢財而不上進了。他又說：「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意思是：如果我的孩子是愚蠢的，錢財多了，反而叫他更加犯罪。所以說，兒女無論是賢良或不肖，錢財對他們都沒有好處。這句話雖是名言，但是層次很低。唯獨巴西萊把錢財運用在神旨意上才是最高層次的運用財富，是積攢錢財在天上。

這裡有這麼一對夫妻，令人費解！拿八這樣愚蠢的傢伙，不但有財富，也擁有一位賢慧而俊美的妻子，正如一句俗話：「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這麼愚昧的人竟有如此際遇，實在是神恩待他。但很可惜，他枉費了神託給他的錢財，糟蹋了神的恩典。神把那麼多的財富給他，豈不正是為了當時供給神受膏者的需要麼？他失去這麼一次運用錢財討神喜悅的機會，反倒用在自己的吃喝宴樂上，擺筵席像王的筵席一樣；對自己是那麼奢華，對神是那麼吝嗇，以致錢財在他手中被糟蹋了，真是徒然擁有這豐厚的財富。他最可惡的是：目中無神、眼中無

人。你說他認識不認識大衛，知不知道大衛是受膏者？他知道。但他故意羞辱神的受膏者，不但觸怒了神的受膏者，也惹神發怒，以致失去了財富，也失去了賢慧的妻子，更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被神擊打而死。所以說，敬畏神的心是最重要的。

亞比該正好與她的丈夫相反。她擁有豐富的財富（丈夫的財富就是她的財富）和智慧，最寶貝的是，她有一顆敬畏神的心，這可從她的言談中得知。只可惜「彩鳳隨鴉」，她偏偏缺少一個有智慧而敬畏神的丈夫。當然，人總不是那麼圓滿的。但因她有一顆敬畏神的心，神就記念敬畏祂的人，將她缺乏的給她補上了。亞比該缺少一個好丈夫，神就把她的惡丈夫挪去，賜給她一個偉大而敬畏神的好丈夫。經上說：「少壯獅子有時還忍饑挨餓，但敬畏神的人什麼也不缺乏。」這話正應驗在她身上。拿八因著不認識神、不敬畏神，又羞辱神的受膏者，神把他所有的都奪了去，叫他不能享受財富，生命也失去，賢慧而俊美的妻子也歸了神所喜悅的人。正如主耶穌所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就是加給那些敬畏神、忠於神的人；沒有的，連他所有的都要奪走。人沒有智慧、沒有敬畏神的心，他所有的一切都要落空。

亞比該的智慧和敬畏神的心顯在那裡？乃是顯在她的行為上，表現在她的言語上。她一聽到僕人說拿八得罪了大衛——那會招致全家被殺的，就能透視利害關係，也洞察生死關頭，立即預備了很多禮物：有二百餅、兩皮袋酒、五隻收拾好了的羊、五細亞烘好了的穗子、一百葡萄餅、二百無花果餅，都馱在驢上。首先獻上禮物，止息大衛的忿怒與殺機，這個行動十分智慧。我們記得雅各離開舅舅家，面向神向他顯現的伯特利

而來，他哥哥帶了四百人來接他——真是來意不善，說不定就是滅門之禍。雅各如何止息他哥哥的忿怒，拯救他全家脫離滅亡的命運？他準備了很多禮物：山羊、綿羊、駱駝、公牛、母羊、母驢和驢駒，成群的送給他的哥哥，為的是要他哥哥不計他騙取父親的祝福，奪去長子名分的宿仇。這就是挽回祭的原則。請讀約翰壹書第二章一至二節：「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祂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都是該滅亡，該下硫磺火湖的；但因我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獻上了挽回祭，就挽回了神的忿怒。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了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蒙醫治。我們的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用自己作犧牲，成了挽回祭。亞比該所做的正是挽回祭的原則。我在聖經上很少看到一個有智慧的女人是像亞比該的。她的靈覺是那麼敏銳，心思是那麼細膩，反應是那麼快速，而且動作又是那麼敏捷，若稍慢一點，全家就都要被屠殺，真是千鈞一髮。因著她的敬畏神，因著她的智慧，因著她的獻上禮物，就止息了大衛的忿怒，挽救了全家人的性命。所以說，智慧能拯救人；財富在智慧人手中用得得當，也能拯救人。

其次亞比該在她的言語上顯出她的智慧。「亞比該見大衛，便急忙下驢，在大衛面前臉伏於地叩拜，俯伏在大衛的腳前，說：『我主啊，願這罪歸我！求你容婢女向你進言，更求你聽婢女的話。我主不要理這壞人拿八，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稱；他名叫拿八，他為人果然愚頑。但我主所打發的僕人，婢女並沒有看見。我主啊，耶和華既然阻止你親手報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說：願你

的仇敵和謀害你的人都像拿八一樣。如今求你將婢女送來的禮物給跟隨你的僕人。求你饒恕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為我主建立堅固的家，因我主為耶和華爭戰；並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麼過來。雖有人起來追逼你，尋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卻在耶和華——你的神那裡蒙保護，如包裹寶器一樣；你仇敵的性命，耶和華必拋去，如用機弦甩石一樣。我主現在若不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到了耶和華照所應許你的話賜福與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至心裡不安，覺得良心有虧。耶和華賜福與我主的時候，求你記念婢女。」（撒廿五：23 / 31）當亞比該獻上禮物，要止息大衛的忿怒時，她首先為自己和丈夫認罪、悔改、代求，這是在神前蒙恩得救的不變定律。經上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9）主的寶血永遠有功效，這也是人類過犯得以赦免的唯一道路。經上說：憂傷痛悔的靈，主必不輕看。這種認罪悔改的靈在主面前是最蒙悅納的。亞比該見了大衛就認罪悔改，這是她全家蒙拯救的主要關鍵。

關於她維護受膏者的職分，南儀姊妹交通的很對，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她如何維護受膏者？乃是攔阻大衛親手報仇，免得他流無辜之人的血；因為大衛帶大隊人馬來，不只要殺拿八一人，乃要殺拿八全家的男丁。拿八得罪了大衛，他全家並沒有得罪大衛，但大衛怒火中燒，就不管那麼多了。幸好亞比該及時提醒他，否則後果真不堪設想。這是維護受膏者，攔阻他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使他在神、在人面前都不留下任何虧欠，將來神為大衛建立家室，賜大衛王位時，他的良心不致為此事受責備、受控告。這種維護神的受膏者，與那些諂媚神

的受膏者，不可相提並論。亞比該與約押正好相反，約押乃是「逢君之惡」——幫大衛犯過，十分可惡；亞比該則是攔阻大衛犯罪。而且，她的話語那麼有智慧，言辭也那麼委婉；用溫柔的心挽回大衛，叫大衛能接受，這是極其難得的。亞比該維護了大衛的名聲，使大衛在神、在人面前都蒙悅納。如果她話語不智慧、不委婉，動機雖然對，但話語粗魯反而可能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從亞比該的話語中，我們可知道她認識神的受膏者，她知道大衛將來一定要作王，所以她更是一個異象明亮的器皿。她的智慧及敬畏神的心，在她的言語和行動上表現得非常高超。

當她的丈夫被神擊打而死後，大衛要娶她為妻，她毫不遲疑，撇下一切立即跟隨；證明她對受膏者篤信不疑。這也是跟隨時代器皿必有的條件。這種立即跟隨的靈是一種明亮的靈，使她不拘泥世俗的禮儀，不畏懼人言之可畏。剛才南儀姊妹也交通到她的丈夫剛死，怎可立刻嫁人？但她不受制於屬地觀念，不隨從世俗的看法。今天我們對準神的心意，跟隨神的受膏者事奉神，也常常有些事違背人的常理和常規，不符合人的想法和觀念。有些人不夠超越，得容易被世界的傳統、人國的禮教，和人的論斷所影響，一如人家批評新約教會跟隨人、高舉人。但我們知道，若是我們所高舉、所跟隨的人不是神所興起的，那真是高舉人、跟隨人了；若是我們所跟隨、所高舉的人是神所差來、所膏立的，我們跟隨那人就是跟隨神。正如亞比該跟隨大衛，與大衛生命連接，正是跟隨神。弟兄姊妹，你跟隨的人身上究竟有無神的膏？有無神的託付？有無神的揀選？是不是神所差來的？你必須在靈裡有明亮的認識。亞比該認識神的膏非常透亮；當她蒙召時，她卑卑微微地撇下一切跟

## 聖經人物

隨大衛。她說：「我只要為大衛洗腳就可以了。」這個女人實在非常傑出，智慧、賢慧又敬畏神，實在是弟兄姊妹們效法的好榜樣。但願弟兄姊妹都是亞比該弟兄、亞比該姊妹。感謝主，這些人物都是我們的典範，現在我們越交通越明亮，這是造就器皿的交通，但願弟兄姊妹能在光中見光。

# 亞比該 (三)

(1990.9.23 錫安山擘餅聚會主僕洪弟兄釋放信息)

## 忠心有見識

亞比該這位見證人，聖經說她是一個聰明俊美的婦人；大衛說她是一個有見識、值得稱讚的婦人。這是亞比該身上一個很好的特點。她是拿八的妻子，拿八是一個大富戶。我想拿八的財富都是從賢慧的妻子亞比該的忠心和有見識而來的。因為聖經說到拿八這個人剛愎兇惡、粗暴，他家裡有好多奴僕，卻沒有人敢跟他說話，你就知道這個人有多兇暴了，說不定比郝柏村還兇。拿八的字義就是愚頑。這愚頑人能成為大富戶，一定跟他賢慧的妻子有關。亞比該不光有忠心，還有屬靈的見識。只有忠心，沒有見識，做起事來不一定能成功，反而會弄糟。大衛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為祂今日使妳來迎接我。」接著又說：「妳和妳的見識也當稱讚。」耶和華神應當稱頌，亞比該的見識應當稱讚，你就知道亞比該的見識在神眼中多麼寶貴、多麼重要。所以在大衛的心目中，耶和華神怎樣寶貴，這種有見識之人的見識也相當寶貴；耶和華神是當稱頌的，這種有見識之人和他的見識也是當稱讚的。

## 知事態輕重緩急，能當機立斷

亞比該的見識顯在拿八得罪大衛和她跟隨大衛的事上。大衛在氣憤之餘，率領四百人，發誓殺滅拿八家的男丁。亞比該聽到僕人的稟告，及時採取行動，攔阻大衛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她怎樣攔阻？經上說：「亞比該急忙將二百餅、兩皮



袋酒、五隻收拾好了的羊、五細亞烘好了的穗子、一百葡萄餅、二百無花果餅，都馱在驢上，對僕人說：『你們前頭走，我隨著你們去。』這事她卻沒有告訴丈夫拿八。」（撒廿五：18／19）在這裡我們看見亞比該相當有見識，她知道事情的輕重緩急，能當機立斷，迅速地去處理。她的丈夫藐視大衛、辱罵大衛，把神的受膏者當作悖逆主人奔逃的逃犯；這不光是定罪神的受膏者，等於定罪神。這件事大大得罪神，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她感到好嚴肅。好嚴肅怎麼辦？她的見識就顯在這裡：不是先找丈夫來大罵一頓，發洩一番，乃是當機立斷，立刻來處理事情，堵住破口，先把難處帶過去再說。於是她急忙去預備賠罪的禮物，預備好了，就叫僕人趕快先走，她跟著去。

亞比該騎著驢，正下山坡，見大衛和跟隨他的人，都帶著刀，從對面下來。這個時候大衛怒氣填膺，來勢洶洶。因為大衛曾經說：我在曠野為那人（拿八）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樣不失落，實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惡報善，凡屬拿八的男丁，我若留一個到明日早晨，願神重重降罰與我。亞比該極有見識，她知道事情緊急，一分鐘都不能拖；要快快處理，慢一點都不行！她見到大衛時，急忙下驢，且立刻在大衛面前臉伏於地叩拜，說了一番得體的話，及時解除了大禍。這件事情過後，拿八也死了，大衛打發人去向亞比該求婚。這時亞比該沒有第二句話，也是當機立斷，立刻起身，騎上驢，撇下萬貫家財，只帶著五個使女，就跟隨大衛的使者去了。這就是亞比該的見識：能沉得住氣，按照事情輕重緩急，當機立斷且迅速地去處理。

## 能沉得住氣

許多時候不是我們不夠忠心、不願忠心，而是我們缺乏見識：該立刻去做的，卻沒有去做，拖拖拉拉，上午拖到中午，中午拖到下午，下午拖到晚上；到了晚上，天那麼晚了，等明天再說。就這麼一天拖過一天，錯過好多機會，耽誤好多事情。有時因不能及時防堵破口、化解危機，就帶來嚴重的後果。假若那一天亞比該慢了一點，大衛帶著四百人殺進來，整個局面就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個化解危機、扭轉局面的器皿，不但要忠心、還要有見識，能當機立斷，該快就快，不能有一點點的猶豫和鬆懈。這一點我們要時時刻刻儆醒。常常我們在爭戰的時候比較儆醒，爭戰過去就鬆懈了。

亞比該處事情很有見識，不但該快就快，該慢時也能慢，相當有分寸。她去見大衛求寬恕的事，還是要告訴拿八的，她卻沒有立刻告訴他。為什麼呢？因為她看拿八正在家裡擺設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八真是拿八（愚頑的意思），他只知道大吃大喝，不知大禍臨頭！亞比該見拿八喝得快樂大醉，便將此事含忍下來。弟兄姊妹，這又是亞比該有見識的表現，表現在她的耐心上。在座的姊妹，假如妳是當時的亞比該，碰到這樣一個丈夫，盡是出事惹禍，惹了禍還不曉得；好不容易妳幫他解決了，回來卻看見他在那裡大吃大喝，醉得不省人事，妳會怎麼樣？發怒不發怒？亞比該很沉得住氣，等到第二天天亮，拿八醒過來時才告訴他。這件事情她就不像去迎接大衛那麼快了；這是見識的問題。一個有見識的人好像一部好車子，要它快它就快，要它慢它就慢；要它走它就走，要它停它就停；該快的時候能快，該慢的時候能慢，緩急輕重，處處合宜。

所以有些事情、有些話，不需要那麼快的就不要那麼快。

有位姊妹，她的忠心絕對沒有問題，可是我覺得她缺乏見識。她的話快得不得了，不分對象，不看環境，不看時間，想到那裡說到那裡。有時我就當面告訴她：好了好了，少說幾句。真想再跟她說：妳少說幾句，沒人把妳當啞巴。所以該快快不起來是麻煩，該慢慢不下來也是麻煩。慢很容易誤事，但過分的快也很容易出事，太慢太快都不合適。那麼不快不慢最合適吧？也不是！我們乃是說：神要你快你就快，神要你慢你就慢；這才是剛剛好，合乎中道。有的人就是那麼個急性子，什麼都要快。有的人生性就是慢吞吞的，該快的時候也快不起來。你拚命訓練他，要他快或慢；好啦，不是快過頭就是慢過頭，又變作另一個極端。屬靈的訓練不是這樣，乃是要訓練人活在靈裡：聖靈要你快，你跟上來了，這就是快；聖靈要你慢，你慢下來，這就是真正的慢。隨著聖靈的步調行止就是合乎中道的快與慢。所以一個有見識的人，他的快是對準神旨意的快，他的慢也是對準神心意的慢，統統是表明神的心意。亞比該正是這樣。

拿八如此愚頑，亞比該卻不伸出自己的手來，因她信得過神，深知這一切神都知道；拿八得罪神的受膏者，神會鑒察，用不著她來插手。果然，第二天拿八酒醒，聽了亞比該的陳述，這個愚頑人嚇得魂不附體，身僵如石。過了十天，耶和華擊打他，他就死了。

## 擔代別人的過錯

亞比該見大衛的時候，怎樣運用她的見識，叫大衛的怒氣止息？她對大衛說：「我主啊，願這罪歸我。」弟兄姊妹，這是一個有才德的婦人，能夠擔當別人的過錯。她自己做的她能

夠擔當，別人做的，在這緊急時刻，她也能夠擔當，並且甘心擔當。這是相當偉大、有見識的器皿，所以能及時止息忿怒，扭轉危機。

弟兄姊妹，能夠擔當別人的過錯，這是屬靈偉大的記號，比有擔當還要高。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擔當、負責任，這是應該的；但是這樣還不夠，別人的過錯，你也能擔當，這才偉大。弟兄姊妹，若有人像拿八一樣闖大禍了，這個時候，責怪來責怪去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當像亞比該擔當起來——我主啊，願這罪歸我！這是基督十架的靈，是被殺羔羊的靈，是主耶穌擔當世人罪孽的靈。求主給我們擔代的靈，遇見事情不怪這個、怨那個。舊約的祭司不但胸牌有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肩帶上也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胸前這塊牌子代表他對神子民的關懷，肩上這十二支派名字代表他對神子民的擔當，所以唯獨擁有擔代的靈，我們才能盡好新約時代祭司的職事。

我再說，這擔代的靈乃是屬靈偉大的記號，是我們服事這世代必須有的靈；尤其在新約教會的服事，更需有這擔代的靈。「主啊，這一切都是我的虧欠！」弟兄姊妹，這不是作秀，乃是實實在在地擔代——要受懲罰我甘心代替受懲罰。若是我們屬靈生命能夠達到擔當別人過錯的地步，整個新約教會屬靈生命不知會豐滿到什麼地步，教會中一切的難處都會奇妙地在擔代的靈裡帶過去，正如亞比該把拿八家的大禍帶過去一樣。但願我們每一個人在這一點上都有美好的學習。而亞比該所以有此擔代的美德，乃出於捨己的靈。為著扭轉可怕的局面，為著敬重神的受膏者，為著站在神受膏者一邊，她甘心捨己，她不為自己、不救自己。

## 聖經人物

亞比該最後還接受大衛的呼召，作了大衛的妻子，與大衛一同飄流受苦，甚至被擄過，讓大衛在飄流困苦中得到相當的幫助和安慰，所以聖經給她極高的評價。弟兄姊妹，願我們都渴慕像亞比該一樣，作一個有忠心、有見識、有擔代的器皿，能敬重神的膏，又認識事情的輕重緩急；也作一個捨己的器皿，不為自己，只為神的旨意，在神家的服事中，能挽回各樣的危機，防堵一切的破口，讓神在我們中間越發得著榮耀。